

幻想组曲・旅者

第一卷

目录

前言	1
序章・唯一一人的教堂	3
EX. 皇家学院秘闻——无败将军雕像	11
第一枚・四方因幡纹章	15
【1374 年 7 月 7 日】	15
【1374 年 7 月 13 日】	22
EX. 迪尔克的劳碌	28
【1374 年 7 月 16 日】	30
【1374 年 7 月 17 日】	35
EX. 骑士长与无名的旅者	40
EX. 平等的谈判	44
【1374 年 7 月 18 日】	48
【1374 年 7 月 19 日】	55
【1374 年 7 月 21 日】	60
【1374 年 7 月 22 日】	68
EX. 晚宴	82
EX. 第二位“海伦娜”	89
【1374 年 7 月 23 日】	92
EX. 间谍	104
EX. 飧宴	108
ECP. 名为“英雄”的道路	111
尾声	122
后记	127

前言

一般来说，我们将一个文明依照其发展阶段的不同，大致分为原始文明、智慧文明、神级文明三类，然而不同级别文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却没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宇宙中充满着这样及其模糊的“规则”，或者说这更像是一种“共识”，作为「星择协议」的延拓至今形成的无数通行惯例之一。

这些被普遍认可的惯例大多都很好理解，比如“不向低级文明传授它们无法控制的技术”、“不干涉原始文明的发展”、“珍惜资源”等等，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像是某种星际传说一样的忠告，比如“不要在看不到标准星的地方使用奇异奇点的语言交流”，这是连神级文明都不明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恶作剧一样的传言，因为第一实域中根本就不存在看不到标准星的地方，而奇异奇点的语言早在那场战争后就被废弃。

所以，如果非要为现在的宇宙做一个概括的话，那就是“和平”，不过这也同时导致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无聊”。尤其是在我们的宇宙，光速仅有可怜的三十万千米每秒，文明的扩张被强制限制在了超弦空间的长稳定期。除了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星际版图变化以及常见的技术突破以外，一百万年前的世界和一百万年后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想必那些人格化的超级意识体也会有类似的苦恼——尽管它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更加有趣的宇宙，倦怠感也依然平等地到访。于是闲暇之余，一些文明就发现了一件只有它们可以做的事情，即以「乐园计划」为代表的大规模“文明实验”。

看，以文明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文明实验”，多么巧妙的说法，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是安放在原始文明周围的观测设备，还是在计算机里运行着的虚拟宇宙？不不不，这些都只不过是普通文明的小打小闹罢了。当你真正看到“神”们占据一整个超星系团来做它们的文明实验场，或者单独为一个文明打造一个世界（小宇宙）的时候，你会感慨于自己的想象力之贫瘠。

「乐园」吸引着每一个游走于星海的记述者。它充满着一种古老的浪漫——魔法与巨龙，骑士与公主，就像所有老套的童话故事一样，只是这次它不再是幻想。

在无尽的时空之中，英雄的故事永不落幕。

「繁星」

审核 人类外宇宙空间环境适应性改造研究署

发行 银河-仙女星系历史档案馆

密级 公开

编码 标准

MA-01-MAHA-1-0-D29529A6E0

序章·唯一一人的教堂

初升的太阳透过缝隙照亮了教堂里的狭小一隅，如此灿烂，如此美丽，只可惜那正是我睡觉的地方。

而且现在，我正在因连夜的疲劳而想要一场一睡不醒的永眠——伟大的光之神啊，您还能再不解风情一点吗？

“嘀嗒！”

更不幸的是，昨夜的暴雨让这座本不牢靠的教堂（废墟）变得更加脆弱，不仅开始漏雨，墙壁上还出现了不少裂隙。虽然感觉修一修还能用，但这根本就已没有办法住人了吧。

如你所见，正被突如其来的刺眼的阳光打搅，盖着磨损严重的褐色斗篷，一脸狼狈地躺在教堂角落的地板上，不是自夸也确实算是面容姣好的楚楚可怜的美少女——没错，那就是我，更准确来说是因为被卑劣的诈骗团伙欺骗而遇难了的我。

明明是美少女却落得了这样的下场，明明是美少女的说！

难道这就是天妒英才吗，还是说红颜薄命？但以我的条件来说应该是两者皆有。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该说这真是令人扼腕——一个鬼啊！我还不想这么早就英年早逝啊，还是在这种被废弃的偏远教堂。

“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啊。”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检查这座摇摇欲坠的危险建筑。

地基、墙壁、屋顶、窗户，几乎没有一处是可以令人放心的。现在整栋建筑都是在靠着我打下的魔力补丁勉强维持原型——但我的魔力可不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要类比的话，荒芜之地就像是魔力的荒漠，不管看起来是多么美丽梦幻、生命繁荣、生生不息，人类在此就是难以恢复魔力。

原本，我应该要趁着还有魔力的时候赶紧离开才行。

但是，以我目前的状态来说，恐怕无法在下一轮暴风雨之前抵达任何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补给也不够了也没有行商经过——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没错，我就是迷路了！

说到底在这种不被庇佑的荒芜之地旅行就是个错误，没有预料到这么大一片森林连一点吃的都没有的我也是个笨蛋。

那群信誓旦旦向我保证能轻松穿越森林还收了我一大笔向导费的家伙们更是罪不可恕。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幸会一个接着一个地造访”，这句话形容现在的我真是太贴切了。

“咕噜噜噜～～”

“啊——肚子好饿——”

食物只剩下了最后一点点，现在吃完可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只要撑过了今晚的风暴，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希望我的魔力不会在那之前见底。

“咕噜噜噜～～”

我的肚子依然在不停地发出抗议。真是抱歉啊，如果你能消化生叶子的话我倒是很乐意去给你摘一些，只是不知道这里的叶子能不能吃。

这种时候就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上。拼命转动我的大脑来想些开心的事情吧！

嗯……仔细想想其实这一路上有趣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比如刚刚经过的湖泊（然而没有鱼和水藻），出发时停留的小镇（但是面包和饼干都很硬）；比如旅店的大叔提供的浓汤，搭配面包条会很好吃，还有一根就长达十米的拉面；再比如之前喝过的美酒，价格是让人心痛的一枚金币一杯；然后还有蛋糕什么啦、点心什么啦……

这不是会越想越饿吗！你在干什么啊我的脑灰质！！

啊，但是好像听说看到食物的样子、闻到食物的香气也会有饱腹的感觉，说不定真的有用！

那么，就来竭尽全力想象美味的食物吧……最豪华、最美味的餐点……放空自己，只去想好吃的……呼呼……呼……

疲惫袭来，我抱着能在梦里吃到大餐的愿望沉沉睡去。

……

昂贵的宝石制品与传世的艺术家的名作就那样随意地摆放在房间的各个角

落。随意，但并不凌乱，这是与严丝合缝的规则相异的另一种美学。

至少可供二十人同时使用的豪华U型长桌上今天依旧只有两人就坐，虽然在设计上这里应该是离宫的会客室，但从上一位公主殿下开始这里就变成了公主专用的办公室和餐厅。于是你便能在这里见到，以房间的东西中轴线为界，U型长桌的一边堆满纸笔、书籍、通讯器以及各式各样的魔导具，另一边则是整齐摆放着两套海水晶的餐具，如果是用餐时间则会铺满美食，这样绝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奇特的场景。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今日的晚餐……采用了帕亚诺高原传统烹调方法的海鲜汤以及艾丝提娅大人赠送的，呃——谜之水果。甜点是利贝尔作为国礼赠送的水果蜜饯。”

这位是离宫的主厨，是公主一手提拔的普通人，并不是正统的宫廷厨师。

“明明是高原却有海鲜？”

“公主殿下，您有在认真学习世界地理吗？”

“嘿嘿，被发现了。”

这位是公主的家庭教师，主要负责王族礼仪的教导，但在其他领域也非常博学。

所以，眼前这位偷偷眨眼示意身旁的骑士帮她解围的面容略显年幼的少女，无疑就是本国的王位第一继承人，以及在未来人类对抗天灾时至关重要的角色——「公主」。

她已经经历了成人礼，但在相伴多年的侍从们眼中，她还是一位挑食且喜欢撒娇的孩子。

而在一旁监督着少女吃下自己不喜欢的番茄，代替过于溺爱孩子的国王陛下担当起教育任务的，就是与公主殿下一同生活了十余年的骑士——皇家学院的优秀者、天骑卫队的统领者、一级骑士勋章获得者，以及——公主最信赖的人。

十六位侍从以及公主、骑士共计十八人，就是目前还留在这座离宫里的所有人。

小公主百无聊赖地在椅子上前后摆动着双腿，这自然是有失礼仪，不过因为没有其他客人在场，骑士决定暂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之后，还有水果奶油塔以及番茄浓汤、烤肉排、烩菜等等，但以上公

主殿下都没有时间去吃。请在二十分钟内结束用餐，然后前往地堡。”

“但是啊……”

公主还想再说什么，却被骑士无情地打断。

“公主殿下，我说过的吧，这是关乎各国同盟能否成立的关键时刻。对于天灾以及那些各怀鬼胎的人类来说，现在是进行破坏的最好时机。我必须要保证您的安全才行。”

骑士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有耐心听公主讲那些日常的趣事。日趋紧张的世界局势正在曾经亲密无间的二人之间筑起藩篱。天灾的威胁逐步逼近，「骑士」不过是可以随时更换的保险，而「公主」不可替代。

传言已经有极端组织计划无差别袭击各国代表来阻止人类同盟的实现，并且天灾的活动愈发频繁，仅北部边境的一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多份村庄毁灭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骑士又怎么可能同意带公主前往世界另一端的利贝尔参加会议。

况且出于私心，骑士也不希望公主受到哪怕一丝的伤害。在她心里，公主殿下已经是自己最重要的家人了。

不过小公主很明显不想接受这一解释，放下手中的餐具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气鼓鼓地朝着门外走去。

“哼，那你就成为孤零零一个人的骑士，简称‘孤零零骑士’就好了！”

“公主殿下。”骑士无奈地放下了手中的报告书。

“……人家明明是担心你。”

公主转身做了个鬼脸后随即消失在了门后，不过最后的那句话，骑士并没有漏听。

如果骑士知道这是未来她们所能触碰到彼此的最后一次机会，不知道她又会作何选择。

但现在，骑士已经无暇其他。

战争即将到来，人类的团结却还遥遥无期。此次利贝尔之行究竟结果如何？骑士并没有信心。

此后，便是永别。

……

再睁开眼的时候已然是星星醒来的时间了。总感觉好累，一点也不想动。

总算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然后发现自己依旧是在教堂——这也是当然的了——但是这座破教堂怎么不在我睡着的时候塌掉，这样我也就不用再担心食物之类的麻烦了。

“啊~~~”果然还是没人。

刚才的梦真是讨厌啊，我晃晃脑袋，把不好的记忆都清除出去。

话说，你们知道吗？住在废墟里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即使骨碌碌地从这头滚到那头也不会有人看见，也不会被说是‘不淑女’。换言之这就是一张足足有一千个平方米的大床！

“好痛！”

要是没有被刚刚掉下的瓦砾扎到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我一边继续“骨碌碌”地在地上滚来滚去，一边考虑着接下来的事情。

现在，这间教堂全凭着我的魔力在支撑。

但是没有食物就没有魔力，没有魔力教堂就会崩塌，想要离开教堂却又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回不到城镇就没有食物，死路一条了啊。

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地望着教堂的天花板——话说有好多裂缝真的像马上就要崩塌了的感觉的说。

说起来，这一幕总感觉像是我曾经看过的一部舞台剧。

先不提我总是在剧场睡着这回事，一些经典的剧目我还是知道的。

比如，那部《教会》。最后一幕讲的正是一位信徒在教会废墟中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点。那真是我度过的最为煎熬的四个小时，可偏偏其他的贵妇人们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具体细节是什么来着？

“算了，闭上眼睛吧。我决定要闭上眼睛迎接这注定到来的命运！即使到最后一刻也要保持优雅。”

“我仔细梳理了一遍自己至今为止的人生。尽管还有许多遗憾，但我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留恋，所以就这样吧。”

“我身上的这道枷锁，正是名为自由的荒诞！只要解开它的束缚，一切就都结束了。没有人会在意一个穷困潦倒的无名旅人，我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与你团聚了，我的爱人——”

我的脑中就这样演出着东拼西凑自导自演的莫名其妙的故事。

不要笑我啦，毕竟我在学院里都没怎么修习过艺术类的课程。

不过现在，我真的想像那场话剧里的主角一样，干脆利落地被倒塌下来的砖石掩埋起来。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呀！

魔力源源不断地流出，又让我的空腹感更上了一层。

“请给我食物吧，无论是谁都好！”

然而天不遂人愿，食物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反而是立于教堂中央的已经半毁的雕像发出了光芒，看来定期联络的时间又到了。

至于我酝酿了这么久的虔诚祈祷被打断了，说实话我很不爽。

而且说实在的我现在只想要食物和水，要是对面没法立刻给我提供补给点的位置，我一定会把这座该死的神像砸成粉末。

“（沉默）”

“（沉默）”

“（沉默）”

很好，我改主意了，只要他没法立刻马上把补给传送到我面前，我就立刻把这间教堂摧毁然后化作厉鬼。

“能听到吗？请确认。”

无机质的男性声音突然响起，我于右手召唤出的巨锤在千钧一发之际停在了神像旁边。

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又重新拾起了信仰亦或是补给出现在了的面前——虽然这点依旧让我火大——阻止我的是另外的理由。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神像没有回答。不过我也大致猜到了答案，于是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这种时候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不去好好管理你们的领地，怎么，想找人叙旧了？”

“你原本应该是更温柔的人。”

“温柔又有什么用！！”

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可恶！！！！

我一定要把那群骗子找出来然后大卸八块，不，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

比地狱更恐怖的存在。竟然把我骗到这里来还让我遇到了这个随意揭人伤疤的家伙。

死罪！不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在我这里就是绝对的死罪！

伴随着情绪的潮涌，围绕于我周身的魔力产生了剧烈的波动，早已濒临崩溃的神像最终“轰隆”一声爆裂开来，变作了满地的碎片。我瞥了一眼雕像原本的位置，不知为何，传讯魔法依旧没有停止。

“这是主人留下的话，‘去收集纹章吧，只要集齐所有的印记，一切错误都会被弥补。’”

“在你们的应许之地，‘她’正在等待着你。”

传讯魔法随后陷入静默，教会再次回归寂静。

我掐住自己的脸颊，不断持续汇聚到脑的痛感告诉我，这并非幻觉。

是吗，原来占卜师没有骗我，只要我能集齐所有的纹章，只要能集齐所有的纹章，我就……旅者控制不住地开始抓挠起渗出可怖诅咒的皮肤，她所积累至今的时间都是为此而存在的，她现在要走出这片森林，不择手段。

暴雨倾泻而下，施加在教堂之上的魔法被旅者解除，任由冰冷的雨水带走她浑身的热量。

“真冷啊。”

“不过，如果是为了你，我还可以再努力一把。”

在任何星光都无法穿透的黑暗中，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栖息于风暴中心的雷鸟突然嗅到了一丝鲜美的生命气息，兼具庞大而又充满诱惑的魔力。

它疑惑于为何荒芜之地会突然出现如此异常的魔力，但当它靠近观察并察觉到这是人类所设下的陷阱时，已经为时已晚。

一只由无形的风与有形的水共同构成的巨爪从天而降，即使是迅疾有如雷霆之势的雷鸟也没能逃出它的掌心，被其牢牢压在爪下。

千里之内，皆为牢狱。

无视雷鸟尖锐的恐吓声，身披褐色斗篷的恐怖人类强行读取了它的记忆，十分轻松地确认了当下的方位。

接下来，就是在这只雷鸟的同伴到来之前离开这里了。

旅者没有犹豫，朝着雷鸟记忆中的方位前进，最终步入彻底的黑暗。

是的，旅者知道，自己并不伟大，此刻于体内狰狞肆虐的诅咒正是对自己背弃约定的惩罚。她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切。

至于那个早已被旅者抛弃的名字，它属于那个温柔善良，能够守护一切的英雄。而现在站在这里的，不过是一介无名的旅者。

于是，旅者又重新踏上了旅途——为了弥补过去，也是为了遵守与“她”的约定。

这是一个虚伪的世界，连神明大人也是如此虚假。它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话，让我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沉沉睡去，然后再用刺眼的阳光把你叫醒，让我们去面对无法改变的沉重的现实。

是的，世界就是这样。童话是虚假的，而梦终将会醒。醒来之后，梦就会被遗忘。

这就是旅者的故事。

注 1：荒芜之地

被天灾侵袭而失去所有魔力的土地，统称为“荒芜之地”。

注 2：海水晶

一种透明的珊瑚，人鱼之海特产，因为被限制出口价格不断攀升。

注 3：雷鸟

生活在雷暴中心的元素（能量体）生物，通体雷光，极亮，可在黑暗中分辨敌人的方位；独居，好单独行动，但具有强烈的同伴意识，会合作攻击敌人，记仇。

注 4：教堂废墟（利贝尔森林）

供奉森之女神，战争之后被废弃。

EX. 皇家学院秘闻——无败将军雕像

雕塑馆里，有两名学生正在参观。

“传闻皇家学院的雕塑馆里隐藏着一座无名的将军雕像，找到它的人将获得百战百胜的祝福。”

年长六岁的姐姐向刚入学的妹妹提起了在皇家学院里流传已久的一个传说。众所周知，皇家学院军事指挥学院是一个传奇的地方，历史上曾培养出包括现任英雄在内的无数名将。众人都传言皇家学院里有一座隐藏的将军雕像，找到它就可以获得古代军神的祝福。

“学院里真的有隐藏的雕像吗？”妹妹好奇地问道。

“仓库里、地下室里、禁区里，还有艺术科的工房，普通人见不到的都可以说是隐藏的雕像。”很明显，姐姐是不怎么信这类传说的人。

妹妹的好奇心落空了：“真可惜。”

走在旁边的姐姐注意到了妹妹的失望，思来想去，她侧过身来摸了摸妹妹的头说：“既然都来到这里了，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去找找看吧。不过前提是要在开馆之前离开。”

忘记说了，童话王国现在还是黎明，皇家学院博物馆离预定的对外开放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姐妹二人是凭借着优秀学生的特权才能在这个没有人的时间来参观。毕竟她们两个人在学院里也算是小有名气，最好不要轻易出现在人群面前。

“好耶！”妹妹开心地跑了出去，只剩下姐姐一个人在原地，她无奈地找了张长椅坐下休息，耐心地等待妹妹探险归来。

“……装甲部队应避免直接暴露在敌人视线下，对于二类高地的驻防应由机动部队搭配移动堡垒的方案，遇到缺少隐蔽的地形要优选机动分散，昨天的沙盘真的处处是问题，右翼的决战太早了，没能和中央军形成有效的配合，但是对方的雷达部队究竟藏在了哪里……”

姐姐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开始对昨天的沙盘演习进行复盘，一小时后，妹妹兴冲冲地跑来宣布自己发现了一间密室。

“姐姐，快点快点！”

“难道这里还真有被隐藏起来的雕像？”

姐姐一脸不可思议地跟着妹妹来到了雕塑馆深处的光之神神像之后，底座正面写着“世界之源光”，背面却写着“轮回千转之永恒”。

“奇怪，背面的这不是时之神的……”

“没错，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

妹妹兴奋地指向了底座上的花纹，姐姐盯着看了好久，才看出来花纹里面隐藏着一个微缩的转移魔法阵。

“这个是利用地脉进行的定向转移，目的地只有一个，不需要引导也不需要信号塔，但是要求目标地点必须是封闭的密室，并且启动这个魔法阵需要巨量的魔力。”

妹妹一边向姐姐解释一边用手凝聚了一颗魔力球，只见她把魔力球慢慢靠近魔法阵，然后只一瞬间魔力就被吸走。

“不过奇怪的是，姐姐你看，无论我怎么向它填充魔力这个魔法阵都毫无反应。”

姐姐想了想说道：“魔法阵是完整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密室那边对应的魔法阵损坏了。”

“不错，这也是我们研究得到的结论。”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把姐妹俩都吓了一跳，姐姐急忙把妹妹护在身后，警惕地看着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性。

“失礼了，我是魔法科的研究员，最近在博物馆里做魔法史研究也兼职管理员赚经费。”

研究员在做完自我介绍后就把视线落在了姐妹两人之间的妹妹身上。

“小姑娘，你真的很有天赋，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发现这里的魔法阵并解析——你以后有没有兴趣来魔法学院。”

姐姐率先上前一步威胁道：“先把你用来偷听的密道告诉我们，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年轻女性并没有惊慌，她随便敲了敲身边的墙壁，整间展厅里的密道就全部展现在了姐妹两人面前。

“姐姐不用担心，我之前在基础科的讲座上见过她。请问您当时讲座的主题是不是‘神代神话研究’？”

妹妹上前抱住姐姐的胳膊，这才让这个对妹妹过度保护的姐姐放下心来。

女性很高兴的扬起了眉毛：“竟然还有人记得我当时的演讲，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不过，你刚才说你们已经研究过这个魔法阵了？”暂时放下了戒心的姐姐提问道。

“没错，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座雕像经研究很可能是神代刚刚结束时期的人类造物。皇家学院成立之前，就有许多大魔法师对这座雕像做过研究；皇家学院成立以后，又有许多次魔法学院领头的大规模研究。最后魔法学院对这个魔法阵作出的结论和你们差不多。不过小妹妹你应该知道，这个魔法阵失效还有可能的另一个原因。”

妹妹回答道：“是魔力性质的差异。如果这个魔法阵是需要神力来启动的，那么人类的魔力灌注进去就不会有任何反应——但是过去的研究应该也不会忘记这点。”说到这里，妹妹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个魔法阵就真的只能做装饰了。

“当年的学者们确实曾提取了各个神祇的神力试验过，不过话又说回来，”研究员看向了两人，“过去曾存在过的「司命女神」，她的神力还没有试验过。”

“但是司命女神自神代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这真的是只有司命女神可以启动的魔法阵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类根本无法获得祂的神力。”妹妹不无遗憾地说道。

“或许是这样吧，不过如果这个魔法阵的识别要求不是很苛刻，那么被司命女神祝福过的人类也有让它启动的可能。”研究员眯起了眼睛，似乎意有所指。

“女神已经不在了，又怎么可能会给予人类祝福呢。”妹妹所说的毫无疑问是这世间的真理。

就这样，妹妹与研究员兴致高涨地讨论了近一个小时的魔法史，直到开馆时间快到了，姐姐才急匆匆地拉着妹妹要离开。

“姐姐，这间展馆今天不开放，我还想和这位研究员小姐再聊一会儿，可以吗？”妹妹抬头望向姐姐，发动了可爱攻势。

若放到平常，宠爱妹妹的姐姐一定会立刻答应，但是今天为了陪妹妹参观博物馆，她已经把自己的休息时间缩减到了极致。战斗训练、合作研究、沙盘模拟、礼仪讲座、以及其他所有必要的外教科和指挥科课程填满了她的一天，她已经推

掉了一场魔理学的学术交流会和每周一场的外交科沙龙,今天剩下的日程都是不能推迟的。

此时,研究员提议道:“不如就请妹妹来我的研究室坐坐吧,借此机会,我也可以带你参观一下魔法学院。不用那么恶狠狠地看着我,我可以以我的名誉担保,绝不会让你的妹妹受伤。这位姐姐你觉得呢?”

不用多想,姐姐肯定不会答应让自己的妹妹跟着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走。无奈之下,研究员只好与姐妹二人道别。

临走之前,妹妹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问道:“这间博物馆里真的有被隐藏的将军雕像吗?”

研究员的回答与姐姐出奇一致:“普通人看不到的雕像不就是被隐藏的雕像吗。”

第一枚·四方国幡纹章

【1374年7月7日】

利贝尔王国是在这个时代少有的疆域辽阔的大国。领土面积世界第三，而人口排名第四。尽管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农业国却也有着世界上数一数二强大的军事实力，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是这样。

在天灾还没有降临的时代里，利贝尔作为世界第一的农副产品出口国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时的利贝尔正处于鼎盛时期，即使是最为强大的童话王国与暗夜王国也要依赖于利贝尔的农业出口维系稳定，周边的小国更是无法与之抗衡。就算是在王国式微的现在，利贝尔依旧产出着世界五分之一的粮食与百分之十的日常消费品。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所有利贝尔人的故乡，利贝尔大森林的恩赐。

“利贝尔”，在古语中的意思是“富饶的生命”。所有利贝尔人的祖先都是自森林中诞生的生命。森林赋予了利贝尔人智慧与世代延续的力量，因此世世代代利贝尔人都是森林的子民。

利贝尔人始终蒙受着森林的恩惠，于是为了守护森林而建立起了最初的王国，一族的长老成为了初代国王。此后利贝尔王国的疆域不断拓展，最终囊括了整片森林乃至更远的土地。这就是利贝尔王国的起源。

在此之后，位于王国版图中央的利贝尔大森林在利贝尔人“与森林共生”的理念下，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兼疗养圣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每年都有数百万之多。

现在的这个驿站也是，当年来往的人流那可是络绎不绝。虽然能够被许可进入森林深处的人很少，不过也因此让这里有了“神秘的森之圣所”的美名。

数百年来，利贝尔人一直将守护森林视作自己的使命与荣耀。但在天灾来临之际，前代国王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大义牺牲，以森林为诱饵，率领军队与天灾开战。

大战持续了数日，被吸引而来的天灾在森林中肆意挥洒灾厄。最终利贝尔王国军虽然获得了胜利，森林却被天灾的遗骸侵染，失去了它丰沛的魔力，化作如今的“荒芜之地”。昔日繁荣强大的利贝尔王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荒芜之地向来被世人视为生命的禁区，但在利贝尔王国却不是这样。森林母神时至今日也依旧在守护着她的子民。”

“然后你们再靠近点，我悄悄地跟你们说啊……其实啊，我们发现了一条可以横穿森林的路线，是当年朝圣用的转移魔法阵……绝对安全，比绕路走要节省一大半的时间，而且还能欣赏到森林的美景，简直是一举多得啊……这可是被称为“森之圣所”的利贝尔大森林深处，景色绝对好……至于价格嘛，好说，就这个数怎么样？”

刚一落座就热情地上来搭话，明明一开始是在介绍王国的历史，之后却不知为何转到了穿越森林的话题上去。用这种明显可疑的话术去诱骗那些天真的旅人，并以此赚取大量金钱的卑劣的家伙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如果是有经验的旅人在这种时候就会立刻调头离开，被骗的只会是那些经验不足的新人和傻乎乎的家伙。而等到他们发觉被骗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向导就会立刻消失，然后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原来的把戏。日复一日，他凭借着自己的狡猾很幸运地没有被抓。

但是，今天他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从那片该死的森林活着回来了！

“喝啊！！！！！！！！！”

“轰——”

“这位小姐请您住手，呀呀呀呀呀！！！”

没有理会一旁慌张的接待员，我压制着满腔的怒火，姑且还算温柔地踹开了驿站的大门。不过没办法，木制门就是这么脆弱，随便一踢就成了碎片。

“喂，你这家伙，在干什么呢！！！”

站岗的卫兵很明显被吓了一跳，不过比起驿站里的悲鸣来说还是太小声了一点，我差点就没注意到你们的存在。还有，这是你们的前辈给你们的建议，下次再看到一脸厉鬼面容的家伙一定要提前拦住她才行哦。

不过虽然没有威胁，但如果被国家机关纠缠上的话会很麻烦，所以还请不要碍事。十秒，不，给我五秒就好，我会替你们把这间房间的垃圾给打扫干净的。

简单扫视一下，我就发现了一个明显鬼鬼祟祟的身影，正在往大厅的另一侧挪动。怎么，是想逃跑吗？那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跑得过我。

凝气，锁定目标，然后就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将魔力汇聚手心。手上的木棍虽然只是我在森林里随便捡的，但魔力的传导率出奇的优秀。

“喝啊——无流刀背斩，落！”

“咕！”

漂亮地一击命中。恶劣的家伙连一声悲鸣都没有发出就直接失去了意识倒下。

我用靴子踢了踢他的腹部，确定了他已经无法再动弹。

刹那间的沉寂之后，大厅里没能及时反应过来的其他人随即爆发了更加惨烈的尖叫。

啊啊，我能明白，这副场景简直就像是一个疯子杀人狂的无差别杀人秀，刚刚倒下的就是第一位牺牲者。

我用余光捕捉到了在场的另一个骗子，他似乎想要装作一个无辜的游客，不过你想得太美了。

下一秒，他也像我脚下的那个男人一样，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想要逃跑就会被杀，大概是有着这样的想法，还在大厅里的所有人都不敢再有丝毫的动作。

真是抱歉啊，各位先生小姐们，为你们悠闲的旅途增添了一份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对于这一点，我深表歉意。不过，现在就还请让我再利用诸位一次吧。

“呀啊——！！！”

“喂，你在干什么，快放开她！！！”

我随手抓住一个离我较近的女孩子，用手抵住她的喉咙当作人质。

仔细一看，她身上的衣服还是相当高级的布料，这不会是谁家的大小姐吧？那么这样就更好办了。

“向您表示歉意，美丽的女士，我无意伤害这里的每一个人，只是您可否配合我演出一场绝伦的剧目。”我贴近她的耳朵，以周围人不会听到的声音悄声说到。

人质的配合对于我的顺利逃脱可是很重要的，不然就只能打晕她，但这样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恶人了——我现在就已经是恶人了？怎么会呢～～现在还没有问题，只要不被抓住那我就是无罪的！

“埃伦斯，退下。”

“大小姐！”

“退下！”

“感谢配合～～”

我就像是剧中经典的反派角色一样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很好，看来这是个听话的姑娘。不过原来是这样吗，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气势汹汹吵闹个不停的男人原来不是她的旅伴，而是护卫啊。

虽然不该由我来说，但自家的大小姐就这么被人从眼前掳走，这家伙真的没问题吗？

但是这些事情都与我无关。接下来我的任务是继续去找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渣的同伙，按理说应该就在附近才是——手上的棍子好麻烦，要不扔了吧，反正只靠手刀也够用了。

我和闻讯赶来的卫兵们对峙着，一步一步地挪向后门。我的动作很迅速，对面的支援应该还没到。

不过从刚才开始，那几个卫兵就在悄悄地商量些什么呢？

再怎么伪装也是没用的，魔力波动太明显了，还不如直接用对讲机呢。

“那个——”正被我当做人质的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了这么一句。

“请记住，我的名字是贝莉，贝莉·海伦娜……”

“动手！！！”

完全没听清少女在说什么，紧接着埋伏在一旁的卫兵就开始了行动。

高速飞行的箭矢在大厅内交错，但我早已掌握了飞矢的运动轨迹，针对性地发动了点对点式的魔力屏障，一把飞矢挡在安全距离之外。

虽然魔力量远不如从前，但我操纵魔力的技术可是一点没有退步。

令人眼花缭乱的箭雨从身旁擦过，却没有一击是正对我而来，难道说是障眼法？

真是遗憾啊，不管你们在耍什么手段，结果都不会改变。

正当我为了第一次的绑架行动安然落幕而长吁了一口气的时候，一个从未见过的奇怪装置被扔到了我的脚边。

这似乎就是他们隐藏的底牌，看起来是很精巧的魔导具，拿来对付我不会太浪费吗？

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以防万一我还是再加一层物理屏障为好。

“咕噜噜噜～～～”

啊～好饿～～魔力用过头了所以好饿。但是我本来就已经断粮好几天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早知道就应该先去吃点东西再来，可我的钱还都在这群骗子手里——

“嘶——”

“唉？怎么回事……好晕……”

[防御术式默认启动]

[施加祝福·反击]

[无法解除·诅咒·消亡]

[求援讯息已发送]

因为肚子太饿所以忘记了躲闪而被抓住，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不想再回忆起的屈辱记忆了。

事后我才知道，那个被扔到我脚边的铁球根本不是什么魔导具，就仅仅是一个会喷出麻醉药剂的喷雾器而已。

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含魔力的人造品啊！那我的魔力探查技术不就完全派不上用场了吗！粗鲁！野蛮！！原始！！！！

至于一觉醒来，就发现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住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想今天我就体会到了。

“哼，真是被小瞧了啊。”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用麻醉剂把我弄晕，但对于全盛时期的我来说，这点人数根本不足挂齿。

我缓缓地站起身，又漫不经心地整理了整理身上的斗篷。负责监视我的士兵们无声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全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看来我只昏迷了一小会儿，现在还是在原来的驿站里，

大厅里有四十人，驿站外还有两辆重装甲车，其他的士兵多到数不过来。这是对对付一个绑架犯应有的配置吗？

而在大厅里的士兵——看得出来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即使有些慌张也没有露出一丝破绽。所以我说如果被国家机关纠缠上会很麻烦啊。

我缓缓举起左手到额头的高度，又把右手搭在了手肘的位置——没错，就是“老师，我要回答问题”的姿势。周围的士兵也随之警戒起来，几十双眼睛盯在自己身上的感觉还是有些瘆人，但你们似乎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投降。”

“““????????”””

别用那种“为什么不打过来？”的眼神看我啊，你们可是负责保卫国家的士兵，不要显得像是一群狂战士一样啊。

我身上的守护术式又不是我自己施加的，使用条件还很苛刻。更关键的是我为什么要和一整个国家作对啊，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吗？

在这个各国都已经签署《联合防卫条约》的当下，连生与死的交界地都被纳入了国际法的作用范围内，根本就无处可逃嘛。

再者，我又什么时候说过我还处于当年的全盛期，能一打四十不落下风的。现在的我就只是一位身娇体柔的美少女，只能一边哀叹时运不济一边黯然神伤。

不过我也姑且还是有着自己的执着。即使是要投降也要摆出一副骄傲的态度，毕竟我可是堂堂的……

“咕噜噜噜……”

肚子的叫声在这里不知为何格外响亮。

“不是，这是那个——”

好羞耻，好想去死。

“咕噜噜噜……”

毁灭吧，这个世界！既然如此谁也别想从这里离开！！！！

一位明显是领队的中年男性站了出来，仅用一句话就阻止了我的暴动：“牢房里会提供住宿以及三餐，要来吗？”

他是天使吗……

“我要去……”

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声音太小，担心他没听见所以我又强调了一遍。

“我要去！”

于是我就来到了附近军营里为我单独配置的牢房，开始了一日三餐还有床睡的生活。

注 1：不含魔力的人造品

使用富含魔力的原料、在物品上刻印术式或是向其灌注魔力是常用的提升物品品质与性能的办法。但在与天灾的战争中，这些包含在物品中的魔力却成为了天灾绝佳的食物。由此，人类逐渐开发出了完全不需要魔力的工业体系，并普及了部分完全不含魔力的武器与日用品。

【1374 年 7 月 13 日】

“现在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

眼前这个无礼地冲我大吼大叫的家伙正是军队里的审讯官。

只见他一脸怒容，用着几乎让人耳膜破裂的声音大声重复着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的问题。而我也理所当然地重复了一遍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的回答。

“所以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吧。我的身份就是一介旅人，没有名字也没有故乡，住址是在森林里的废弃教堂……”

“别说谎了！！！”

顺带一提，我现在所经历的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审讯技术。

首先由一个凶神恶煞一看就很暴力的家伙扮演恶人，用各种手段攻垮犯人的心理防线后问出情报。再由一个慈眉善目一看就是老好人的家伙出来安慰你，绕过你的警戒心诱出更多的话来，然后两相对比得出证词与真相。

没用的话就换下一招。很经典的套路，不过对新手罪犯一般都很有用。

再过一会儿那个扮演老好人的审讯官就会进来了吧，眼前这个家伙好像真的要生气了。被这么一个小女孩愚弄的感觉一定非常不好受，嗯，我能理解。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接下来是由一个散发着果香与花香的具有姐姐气质的女孩子来审问我，没有人能抵御住这样的温柔乡，我也一样。

而且要真是这样我一定会说出些什么来的，军队里独有的汗臭我已经闻够了。我可是女孩子啊！明明每天都有洗澡和打扫卫生，为什么这群家伙还是这么难闻？！

难道说这也是审讯的一环？那可真是残忍。

“咚、咚、咚”

终于有人敲门了，请赶快结束今天的审讯，否则就要错过用餐时间了。

“行了，塔拉图斯，你先去休息吧。”

外面的人挥挥手，里面的大叔就露出“终于结束了”的表情，健步如飞地走出了审讯室。看着与之前明显感觉不同的塔拉图斯大叔，我不禁想到，这难道就是名为“休息”的魔法吗，人类真是伟大。

不过塔拉图斯大叔的事之后再说。这位新人是——咦？不是来继续审问我的

吗？明明我还很期待的说。

“那么，这位没有名字的小姐，方便和我聊一会儿吗？”

啊，我就说吧，一定是这样。想要用这种温柔的态度拉近距离，名为聊天实则还是在审讯。我可不会上当，即使你长的帅也没用。

“对了，不如今天就一起在这张桌子上用餐吧。这样就不用担心会错过用餐时间了，对吧？”

他是天使吗……

“另外今天食堂里还有红烧鱼和鱼丸汤，我也给你拿了一份。”

他是天使吗！！！！

不，不对，我可不会被这种廉价的贿赂讨好，再怎么说要有点心才行。

“然后饭后甜点是罐装的布丁可以吗？”

“请坐。”我立刻换上了营业用微笑。

“那我就不客气了。”

和本来应该负责审问我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感觉。具体来说就是今天的鱼丸汤鲜味十足，罐头布丁入口即化等等这样的感受。

再加上坐在我对面的还是个长得不错的美少年，虽然我应该很快就会忘掉，不过还是多谢款待。

美少女和美少年果然是世界的珍宝啊——那这样说，我岂不是富可敌国？毕竟我可不是一般的美少女，毕竟是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审讯室里都只有餐具与碗碟碰撞的声音。这真是一段难得的惬意时光。

审讯官——刚刚得知了他的名字是迪尔克，以军队中少见的优雅姿态风卷残云地清空了自己的那份餐点，看来他是上流家庭出身的士兵，或者至少是受过用餐礼仪的训练。

这种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军队？怎么说呢，虽然我很喜欢他的那份优雅，但总感觉和军队的感觉格格不入。如果是高等军官还好，可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审讯官。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我需要关心的问题。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一介犯人，没资格也没兴趣去了解。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瞬即逝。等到卫兵把餐盘收走后，眼前的这个男人就开始

故作亲昵地和我搭话。

就如同前文所说的那样，写作“关心”而读作“审问”。

“请让我来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吧，我的名字是迪尔克，24岁。这位美丽的小姐，可否告知你的芳名？”

总感觉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KIRAKIRA”的光芒，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只有受欢迎的人才能使用的，能瞬间与阴暗角色拉开差距的“究极魔法”吗！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无穷无尽的“闪闪发光”所占据。

真是一个可怕的男人。如果是其他不谙世事的年轻女孩的话，现在可能会这样沦陷于他的温柔攻势也说不定。

但是，我可不一样。

别忘了，我可是几千年难得一遇的超级美少女，受欢迎就像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KIRAKIRA”的魔法于我就如同孩童手中的玩具。

“（微笑）（微笑）（微笑）”

我和他四目相对，用“KIRARA”对抗“KIRARA”。电光火石之间，一场充满着阴险狡诈与勾心斗角的“战争”就此吹响了号角。落败的一方将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都会因失去自信而无法使用“闪闪发光”——就是这样堵上一切的战斗。

几轮交锋下来，迪尔克终究还是不敌几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少女，气势逐渐减弱的同时也失去了周身的“闪闪发光”。

哼哼，看来论起“受欢迎”的程度，还是本小姐更胜一筹，哦呵呵呵呵……

眼看“KIRARA”的本领不敌，迪尔克不仅没有放弃，反而一转温柔攻势，想用甜言蜜语来打动我的心。不过这反而暴露了他的弱点。

在模板式的对话之中，我意识到，这名看似万人迷的美少年，原来恋爱经验几乎为零。

我抑制住心中想要偷笑的欲望，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美丽的小姐，您的双眸就如深邃的星空一样迷人。”

“但即使是这样，在迪尔克大人您那如太阳般耀眼的笑容面前，也是相形见绌。”

“我想，您一定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女士。”

“是的，就如同光之神所喜爱的美丽面庞一样，我也不禁为您倾心。”

“呃——但与您相比……”

“您的每一句话语都令我无比欣喜，您的每一个动作都令我入迷。我希望您的眼睛中能只存在我一个，而我也会一如往常地注视着您。”

“我……”

“啊，温柔的先生，请您不要害羞，难道是我激昂的内心打乱了您的思绪。如果是这样还请您原谅我的冒犯，毕竟爱与信仰不可阻挡。”

看着美少年的脸颊逐渐泛红，这种调戏纯情心灵的游戏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站在一旁的卫兵都投来了同情的目光了哦，迪尔克大人？

我挑衅地把双脚搭在了桌子上，双手抱胸露出了无畏的笑容。

你的水平还不够格，我注视着他的眼睛传递出了这样的讯息。

说起来，关于明明我已经把能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最后却还是要被关在这里的原因，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前情提要，我为了亲手制裁把我骗到“荒芜之地”的人渣骗子团伙，闯入了他们经常活动的其中一个驿站。在引发了巨大的骚动之后，我为了逃脱卫兵的追捕选择了“请求”一位女士的帮助——然后逃脱失败就被关到了这里来，一个悬浮于空中的堡垒兼监狱。

对于我在驿站的所作所为，之后的调查证明了我所言非虚。而且由于我帮助政府抓住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的尾巴，基于这份功绩免除了我引发骚乱的罪责，只需交付对应的罚金即可。

至于那名女生，在了解事情原委后也接受了我的道歉，不再追究。所以我其实应该在接受完一系列教育课之后就能离开的，可为什么我还要待在这里呢？

答案就是，我被怀疑成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或者是他国派来的间谍。究其根本，是我提供不出任何一国的身份证明，入境时还用了假名。

“所以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如果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

看来他还没有放弃。

我微笑着继续以沉默相对。

紧接着就像变魔术一样，迪尔克的手里出现了一束干巴巴的琉璃花。

“你喜欢花吗，蓝色琉璃怎么样？”

“我本来还期待你能变出一束鲜花的。”

“哈哈，军队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名贵的鲜花，有干花就不错了。”

在长久的沉默过后，迪尔克疲惫地叹息了一声，把花放在了于我面前的桌子上。

没有了之前活力的迪尔克，现在看起来就像是被上司压榨交付了无穷无尽工作的苦命人？

我饶有兴趣地继续看着他。

“我相信我的眼睛，您绝不会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徒，也不可能是他国派来的间谍。”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我决定继续听下去。

“我能看到，您的眼眸深处寄宿着无可比拟的光芒，那是只有正直之人才会存在的光。请相信，我是为了帮助你洗刷罪名才来到这里的，我是你的伙伴。”

他在说谎。

他确实是为我而来的没错，但绝对不可能仅凭直觉就断定我无罪。

“眼里寄宿着光芒”这样的在故事里说一说也就罢了，在现实中还来这一套只能认为是别有所图。

面对迪尔克看似真诚的目光，我的注意力却转移到了他贴身佩戴的饰品上。

原来如此……

我似乎找到了解答一切的钥匙。

“唉，祝你好梦，美丽的小姐。”

经过了漫长而又毫无意义的空洞对话后，迪尔克最终一无所获地丧气离开。

我转而望向了审讯室的窗户。

外面的天空黑漆漆一片，室内的人只能看到倒映于玻璃上的房间的倒影。

我看着正在倒影中故作哀伤的自己，不自觉地嘴角上扬起来。

“或许，我有演戏的天赋呢。”

虽然不知道迪尔克背后的是哪一号人物，不过那个在他身上被小心隐藏起来的魔力护符，毫无疑问代表着他是利贝尔王族的相关人士，或许还是某位王族直属部下。

当然，我还没有不知趣地去当场揭穿他。不过在王宫任职的人怎么会跑到军

营里来，这点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

如果他在回去之后能看到我给他的留言，或许几日之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天啊，倒影里的人怎么会如此美丽又机智！”

“别自恋了，还不赶快出去！”

一旁被我无视了半天的卫兵终于忍不住怒吼道，把我赶回了牢房。

今天又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真是无聊。

EX. 迪尔克的劳碌

军队里的前辈——塔拉图斯早有准备的拿来了两人份的夜宵，面对前辈的盛情邀请，迪尔克只好苦笑着去了食堂。

“至少不能喝酒。”

这自是当然，虽说两人都号称千杯不倒，但毕竟现在还是工作中，饮酒误事的道理他们还是知道的。

“怎么样，那小姑娘就像我说的一样，软硬不吃。”

塔拉图斯已经和住在“零号房”的自称旅者的少女打了好几天交道，第一次审讯的迪尔克会无功而返也在他的预料之内。

“当了二十多年审讯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家伙。就像我说的，她要真是个普通丫头，以后老兄你还有整个连队兄弟的酒我都包了！”

听了塔拉图斯的抱怨，迪尔克只是附和着笑笑。

他在王宫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自以为有了能看透人心的本事，却在那位少女的面前败的体无完肤。

她就像是外海的深渊一般深邃，那双狂气的双眸就像是引诱人类坠入深渊的魅惑之音，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

她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迪尔克很是好奇。

不过作为内务官的迪尔克身上还有着其他的任务。

两个月前，迪尔克接到了公主的命令，要求他去边境找一个被「天之卷」锁定的人类。至于那个人的种族、年龄、性别、容貌一概不知。

迪尔克刚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以为是公主殿下和他开的一个玩笑，结果在知道公主是认真的时候，他差点没有直接晕倒过去。为此，他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公主。

去边境找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情报的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公主还命令说“在把那个人带回来之前都不准回来”，这基本与流放无异。

想到自己一直勤勤恳恳，仕途却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个玩笑般的任务就此终止，迪尔克欲哭无泪。

幸运的是，在北方边境碌碌无为地寻找了一个多月后，王都再度传来消息。

目标人物主动发出了求援信号，「天之卷」最后锁定其位置是在利贝尔大森林北方的一个小型驿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迪尔克得知了在那座驿站发生的骚乱，因此立刻联系了军队，这才把目标给拦了下来。

只是，这场骚动竟然被王都得知了。骑士长命令迪尔克先行调查出那名少女的身份，结果他回归王都的日子又变得遥遥无期起来。

“本以为可以靠美人计的，看来还是不行呀，啊哈哈哈哈哈哈！”

塔拉图斯豪爽地拍着迪尔克的肩膀，刚刚的审讯他也在外面，也看见了迪尔克被年龄更小的少女调戏的画面。

想起刚刚的对话，迪尔克一下子又涨红了脸颊。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害羞的，缺乏审讯经验的他从一开始就是抱着“用美人计的办法试试”的想法走进那间房间的。

至于反被调戏这件事，倒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单论颜值，迪尔克是完全够格的。但每天忙碌于学习与工作的迪尔克恋爱经验压倒性的不足，只会照着教材照本宣科。这自然是比不过真正的情场高手的。

不过——旅者本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恋爱经验，只是她照本宣科的水平更高而已，这是迪尔克所不知道的。

注1：「天之卷」

经由地脉与天脉运作的具有全球定位能力的不明系统。

【1374 年 7 月 16 日】

今天是来到军营的第十五天，枯燥乏味的监狱生活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这几天倒也没再有审讯了，只是我的房间里依旧空荡荡，唯一可做装饰的就是一束干巴巴的琉璃花。

“睡不着啊。”

虽然牢房的床板是很硬，但对于已经习惯以地为床的我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待遇了。

第一天到这儿的时候，连看守我的宪兵都惊讶于我的环境适应能力。

据他们所说，我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吃冷饭和黑面包还那么开心的人。

如果是放在以前我当然也不会这样，但在森林里饿了一个月之后，我深切体会到了能有食物吃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躺在床上，翻过来又翻过去。这里毕竟比不了地板上面那么宽敞，连翻身都有些困难，更别说要“骨碌碌”地滚来滚去了。

我有点怀念从前我的那张大床了，还有我的房间和暖炉，都已经随着我的离开而消失了。

虽然是无星之夜，但今晚的月亮相较却是无比清晰，月光则更是耀眼，即使没有灯火也能看清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座毫无疑问用作军事用途的森严堡垒，就如同传说中云巅魔女的住所那样，漂浮在荒芜之地的上空，只有获得许可的人才能够接近。

每天早上，军营里的人都会在固定时段送上来一天份的物资，然后再随机送上来几名卫兵或是审讯官。

偶尔也会有宪兵来这儿，往往这个时候就代表着有大人物想要来这里弄点功绩回去，我自然是不会让他们的那点小算盘落空。糊弄他们可比糊弄审讯官容易多了。

每次想到他们兴高采烈拿回去的都是假情报，我的心情就会不由自主地好起来。

“咕噜。”

奇怪，有什么声音吗？

“咕噜噜。”

我刚一抬起头，就和一只雪白的信鸟对上了视线。

原来是这样吗，我终于也开始出现幻觉了。是睡眠不足吗？还是晚餐没吃饱？

我掀开盖在身上勉强可以称作被子的破布料，起身走到了窗前。信鸟随即乖巧的跳到了我的手心里。那么，如果这只鸽子是来找我的话，那应该……

“烤鸟肉感觉不错呢——”

“咕咕！？”

不是，你别跑啊？我刚才是开玩笑的说！

我紧紧抓住正准备逃走的信鸟，然后这才发现在它的腿上还绑着一卷纸条。

欸？这难道是那个什么，信鸟传书来着？这难道说不是梦，是现实？

我抬头看了一眼牢房的窗户，完好无损也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机关。

这可是用上等宝石磨成的玻璃，无论是用物理手段或是魔法都难以穿透，这只小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去看那封信。

我刚一松手，信鸟就急忙从我手中飞了出去，只留下那卷纸条还在原地。

真的好神奇，这是什么原理啊？看着鸽子就那么穿过玻璃的我不禁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这种只有在幻想世界里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真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为神献上祈祷！

我展开纸条，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内容。

[敬启：不知名的小姐]

这是我之前悄悄留给迪尔克的密信，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答复了。

信的内容很简短，只有一句：

[骑士长已从王都出发，次日抵达]

这么顺利真是太好了呢。

几秒之后，纸条就如同溶解于空气一般消失不见。

看来今晚终于能睡个好觉了。我回到那张临时搭建的简陋床铺上，一边期待明天的到来一边沉沉步入梦乡。

.....

[人鱼公主的童话·其之一]

世界的中心是海洋，而海洋的中心是人鱼之国。

人鱼公主不仅是人鱼们的领袖，更是内海之中所有海洋生物的王。

这一日，远航的水手们正紧张地清点此次打渔的收获。他们的村子遭遇了饥荒，为此他们乘船来到了往常不曾到过的遥远海域，希望能在这里打到足够的食物。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返航的时候，暴风雨来临了。

天空忽然一下变得黑漆漆一片，厚重的乌云把象征着光之女神的笑容的太阳掩盖得严严实实。站在甲板上的水手们惊慌失措地大喊着：“暴风雨来了！暴风雨来了！”

海上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就像刚出生的小宝宝一样反复无常，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船长也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海之女神的怒火，因为人类侵扰了海洋的宁静，所以愤怒的海之女神对他们降下了天罚。

已成型的风暴会将海面上的一切事物摧毁，但水中的子民却会受到海洋的保护。无论是多么骇人的风浪于他们来说不过像是摇篮曲。因此海之女神便以这种方式惩罚不守规则的人类。

“愚蠢之人，你们越过了界线。”

逆流之涡旋出现在船底，无论水手们怎样努力都无法让渔船再前进一丝一毫，彻底断绝了人们逃生的希望。

这只可怜的小船就这样一步一步被拖入风暴的中央。

“天啊，有没有谁能来救救我们！”船长绝望地呼喊道。

桅杆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呻吟声。海浪拍打着甲板，几乎要把这条小小的船只吞没。

绝望之际，大洋的彼方传来了歌声。

那是在场所有人都不曾听到过的美丽歌喉，温暖和煦，仿佛有能与太阳比肩的闪耀光辉，惊涛骇浪在它的面前也显得无比渺小。

在场的所有人都从中感受到了被守护的安心感，以及蕴藏在其中的与暴风雨抗争的坚定意志。勇气与不屈的心又重新回到了船员们的身上，他们一定要把希

望带回村子。

暴风雨在歌声的安抚下渐渐归于平静，但受损严重的渔船依旧寸步难行。别无选择的船长最终下定了决心，带着船上最为珍贵的宝物站到了甲板上。

“海之女神，请原谅我们的冒犯。我们必须要将食物带回给饥饿的家人，作为交换，请允许我们将船上最为珍贵的宝物献给您。”

船长用力地把宝物投出。随着“扑通”一声，宝物就落入海中不见了踪影。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海之女神是否听到了他们的呼唤，又是否能够原谅他们，没有人知道。

但，女神最终还是宽容的。就在渔船上的所有人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女神的回答的时候，指引着家的方向的希望之风吹来了。

“满帆！！！”

不用等船长发话，欣喜若狂的水手们就已经升好了船帆，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准备就绪。

“魔导锅炉全功率启动！我们要回家了！！”

伴随着全员的欢呼声，渔船驶向了它的港湾。

在离开这里的最后一刻，船长向着歌声飘来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

“咦？人鱼公主呢？”

“人鱼公主已经出场了呀。”

“那样的根本算不上是出场吧。”

“即使你这么说……啊，但是接下来就是真真正正的人鱼公主的故事了。”

“我要听，我要听！”

“但是不行，现在是好孩子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明天晚上再给你讲——小心梦之子来找你恶作剧哦。”

“我，我才不怕……”

“唔…但是我会怕呀，害怕我们的小可爱会被花成一个大花脸！”

“那明明是你做的吧！”

“咳咳，总而言之，我会先去把这本童话看完的，还是个小孩子的公主大人就先乖乖睡觉吧。”

“我明明已经成年了的说——！”

“哦，是吗？那么晚安，我最最可爱的公主殿下。”

.....

.....

.....

“鲨鱼…鲨鱼好好吃……唔嘿嘿……”

“这个家伙到底梦到了些什么？”

“很抱歉迪尔克大人，这您只能去问她本人了。”

注 1：信鸟

经过训练后可以邮递信件鸟类，成鸟比普通人类的手掌略大，也有其他形态各异的人工选育种。部分时候由于不需要消耗魔力所以适合短程通讯或隐匿通讯，但主要还是作为宠物被广泛饲养。能听懂并理解人类语的大部分简单词汇。

【1374 年 7 月 17 日】

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明明哪一步都没有做错，却沦落到了如此境地。

我半死不活地斜躺在审讯室的椅子上，两眼无神，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我一边感慨自己的命途多舛，一遍抱怨着他们怎么不能给审讯室换个舒服点的椅子。虽然我是犯人啦，虽然我是犯人没错，但我也应该不是一般的犯人才对。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不知为何今天的卫兵竟然擅离职守，犯下了没有叫我起床的滔天罪过。结果导致我错过了早餐和午餐整整两顿饭。

这可是渎职，是渎职啊！

连军队里的人都这么散漫真的好吗？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深感忧虑。

不过仔细想想也是，毕竟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次想要偷懒的时候。忘记了叫我起床也不是什么大错，我可是很宽容的，胸襟开阔到足以原谅你们的这次失误。

但是作为补偿，你们是不是应该在我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把我错过的早餐和午餐拿出来呢？

然而看守的卫兵却说出了：“吃饭的时间早就过了，上哪儿找吃的给你，要怪就怪你为什么没早起。”这种胡言乱语神志不清的话。

在我对卫兵的身体与精神状态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后，他竟然还恼怒地去找人换了班。

真是的，我是在关心你啊，这种态度是怎么回事！

结果我向下一班的卫兵申诉了我的不满后，他们竟然无比残忍地说出了同样的话。

“食堂已经关门了，你就乖乖等到晚上吧。”

这算什么，是酷刑吗！？就因为我没说出你们想要的情报？还是说我因为愚弄了几个大人物他们就派你们来折磨我？

真是过分，等我离开这里后一定会去万国新闻揭露你们的卑劣行径。

标题就这么写，《利贝尔监狱里的黑暗——对犯人的残忍剥削与压迫，历经百年的〈人权宣言〉何时才能真正实现》。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相当记仇的。

就在我忿忿不平的这个时候，两个老面孔走进了审讯室，一男一女，是常来打扰我睡觉的宪兵大人们。

“零号，上头有人要见你，赶快出来——喂，你这家伙在干什么呢！！！”

啊，男女授受不亲，女女也不行！

本来还想着好久不见要跟你们打招呼的，直接扑过来算是怎么回事，小心我要大喊非礼了。

“可恶，难道我连一个人自娱自乐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吗？我要去投诉你们！”

“哪有人会把画深渊魔法的魔法阵称作是自娱自乐的！梅丽，赶快把魔法阵擦去！”

“不行，普通的方法擦不去！”

“可恶啊——！！！这是零号你画的吧，赶快给我破坏掉！”

“啊～～被发现了，遗憾遗憾。”真是可惜，我本来是想偷偷画好再给你们一个惊喜的——嗯，深渊的“惊喜”。

“整间审讯室都被你画满了怎么可能发现不了，你在‘遗憾遗憾’个什么劲啊！”

哎呀呀，这位先生，作为宪兵怎么能如此失礼地大喊大叫呢，要向旁边的那位小姐学习才行——已经昏过去了吗，看来逆编译深渊魔法对刚上手的新人来说还是负担太大了啊。

“梅丽——！！！”

趁着审讯室一通混乱之际，我悄悄走出了房间，又跟周围的士兵们打了个招呼。

他们已经对我的出走行径见怪不怪了，给我指了指接待室的方向就让我赶紧过去。

好吧，看来要空着肚子去见迪尔克了。

“接待室，接待室——接待室是在哪儿来着？”

我哼着歌在堡垒里转来转去，却不知为何又回到了原点。

其实我有点不太认路，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是在那个方向，但这座空中堡垒的设计简直就如同迷宫一般，没在里面待过两三个月根本找不到路。

事实上，我至今也只知道从我住的牢房到食堂的路怎么走而已。

刚才表现得那么自信真是抱歉。不好意思，有人能来帮我一下吗？

这里有一个迷路了的美少女哦！

总而言之，就先随便找个人问问吧。眼前的这个家伙就不错，看起来就像是会认路的人。

“呐呐，请问一下接待室怎么走？”

“零号房的家伙？！怎么又是你，你又出来找吃的了吗——呃，我这里还有一包饼干，其余的你就乖乖等到晚餐时间吧。”

虽然吧，我觉得他可能没听清楚我的问题，不过既然是饼干，那我就心怀感激地收下了。

“所以说（含混不清）…其实我是想问（嚼嚼）……（咽下）这个饼干好干啊，有水吗？”

“要求真多，你等着我去给你拿。”

“要刚好是 29.5 度的温水哦——”

“反正你也喝不出来吧！”

嗯，刚才说到哪儿来着？对了，我一直就有在提倡说，要改善军队的伙食。

比方说这个，压缩饼干。虽然份量很足，还能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物质，但是味道实在是平平无奇，甚至还会因为太干而难以下咽。

因此，我们需要一场彻底颠覆原有军粮的伟大革命。就从这块压缩饼干开始，迈出变革的第一步！

“水来了——你已经吃完了吗？！”

我接过用保温瓶装着的满满一瓶水，一饮而尽。

“多谢款待。现在请带我去接待室吧。”

不在乎对面错愕的眼神，我自信地迈出了一步。

“接待室是在反方向哦。”

原地回旋 180 度，然后自信地迈出第一步。

是、第、一、步！

场面略有些尴尬，不过我并不在意——并不在意哦？

……好了，迪尔克和他带来的那位大人应该要等得不耐烦了，初次会面就迟到可不妙。

根据迪尔克好心送来的密信所说，这次前来调查我的是负责王城守备的骑士团团团长。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被这片土地的「公主」所选中的「骑士」。

通过刻印在身体某处的纹章，「骑士」会得到「公主」的祝福。而这份祝福会由于「公主」能力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艾丝提娅大人的祝福就是简单直接的“强化”，而云巅魔女的祝福是难以预料的“突破”。

我对骑士长这个人的了解不深，但能被选为「骑士」的人大多实力不凡，在得到祝福后能力又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如果可以的话，我并不想与之为敌。但凡事总要留有后手。

我随手撒了些粉末在接待室之前的走廊上。

那么，我的目标是这个国家的「公主」，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能堂堂正正地被邀请进入王宫，但实在是不切实际。

要问为什么，因为我只是一介旅人，早已抛弃了过往的辉煌与荣耀，连名字也一并舍弃，现在的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上下扫视一番，我身上唯一还算值钱的东西就只有这件旧斗篷。这样的人即使是走在王城（内城）的大街上都会被人怀疑，更不用说接近王宫了，肯定立刻就会被卫兵赶出去。

而且在我最初的旅行计划中本就没有去拜访「公主」的预定事项，旅费也不够我走到王都，最后还为了贪图快捷被骗走了为数不多的存款。

但就在我交完罚金的时候，已经打算自暴自弃的我脑中灵光一闪。如果我没有办法去找「公主」，那么让「公主」主动来找我不就好了。

当然，只要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还没愚蠢到无药可救的地步，「公主」本人是绝不会出现在一个身份不明的危险人物面前的。

但是相对应，如果事态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比如现在，作为「公主」代表的某个人则一定会出现。从迪尔克现身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王宫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存在，这就是我能见到「公主」的绝佳机会。

好了，废话就说到这里。

在我推开接待室的门之前，我还有些准备要做。

没错，我使劲地揉了揉脸，让自己看上去的态度再自然一点，再不在乎一点，摆出一副懒洋洋的姿态——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下颚微抬，眼神看向一边，

一个楚楚可怜的美少女就横空出世了。

在这里向诸位介绍一个谈判时非常有用的小技巧，那就是自信，以及将这份自信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傲慢”。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熟视无睹的态度，只需主张自己是绝对的真理，他人只需服从。只要你的气场足够，这一招便能轻而易举地压倒所有人，百试百灵。

不过，如果是你迫切需要别人帮助的情况，以上我所说的一切全都作废。

没错，现在的我正是那种无比窘迫（指所有钱的都用来交罚金），迫切需要别人帮助的情况。

注 1：万国新闻报社

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传统媒体，每个国家与其重要城市都分布有万国新闻报社的分部，旗下记者遍布世界各地，并雇有大量专业情报人。主要报刊有主打国际新闻的《万国公报》，聚焦民生的《人民之声》，娱乐新闻《娱乐头条》等。

EX. 骑士长与无名的旅者

利贝尔王国骑士长——阿尔萨斯，今年已有三十二岁。

他曾是国王塔鲁克的儿童玩伴，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无话不说的密友。

天灾战争后期，在执掌净化之力的「公主」与各国团结一致的努力下，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天灾军团连连败退，一直能威胁到第一防线的两只“暗星级”也不复存在。阿尔萨斯认定利贝尔的第一防线已牢不可破，天灾被驱逐出人类的世界也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他告别了家人与挚友，加入了开赴世界尽头的“新远征军”。

阿尔萨斯本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决心加入远征军，事实上「末日」的恐怖也真的远超他的想象。

仅仅是面对着那等存在的一点残留气息就足以使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胆颤，阿尔萨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直到现在，阿尔萨斯一回想起那一场与「末日」的战斗，身体依然会因极度的兴奋而止不住地颤抖。

那一日，天灾之源终于露出真容，降下毁灭的魔息。

那一日，英雄立于万军阵前，闪耀之姿超越日月星辰。

对于一名战士来说，那真是最好的葬身之地。

然而，塔鲁克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丧身在了任何人都没能想到的另一群天灾的突袭中。

为了分散第一防线受到的压力，塔鲁克带领近卫军突入利贝尔森林进行游击战，却不幸落入天灾的陷阱，没能等到暗夜王国的援兵就全军覆没。

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后伊菲诺因忧郁过度兼不间断处理公务最终积劳成疾，旧伤复发。回国后的阿尔萨斯便接下了当时尚且年幼的莉娜公主的教育工作。

正因如此，多年后当他受选成为了「骑士」，周围所有人都认为这几乎是必然的事。

只是，阿尔萨斯始终认为自己并不够格成为「骑士」。

经历过世界尽头那场战役的阿尔萨斯非常清楚，自己的实力并不算顶尖，其

他方面的素质也只能说是普通的优秀。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阿尔萨斯也感觉越来越力不从心。

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莉娜公主一直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不仅展现出了不输父母的优秀才能，在那之上更获得了诸神的庇佑，不管是公主又或是这个国家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唉，迪尔克，我也真是老了啊。”

回想起过往的种种，阿尔萨斯愈发感叹时间的残忍。

“骑士长，您真会说笑。”

在迪尔克眼中，年过三十还能和一众骑士打得有来有回的骑士长可远远没有要老的迹象。至少这几年，骑士长还是当之无愧的“王都第一骑士”。

阿尔萨斯只是笑笑，随后便听见了规律的三声敲门声。

“哦？迪尔克，看来我们的那位有趣客人已经到了。”

接待室的大门被干脆的推开，虽然早已看过照片，但阿尔萨斯还是惊讶于眼前这名少女所展现出的魄力。

“喂喂，零号，你怎么是一个人过来的，和你一起同行的宪兵呢？”

“嗯～～不知道呢，可能还在擦我留下的魔法阵？”

迪尔克一下子皱起了眉头，就像是早已习惯了一般开始滔滔不绝地说教——简直就像在王宫里一样。

公主或许也是不想再听他唠叨才把他派出来的，阿尔萨斯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猜测。

迪尔克离开王宫后，莉娜公主的作息确实越来越不规律了，看来还得早日把他召回王宫。

无名的少女就这样自然地坐在了阿尔萨斯和迪尔克对面的沙发上，又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面对着一国的「骑士」，仍然能保持如此沉着、如此冷静的样子，看来迪尔克所言非虚，这名少女确实不简单。阿尔萨斯在心底默默给出了评价。

“零号，这一位就是我国最为骄傲的骑士团团长，以及被「公主」所选中的「骑士」，阿尔萨斯大人。”

“您好，阿尔萨斯大人。”

虽然依旧是刚刚那一副慵懒的模样，但少女的眼睛却微微眯起，眼神有了些许变化。

很明显，在阿尔萨斯给少女做出评价的同时，少女也在评判着自己。

接下来的对话并没有什么预期之外的内容，但这反而更让人感到意外。

少女就像是谈判桌上的老手一般，将自己的底牌深深隐藏，回答并提出问题，己方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新的情报。

相反，阿尔萨斯觉得自己一方的手牌正在被一一看透。

看来，仅仅是因为一场骚乱就如此大动干戈的理由，阿尔萨斯与迪尔克提前准备好的说辞并不能说服少女。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莉娜公主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密令迪尔克寻找这名少女，但其中的理由却不曾向任何人提起。

能够动用「天之卷」的力量，也就意味着其他「公主」对此事也是知晓的，或者这本身就是「公主」们以「公主」的身份所做出的决定。

也正因如此，阿尔萨斯没有阻止这一看似不讲理的命令。但他依然有义务替莉娜公主提前排除隐患。

至于现在，少女的表现越是神秘莫测，阿尔萨斯的警惕心就会越高一层。

人类是一种很脆弱的生物。我们会本能地寻求力量，并畏惧着强者。

金钱、权力、人脉、名望、力量，人们如痴如狂地追寻着如此种种的原因就是这样。这是智慧的恩惠，也是永恒的诅咒，追逐着力量的人们也注定会受到力量的束缚。

愈是渴求，就愈是害怕失去。而无所渴求的人是没有弱点的，也因此极度危险。

少女的眼神中甚至没有对生的渴望，这一点尤为明显，也尤为使人恐惧。

她隐藏得很好，以至于普通人几乎无从发觉，但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伪装，那种无时不在的微妙的违和感无法逃过阿尔萨斯的眼睛。

如果一定要形容的话，少女就像是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类一样，依然还活着的原因就仅仅是因为她还活着。

此时，卫兵正巧送来了咖啡，这是军队中少数几种被允许饮用的饮品。

“好苦！”

少女用着连阿尔萨斯都觉得可爱的姿势端起桌上刚刚冲好的咖啡，只轻抿一口后就果断放回了原处。

阿尔萨斯看得出，少女的每一个动作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看似可爱但处处都充满着算计。

经验不足的迪尔克很明显已经放松了防备，趁着休息的空隙和少女开起了玩笑。只可惜放下防备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在迪尔克看不到的侧面，阿尔萨斯注意到了少女难以察觉的窃笑，只是一瞬就消失地无影无踪。

年轻一代中的精锐，迪尔克，就这样在少女的面前败得体无完肤。

“那么骑士长大人不惜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下一句话，少女就将话题引到了她希望的问题上，甚至利用着玩笑的气氛，一次逆转了之前只有己方提问、少女回答的形式。

不管阿尔萨斯和迪尔克作何反应，少女都会得到她需要的答案。

阿尔萨斯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否有了变化，但迪尔克突然在玩笑的氛围中一转沉默，虽然也只是一瞬，但足以让两人之前费尽心思编织的谎言失去作用。

“现在，我们的地位平等了。”

少女露出的灿烂笑容仿佛在如此说道。

EX. 平等的谈判

过程实在是太过顺利，难以想象我如此轻易地就得到了我所需要的情报。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了，明明法庭已经判明了我只要交付足够的罚金和赔偿金就可以离开，隔天却又以怀疑我是间谍的理由把我转移到了军队的堡垒。

话虽如此，我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囚犯，只是被限制了部分自由。

这种怀疑随着迪尔克以及骑士长的到来逐渐转为确信。如果我真的是间谍，那这件事和王宫也没有任何关系，来调查的应该是军队、外交部以及谍报机构，而不是王宫内务官以及负责王都防卫的骑士长。

仔细想想，负责“家政”和“安保”的这两个人表现得如此熟悉，他们唯一的交点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没错，利贝尔王国的「公主」正是前代国王唯一的女儿——莉娜。

那么，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就出现了，他们二人是在「公主」的授意下前来与我接触，目的不明。

当然，这只是可能性最高的一种猜测，他们也可能是想要背着「公主」做些什么也有可能，完全与「公主」无关也有可能。但绝不会是明面上的“调查间谍”这样拙劣的理由。

既然他们需要我，而我也需要他们，那么我们的地位就是平等的了，可以从容不迫地想想如何在我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

我可是很贪心的，旅费、身份以及所有在之后的旅程中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会一个不漏地全部收下。

不过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姑且有着自己的底线。

我曾遇到过许多人，在见识过我的力量后，都流露出了想要得到这份力量的无止境的贪欲。

无论是政府、贵族、公会、独立组织，我收到过的邀请不计其数。

有以爵位为饵的皇室成员，有以魔力结晶与宝石为交换的商人，有以大义名分不停诉说的“组织”成员……

世人所追求的一切，包括财富、权力、声望，甚至是人，活生生的人和“还算新鲜”的人，我都可以轻易得到，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请求。

但是我拒绝了，即使我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不会答应。

因为我知道，他们所想要的只有我的力量，“我”究竟会怎样根本没有所谓。

藉由这份力量，他们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我不过是承载这份力量的工具，随时可以被抛弃。

而且我更加害怕，如果自己同意了的话，会不会变得和那些人一样，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别人当做工具，这样扭曲了人性的存在。

正因为我有可以得到一切的力量，所以我更加害怕自己的堕落与迷失。所以我拒绝了他们。

有能者为众生而生，为众生而死。英雄的力量只为行使心中的那份正义而存在，英雄的力量只能为他者而使用。所谓的“英雄之道”，就是如此。

“在那之前，”面对我的试探，骑士长稍微停顿了一下，“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吗？不知名的小姐？”

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只需要用微笑带过就行了。

“我们在利贝尔森林中心的圣地边缘发现了一座被彻底摧毁的教堂，经过比对，那里的魔力残余与你的魔力完全匹配。”

“那又如何，我只是在那里避雨而已。”

“那么，周边大范围的战斗痕迹也是为了避雨？”

“那只是在面对雷鸟袭击时不得已的自卫举措。”

“即使如此，那可不是可以用‘不得已’就能略过的大规模灾害。”

“身处绝境时，人类不是会在一瞬爆发出隐藏的潜力吗？就是那样。”

骑士长显然并不能接受我的解释，不过他也难以给出更有力的反驳。

不管怎样试探都是无用的，我曾说过，我已抛弃过往的一切。

“旅者，你究竟是何许人也？”

“这里的人不是都叫我‘零号’吗，骑士长大人不妨也用这个名字称呼我如何？”

“所谓名字，也不过只是个代号而已。”

就在我毫无防备的这个当下，骑士长突然跃身而起，一支长枪从墙上的陈列架上飞起突刺向我的胸口。

我下意识地想向旁边躲闪，但骑士长经过强化的铁拳直接朝着我闪避的位置

重重挥来。避无可避之际，本能接管了我的身体，全身魔力同时汇聚于胸前，以纯粹魔力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壁。

“锵——”

长枪被即刻弹开，负责操控长枪的迪尔克一脸惊愕。

但该说不愧是「骑士」吗，骑士长的全力一击直接贯穿了我的防御，但由魔力壁争取到的这点短暂时间已经足够我躲开骑士长的攻击了。

接待室的沙发就如字面意思一样炸成了碎片，还好我已经转移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没有让飞散的碎片划伤我可爱的脸。

我摆出一副“继续放马过来”的得意姿势，即使力量再强，打不中我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

“真是漂亮！”

骑士长大笑着拍了拍落在衣服上的灰尘，门外的卫兵依然没有任何动静，看来这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

还不错嘛，迪尔克，我本来以为你只是单纯的文官，没想到还受过战斗的训练。

“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能有你这身本事的人也不算多。怎么样，你现在还要坚持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吗？”

哎呀哎呀，这样的只存在于故事中的情节居然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真是令人欢欣雀跃啊。

“真的吗？或许这只是一次巧合呢。”

我轻笑着，并慢慢开始回收释放的魔力。

“能够如此随意地运用大量魔力，即使说是巧合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

“哦？您不妨再确认一下如何。”

人类总有着一种将自己视作世界中心的本能，会用自己狭隘的认知去评判世界。我们确实是这个世界上个体数量最多的智慧生物，分布最广也是最为显眼的存在，但如果不好好记住世界的辽阔的话，可是会吃苦头的。

“这样显眼的魔力波动即使确认多少次都是……嗯？”

骑士长立刻警戒了起来，一直在一边旁观的迪尔克也默默拔出了武器。

“能够彻底隐藏自身魔力的技术，这究竟是——”

纵使是在王宫里凭借博闻强识而屡受提拔的迪尔克，此时也因过度的震惊而说不出话来。

隐藏魔力并非什么困难的技术，许多强者都会以此来隐藏自己的气息与实力。

但自然规律限制了隐藏魔力的魔法不能作用于使用魔法这一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完全隐藏魔力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周围没有任何的魔法反应，骑士长非常确定自己不会忽略任何细微的魔力波动。

“怎么样，我可以用这种完全隐藏魔力的技术作为交换。”

“说说看？”

“我的愿望很简单，骑士长大人——请不要再过问我的身份，只有这一点我绝不会让步。”

骑士长沉默了片刻，不过依然没有松口。

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本以为他们会立刻答应，难道是怀疑我在说谎吗？还是说，查明我的身份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公主」正在找我，对吧？到最后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既然如此，那么我想公主殿下一定能替我担保我的安全身份。”

我想起了森林深处的那间教堂，看来奥尔斯特薇大人不只让弗兰联络了我一个人，其他「公主」肯定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些消息。

啊啊啊啊，真头疼啊啊啊啊！

关键时刻，迪尔克收起了武器，出来打圆场。

“旅者小姐，请让我们换个地方再聊。”

【1374 年 7 月 18 日】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哇~~自动马车~~好厉害——”

我假装没有听到骑士长的话，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上了马车。

真不愧是堂堂利贝尔王国的骑士长，出行靠的都是昂贵的私人自动马车。

再仔细看看的话，车厢主体结构用的还是红魔矿——这不是魔力纯度超高的稀有矿石嘛！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吗，连车厢内部都是清一色的青金饰品，丝毫没有节约的必要。

哎呀呀，连座位也是软乎乎的，甚至还有冰箱和酒柜！

这间车厢即使是作为正式的会客厅我都觉得没有问题。

至于其他值得一提的，自动马车与普通马车的最大区别就是驱动力的来源——这当然是废话，但除此之外还有车辆整体的材料与设计。

为了在保证整体结构的强度的同时尽可能提升魔力传导率与利用率，除了前文提到的红魔矿之外，马车的关键部件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稀有金属进行加强。

流线型的外观设计，前后方车厢各向前突出一小部分搭载传动装置，轮轴经过额外加固，底盘也较普通车厢高……

至于自动马车中最为重要的动力装置所用的材料，我只需要触摸一下车厢壁就能从那独特的魔力流动感中知道，这是即使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黑石”，又名“星夜遗梦”，是只有暗夜王国出产的魔阻率几乎等于零的梦幻般的魔导材料。

如此出色的性质，加之极度稀少的数量，黑石常年以来都是作为一国的战略储备物资，在黑市里更是有市无价。

就算是在战争时期的那几年，我也没机会接触几次黑石。倒不如说就是因为战争，能到我手上的黑石基本上瞬间就会用尽。

为了补充黑石，我还常常厚着脸皮去找各个地方“借物资”，当然也是从来没还过。

至于把黑石拿来做马车这种事，当时的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真好啊……

看着我几乎要流下口水的模样，骑士长显然误解了些什么，从冰箱里拿出来了冰镇的饮料和水果。

这不是显得人家像是一个贪吃鬼一样嘛！

我学着想象中少女的模样摆出了一副气呼呼的可爱表情，骑士长看到之后却深深皱起了眉头，就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讨厌，我看起来有那么吓人吗？

“零号，怎么说呢，你真的不适合撒娇。”

说出来了，他竟然说出来了，在片刻的犹豫之后不加思索地说出来了！

尴尬的气息顿时充满了车厢，即使是预期载客十人的宽敞空间此刻竟也显得无比拥挤。

这个仇我记下了，我似乎没有说过，我是一个记忆力非常好且非常记仇的人。

为了尽快忘记刚刚的对话，也是为了尽快消解这种尴尬的气氛，我和骑士长聊起了自动马车的历史。

其实，虽然自动马车好像是从近代才开始在各国的道路上出现，但它的雏形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诞生了，正是那个时代魔导具热潮的产物。

曾经，自动马车被视作是革命性的创造，免除了培育驮兽的成本又不用费劲打理维护。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东西的魔力消耗多到不像话，极为复杂的刻印/魔法阵又让它的成本翻了好几番。

这样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效率来说，自动马车都完全落败于传统马车。自动马车唯一能胜过传统马车的就是自动马车不需要休息，速度也要快那么一点，但在过于庞大的魔力消耗面前，这些都毫无意义。

直到这几十年间，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自动化刻印技术的落地，自动马车这才终于有了一席用武之地。

但是话虽如此，传统的驮兽马车至今也依旧没有被淘汰，私人自动马车的价格依然高昂，是只有有钱人才会去用的东西。

至于只需支付魔力的公共自动马车……你知道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魔力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沉重的负担。

魔力的价格从来不便宜，与其用来乘车，生活中还有更多需要魔力的地方，

再不济也可以将魔力出售，总比用来乘车要好。

天灾战争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但它所造成的对人们生活的破坏，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治愈。

好吧好吧，我们言归正传。

为了让骑士长不再追究我的来历，也同样是为了能在之后伪造一个全新的身份，我给出了不少对他们而言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也是包括了如何隐藏魔力的我的“秘传方法”。

相对应的，骑士长承诺会以最快速度准备好我的身份文件，并支付了不小一笔的“情报费”，也算是解决了我当下的窘境。

这其实算是一笔不错的交易，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都没有损失些什么。

只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利贝尔王国的情报工作差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完全没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水准。

天灾战争结束至今三年，利贝尔的谍报部门从未提供过任何价值的情报，甚至连外派的谍报人员也无一例外地屡屡受挫。

得益于此，我的一些低密级情报也能卖到高价。

骑士长似乎一直在苦恼要如何改革本国的情报部门，但是以现在这副情景来看，恐怕这个国家的情报部门早已被暗夜王国单向渗透，哪怕说是被完全控制了也不为过。

骑士长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只要是哪国的情报工作出了问题，那就去怀疑暗夜王国，十有八九都是他们在从中作梗，这几乎已经成了情报人员中的常识。

我想，利贝尔王国肯定是认为他们与暗夜王国是牢不可摧的盟友关系就因此放松了防备，至于现在还有多少真利贝尔人待在情报部门里，只能看他们的运气了。

不过，我也并没有要把真相说出来的意思。我可再也不想和政治沾上关系了。

考虑到之后暗夜王国也是我必须要拜访的地方，早早破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亦不是上策。

“繁星的艾丝提娅”，那位大人的性情古怪、变幻莫测可是人尽皆知。我伪造的假身份恐怕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唉，这么多年了，结果还是逃不过去——他们不会再找我要那些被“借”走的物资吧。

在没人和我搭话的情况下，我就这样在心里碎碎念地又度过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迪尔克处理完了繁琐的各项文书，我正式恢复为了自由身。

回首过去的这几个周，虽然在这座天空堡垒上待过的时间不长，但突然一下子要离开还是有些舍不得。

好不容易和这里的卫兵打成一片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分别。

不知为何眼睛酸酸的，我可不应该是这么脆弱的人。

“赶快走吧，我会替你去跟他们道别的。”

迪尔克似乎还要留在这里处理一些后续工作，我们就在此分开了。

“那么祝你好运。”

“你也是，帮我跟公主殿下问好。”

“你也别忘了去帮我说一声，‘这几天打扰各位了，抱歉’。”

“各位里面也有我吗？”

“少自作多情了。”

阔别许久，此时的我感受到了一丝身为人的实感，令人安心。

“等一下——！！！骑士长大人，请等一下！！！”

哦呀，那边正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的人是谁？

我稍稍加强了一点视力，这才看清他的样子。

“报告！骑士长大人，请允许我代表军营里的各位前来送别。”

依然是那样不修边幅的塔拉图斯大叔在骑士长面前立正。因为他的军衔较高，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行礼——气势还不赖嘛。

骑士长也提起了兴趣，用着开玩笑的口吻说道：“那么你是来给我送行的，还是说是给旁边的这位小姐呢？”

塔拉图斯大叔依旧保持着立正的姿势：“骑士长大人您同意了的话就是给小姐送行，不同意的话就是给您送行。”

“噗哈哈哈哈哈——”

对、对不起大叔，没想到你也会玩这种小花招，真是少见啊。

坐在我对面的骑士长也被逗乐了，于是我们四人就这样一起笑个不停。

笑够之后，大叔就把肩上沉甸甸的包裹递给了我。

“这里面都是兄弟们的一些心意，祝你一路顺风，零号。”

我满怀期待地接下了包裹：“能现在打开吗？”

“当然可以。”

我拉开拉链，发现包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食物，其中一半是各类压缩干粮，另一半则是抽成真空的小零食。

这一回，是迪尔克首先忍不住笑容，捧腹大笑了起来。

“零号，这可真是最符合你的饕餮礼了，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哈哈哈哈哈哈……”

说实话，我可不想被加上一个“贪吃”的标签。我那时只是肚子饿了太久才……但还请我满怀感激地收下他们吧。

“收纳魔法。”

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了。

即使星月永无同辉之日，我们的回忆也将永驻心间。

熟悉的景色愈行愈远，别离就这样到来了。不多时分，视野中就只剩我和骑士长两人了。

一段沉默后，骑士长首先打破了平静。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的名字是阿尔萨斯，利贝尔王国现任骑士长。”

“狮心骑士”阿尔萨斯，利贝尔王国的最强骑士，作为守护「公主」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那份力量没有半分虚假。

“零号，现役的旅人。”

出于礼仪，我还是认真地敷衍了一下他。

“既然已经自由了，就不需要再用代号了吧。你不打算换个假名吗？”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酷么，我喜欢。”

于是骑士长像是放弃了一般转移了话题，原本名字这种东西就只是用来区分每个人的代号罢了，那么只要我喜欢就可以。

“不过，没想到你竟然只用一个月就能得到那些士兵的信任。相较之下，我在他们的心中竟然还不如你受欢迎。”

“那是当然的啦，这就是人生阅历的不同。”

“虽然很想问你之前究竟是在做什么，但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吧。”

“正解～～”

所以，如果只是因为人类那份没什么用的名为好奇心的欲望的话，就请给我好好地忍住。

骑士长摸了摸他并不存在的胡须，又若有所思地看向了我。

他的眼神的确很有威严，在谈判时释放出的威压感也被他不自觉地带到了现在，或许是依然没有对我放下防备。

“你，是「骑士」吗？”

与骑士长那以我的审美来看略显粗放的造型相比，他的内心可真是敏锐得令人惊叹。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些内幕，我还真的有可能会把他当做文职人员，毕竟分析与调查的能力往往是文职人员的专长。

“你的来历确实不简单。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一定与「骑士」或「公主」有关系。”

真是出色的推论。

啊，不过没有证据那就只是妄想了。

我不想再去理会这个问题，言多必失，沉默就是最好的盾牌。

而我们令人尊敬的敬业的阿尔萨斯骑士长显然不打算浪费回程的这短短几天时间，直到入住驿站的房间之前都在坚持不懈地同我搭话。

“不懂得放弃的男人可不会受女孩子喜欢的哦，还是说，需要我把今天路上发生的事情汇报给夫人？”

骑士长很明显地愣了一愣，趁着这个机会我转身消失在了餐厅的人海里。

注 1：魔理学基本概念与解析

魔理学，与物理学、数学同属一类一级学科。

魔力一词在日常语境下往往包含三重意思：1、驱动魔法的能量（Energy）；2、使用魔法的能力（Power）；3、魔法力（Force）。

魔法，是魔法力作用于物质在宏观世界的表现。「奇迹粒子」是魔法的本源，魔法力（Force）依靠传递奇迹粒子实现相互作用。奇迹粒子是一种独立于其他

粒子并具有特殊性质的基本粒子，它的质量为零、电荷为零、自旋为零，其携带的能量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魔力（Energy）”。

奇迹粒子是目前唯一明确的可受到“意识”直接影响的基本粒子。一些理论认为，它的这一性质为“灵魂”/“自由意志”的客观存在提供了证据，但这些理论的提出者均暂时未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支持自己的猜想。

目前，奇迹粒子/魔法力尚未能与其他基本粒子/力实现统一。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粒子/魔法力将永远独立，无法被纳入其他基本粒子/力的统一理论中。

奇迹粒子对一个稳态宇宙的实现不可或缺。

*生命力：又称生命能量，古人用它来解释生物的生老病死，但这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能量。现代语境下，它所指代的是存在于生物体内的束缚奇迹粒子。

束缚奇迹粒子所携带的能量无法直接作为魔力（Energy）使用，需要首先转化为自由奇迹粒子，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过量魔力辐射将可能会对生物体造成损伤。

医学上，因生命力流失（奇迹粒子过度转化使人体受到过量魔力辐射）导致死亡的患者，死因多为大面积组织损伤、急性多器官衰竭与不可逆脑损伤。

注 2：魔力传导率

魔理学名词，又名魔导率，用以衡量物体的魔力传导能力。

注 3：魔阻率

魔理学名词，在数值上等于单位体积下该材料的魔阻。

注 4：魔力利用率

魔理学名词，又名魔力转化效率，计算公式为魔法（魔导具）所输出的有效功（能量）与其输入魔力的比值。

【1374 年 7 月 19 日】

然而我所期待的宁静时光依旧没有到来。

第二天一早，当我重新坐上马车，然后看到骑士长以一种与昨日完全不同的热情朝我伸出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不好意思，我能自己走去王都吗？”

我丝毫没有去迎合这份热情的想法，也没有必要。

既然知道了「公主」想要见我，也有了充足的路费，那我也就不用再执着于这趟免费的马车了。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骑士长就这么继续把手悬在半空。我用着三分怀疑，七分困惑，九十分的唯恐避之不及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一遍今天的骑士长。

果然，还是完全不想接近！

太刻意了，实在是太刻意了！骑士长你几乎都要把“想要搭讪”四个大字写在了脸上，超可疑的好不好。

也请给裁缝、设计师和侍者小哥哥小姐姐们道歉，骑士长大人，今天这身帅气的造型给您实在是太浪费了。

因为刚刚被拒绝而略显手足无措的骑士长在这时反而安静了些许，如果能就这样一直到王都就好了，我如此希望着——但很快我的愿望就破灭了。

“零号，你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感不感兴趣？”

骑士长小心翼翼地开口。

“请等一下，”在那之前让我先问一句，“骑士长您的搭讪技巧究竟是在哪里学的？”

“——让我猜猜，《初级特工培训指南》？”

啊啊，看着骑士长突然扭曲了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这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已经被暗夜王国彻底渗透的事情吗。

所谓的《初级特工训练指南》，特别标注，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超过了三十年，利贝尔王国竟然还在使用它做教材。

被别人用半个世纪以前的搭讪技巧搭话，有人能理解我此刻所受到的冲击吗！

这个时代的少女们已经对历史不感兴趣了啊，骑士长大叔！

我崩溃了。

要是被以这副样子的骑士长拉着聊上一天，不对，哪怕是和这种存在一起呆在马车里什么都不干，我都绝对会、绝对会……

我怕我会一不小心摧毁掉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让这台马车消失之后。

“其实——”

骑士长犹豫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这是迪尔克卿推荐的。他说你会更喜欢绅士一点的男性，所以给我传送来了这套礼服和书。”

“不用说了，我已经明白了……”

骑士长无言地点了点头，看来他也觉得很不舒服，现在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我摆出我所能做到的最严肃的表情又强调了一下，“永远也不要这么做了。”

骑士长明显被突然认真起来的我吓了一跳，这是希望他不会因此而误认为这招有用。

姑且不论已经过时两个世代的话题，只看这过于刻意和强调的动作以及用心不纯的眼神，这根本不是绅士而只是一个装扮成绅士的渣滓、垃圾，是所有淑女女士们（Ladies）最为厌恶的对象。

如果你自认为问心无愧，那么只需要展示最为自然的自己就好了，无需多此一举。

而且我也想纠正迪尔克一点，不是我喜欢绅士一点的男性，而是所有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具有智慧的生物都喜欢有礼貌的对象。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还没有统一礼仪的世界，尊重他人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品质。

所以说，迪尔克你都给骑士长提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建议啊！？这根本就适得其反嘛。

我看着骑士长终于恢复了正常，忽然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

我顺势倒在了软乎乎的弹簧座椅上。

与其让他这么孜孜不倦地折腾下去，还不如由我来终结这个话题。我现在只想融化在这张软绵绵的上等皮革制品里，这样的机会可不多有。

我就这么四脚朝天地陷在海绵里，感受着上等皮革的触感。

张开手，然后再合上——这是在确认我体内的魔力流动是否正常。

在旅行的途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遍魔力已经是我的习惯了。

“其实啊……我来自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国家。”

想了想还是由我先开口比较好。

“因为天灾，在五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的，我最爱的地方。”

由于我突如其来的爆炸性发言而大吃一惊的骑士长，竟然也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窘态。

大概是因为触碰到我不愿想起的过去而为此愧疚吧，骑士长确实是个好人。

可对于「骑士」而言，善良有时并非是一件好事。

情感，无一例外都是理智的敌人。

仅仅是一时的犹豫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样的事在战争中随处可见。

“那么，你的故乡是在哪里？天灾战争时期，我也曾随先王四处征战，或许我依旧会记得那里。”

看样子骑士长应该有三十多岁了，五六年前应该正是他最巅峰的时刻。当然，现在有了「公主」的祝福后，能力只会只增不减。

不过即使是骑士长，恐怕也不可能记得所有被天灾毁灭的地方。

看看现在的世界就知道了，如今的每一片“荒芜之地”都是曾经的繁华落幕后的悲伤遗存。

那么，我的故乡是在哪里呢？

“咕噜咕噜王国，我可是一国的女王哦。”

好吧，之前营造出那么悲伤的气氛真是对不起。我本来还想挤出几滴眼泪来的可惜失败了。

我所属的国家虽然在天灾中遭受重创却并没有消失，现在也已经恢复了元气。

只是我的“家”，我的“归宿”确实已然不在，大概或者确实是因为我的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来旅行的原因。

骑士长，不要再摆出一副悲伤的表情了，刚刚那是玩笑啊，这时候应该要哈哈大笑然后再说一句“这都是些什么啊”才对。

说到底，我都不在意了的事情你还是在在意些什么，真是无法理解。

骑士长并没有做出我想要的反应，没有哈哈大笑也没有故作生气，反而是一脸认真地对着我说：

“虽然你所说的故事是假的，但我能感受到你的悲伤之中不掺任何虚假。尽管你一直用着玩笑和轻浮的态度伪装自己，但是——”

“好了骑士长，我说过了，我不喜欢不懂得放弃的男人。”

我冷冷地打断了骑士长的话，彻底终结了这个话题。

马车的车厢微微振动着，窗外的景色以恒定不变的速度向着后方飞驰。

此后直到午餐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不过，在驿站的餐厅里，我和骑士长互赠礼物以示和好。

我送给了骑士长一瓶当地特产的普拉果酒，他则回赠给我了一份高级的普拉果干。

这个地方还真是盛产普拉果，到处可见各类的普拉果制品，甚至驿站的窗外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普拉果园。

至于驿站的餐点实在算不上美味。毕竟现在是旅游淡季，这里的游客太少，会在这间驿站停留的也只有我们这些赶时间的人。

其他时间较为宽裕的旅客基本都会选择在这之前或之后的大型驿站。就像今天正午也只有我和骑士长二人来此用餐罢了。

“能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嗯，说吧，但不保证我会回答。”

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于是骑士长接着说了下去：“在你的旅程结束之后，你愿意留在利贝尔吗？我可以为你在骑士团预留一个位置。”

“感谢您的好意，阿尔萨斯阁下。这里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但我已经有属于我的归宿了。”

我放下手中的餐具，习惯性地站起身来收拾桌面。

直到一旁的服务员匆忙赶来接下我手中的餐盘，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正在异乡的驿站。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

我提起自己轻飘飘的包裹，转身离去。

“是吗，归宿……”

骑士长在我的背后如此喃喃自语些什么。

没错，我的归宿，与我的葬身之地，还有我旅途的终点，我的“世界”。

那是我唯一的光。

【1374 年 7 月 21 日】

雨点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落在玻璃上又汇成水流。

我盯着窗户想从雨水的轨迹中发现一点规律，可惜并没有成功，当然这也在预料之中。

“莉娜殿下也很喜欢在下雨时盯着窗户看。她常说那是由雨绘制成的迷宫，每次都会用手指沿着那些轨迹尝试走到终点。”

“但是迷宫变化的太快，又时常陷入绝路，所以少有成功的时候，对吧？”

我用手指数行走在这专属于我的迷宫中，果不其然又是无解。

“不，公主殿下总是能走到她设置的终点。也许是和你设定的规则不一样也说不定。”

“小孩子的游戏罢了，哪里有什么规则，唉。”

又是无解，我失望地叹了口气。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她一定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公主。”

“的确，莉娜殿下她也总是能幸运地躲开所有侍卫从公务中逃脱。”

“之前我就想说了，让那么小的孩子处理公务，你们不会太残忍了吗？”

“哈——”我放弃了走迷宫，转而开始在变得雾蒙蒙的窗户上创作艺术。

“莉娜殿下的年纪也已经不小了，虽然现在看起来还很年幼，但一到十六岁成年她就要马上继任王位，教育一刻都不能停。”

我能理解骑士长的心情，毕竟利贝尔王国的王位已经空缺了将近三年，举国上下都在期待着莉娜殿下继位。

“但她至今为止的表现不是一直很优异吗？那么就不用担心了，她不像是一个会自我堕落的孩子。”

“从纸面上学到的东西总归是有局限的。处理公务尤为如此，必须要尽早在现实中锻炼才行。”

我无可奈何地回过头来，此时窗户上已经画好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可她才十四岁。如果所有的公务都需要国王来处理的话，那还要你们这些公务员做什么？”

“如果是国王本人无法精通政务，腐败就会滋生。哪怕之后被谁背叛也不一

定。国王必须要有能察觉这一切的能力，亲手处理公务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事情总能解决的，这几年里也不一直平安无事吗。”

“这一代的大臣是忠诚的，可是下一代呢？莉娜殿下至少要在这个王位上坚守五十年，我们不可能陪她到那么久远的未来。”

我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在有关教育理念的话题上，我和骑士长绝对无法相容。尽管你们有特殊国情在此，我也绝不认同。

失去的幸福无论多么努力都是找不回来的，就如同时之长河不可逆流，空之悠歌不再重响。现在正是少女最为珍贵的时光，怎么能被繁重的公务堆满！

提前积累五年十年的经验或许确实有用，但这并不值得搭上如此宝贵的青春。这种心情骑士长是绝对无法理解的，毕竟你们早已不是青春的年纪了。

我？我当然还是少女的年纪，是永远的少女哦，只要我想要就可以做到。

骑士长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像是听到了我刚才的心声而发出了嘲讽。

不好，这个笑容越看越像是嘲笑。

“虽然很失礼，但我能问一下你的真实年龄吗？”

“既然知道失礼就不要问啊，混蛋！”

“嗯，看来已经到了会在意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三十岁左右，或者更——”

“喂！先说好，我的年纪可比你小了不止一点！”

“那就肯定不只十六岁了，没错吧？”

“切！！！”

我用力地咋了一下舌以示不满。

“既然你的年纪比我小，那么就相信一下我作为大人的判断吧。”

喂，我们是同一代人好不好，别把我当成小孩子。

“哼！但论起带孩子的经验，你肯定不如我。”

哈——我这毫无用处的攀比心啊。

“哦？我可是照顾了公主殿下和我家那群小子们总共十年时间。”

“我可是十六年！”

就是这样，我可是承担了整整十六年我家那一位的教育工作，从出生一直到成年，所以在教育问题上我才更有发言权。

阿萨斯吃惊地又再次打量了我几眼。哼哼，没错你可以再吃惊一点哦。

“你真的没有三十岁吗？”

“别给我提年龄啊，混蛋！！！！”

这番话语的威力丝毫不亚于巡游者的审判长枪，都能给我带来巨量的精神伤害。

莉迪雅妹妹的一击姑且只是一瞬的疼痛，但骑士长你的这句话可是彻底摧毁了一颗少女的心。

“我看起来真的有三十岁吗？”

郁郁寡欢形容的估计就是现在的我吧。还没从刚才的打击中恢复的我现在连说话的力气也提不起来。

“不不不，单看你的外表还是很年轻的，可能真的会被人们误认为十六岁也说不定。”

骑士长，如果不会安慰女孩子的话还有不说话这一选择。

我现在的容貌可一直是维持在我十六岁的样子啊。还是你想说我的内在已经腐朽了？啊啊啊啊——

从没见过我如此状态的骑士长顿时陷入了反应不能的状态。是啊，这种状态下的我，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见。

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即使我能把容貌维持在以前的模样，我的心也已经不再年轻了。

但当这个现实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果然我还是接受不了。不要啊啊啊啊啊啊——

尽管我在心里如此大喊着，现实中的我也还是忘不了所谓正确的礼仪举止，只是双眼失神了少许，大概。

然后在意识到连发泄情感都被我完全隐藏起来，这正是我不再是懵懂少女的一大力证时，我又再度崩溃了。

我的青春，我失去的宝贵的青春，就这样再度结束了。

好不容易从宕机中重启的骑士长终于没有选择再在我的伤口上撒盐。这次他倒是机灵了许多，给我拿来了饮料和零食。

不错，为我逝去的青春干杯！

“但是啊，骑士长。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什么？”

“明明精灵即使到了一百岁两百岁也还是会被人们称作少女，人类的女性却只要过了二十岁就出局了。”

“没什么好奇怪的。精灵的寿命比我们长，发育速度又比我们慢，很正常。”

“而像艾丝提娅大人的那群眷属就更过分了，永恒的青春哎！不会变老又不会死去，这是什么便利的能力，简直就是犯规！”

“是吗，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阿尔萨斯卿好像是在敷衍我？不过无所谓啦——

“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是说在少女的定义里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心的年龄这一要素！”

“你看，只要长得好看哪怕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也会说成是成熟，人类就是一种看脸的生物，对吧对吧对吧对吧！”

“呃……”

“再说心的年龄根本就看不出来吧！”

“其实也有一种说法是人的外貌会根据本人的心境而产生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我是少女的外表所以也理所当然的有一颗少女的心了，干得漂亮，骑士长！”

“嗯，你打起精神来就好。”

但骑士长你的精神状态好像有点不好哦，昨天的你可是神采奕奕地拉着我聊了整整一天呢，到今天就无精打采怎么可以！

“没错，即使已经过了二十岁，我也依旧是少女！为了青春干杯！！青春万岁！！！”

我抢过骑士长手里的普拉果酒，先给骑士长斟了一杯，然后剩下的就都归我了。

“咕嘟咕嘟……”

“喂喂，这可是高浓度的果酒，哪有你这么喝的。”

“骑士长，我当年在王都那可是号称千杯不倒，全中央区的酒馆谁不知道我——真是太小瞧我啦！”

嘛，不过虽然“不倒”，但醉还是很容易醉的。

让我看看酒瓶上的标签，高级果酒……普拉果……酒精含量百分之六十……好像也不是很高嘛！

莫名的兴奋感涌然而出，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有了无穷无尽的活力。

好吧，我残存的理智告诉我，我确实已经醉了。酒精对于某些人，比如我来说也有魔力活性剂的作用，所以……

嗯，我身上的诅咒已经有要发作的迹象了，这就是自作自受吗，啊哈哈。

疯狂的交响乐在我的脑内永无止息地演奏着，绚丽的灯光闪耀在台前幕后，这正是名为命运的辉煌舞台！我所熟悉的每一个面孔都悉数登台，共同演出着名为“我”的话剧。

我期待着，恐惧着，只为等到那个人的到来——对了，就是为了再看你一眼，我才一次次放纵自己沉入幻觉。

就在诅咒侵蚀大脑所产生的幻象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就在我的眼前，我与她近在咫尺，却触不可及。

……

好久不见，这次我又准备了许多话想和你说，你愿意听吗？

你知道吗，奥尔斯特薇大人已经找到将你唤回这个世界的方法了，虽然很困难，但我会努力的。

你看到了吗，你所爱着的这个世界，现在是多么美丽。

对不起呐，我没能保护好你，只剩下我一个人真的好无聊呀。

你说，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吗，明天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

你对我说，不要沉沦。

是的，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但是……我真的…好想你……

……混乱之中，我凭借着仅存的理智，朝着自己的大脑放了一发特制的清醒魔法。一阵剧痛之后，脑内的杂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嗯，不愧是我，只消一瞬就把自己拉回了这苦涩的现实。

请把刚刚的一切都忘记吧，如果要嘲笑的话就随便。

理智回归，我抬起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头，然后惊讶地发现骑士长竟然一直

把心思放在窗外的风景上。

坐在您对面的这位可是差点酒后失态，您作为一个绅士怎么能不管不顾？

——所以能给颗解酒药吗？我忘带了。

不过我现在也没什么力气说话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先抑制住魔力的活化，为此就需要我一直藏在包裹底部的魔力抑制剂。

“零号，那是什么？”

“解酒药啦，解酒药。”

骑士长怀疑地盯着我手上的药剂——黑市私造，没有任何标签，看起来的确很可疑。但我也没精力再去解释，只希望我不会被当成滥用禁药的瘾君子。

然而让我头疼的事还在后面，我搜了搜行李，结果只剩下了两支魔力抑制剂。

为了以防万一，我行李里的抑制剂数量从来不会低于三支。但我已经很久没法补充库存了，有人监视着我认识的所有黑市渠道。

医院？你在开什么玩笑，拿这种药是需要身份证明的，不然我为什么会去黑市？

遗憾的是，抑制诅咒的办法就只有这么一种，即使再舍不得也要用。

我一口灌下药水，酸涩的味道瞬间在口腔中蔓延开来。即使是喝了这么长时间的我也依然觉得，这东西真的好难喝啊。

不过随着抑制剂的效果逐渐生效，我也总算是从醉意和诅咒的双重折磨中逃脱了。

“哈～～舒服舒服！”

骑士长白了我一眼，显然他并不是喜欢酗酒的那一类人，无法体会到从酒醉中清醒过来时的爽快感。

灰蒙蒙的天依然没有放晴的迹象，我和骑士长都担心能否在预定的时间抵达驿站。即使醉意没有完全消退，我也差不多能感觉到我们目前的速度不如昨日。

“骑士长，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下传送呢？我现在又不会逃跑。”

“零号，你知道超长距离传送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魔力吗！？”

嗯，光是预热启动就要比我们坐马车的魔力消耗要高，还不算辅助的人力物力。这些钱肯定是不能用公费报销的。

“不过骑士长你知道吗，其实在一些知名的‘自由市场’里也有着把人送到

目的地的传送业务哦？”

“自由市场——你是说……黑市？”

“哦哦——骑士长居然还懂得这些黑话，平常也有去逛逛吗？”

被我打趣之后，骑士长反而一脸光明磊落地表示自己从未去过黑市。不过黑市里的罪犯他倒是抓过不少。

虽说各国的情况不一，但黑市的确是罪犯大量聚集的地方，更不用说黑市交易本身就涵盖了诸多违法行为，逃税、走私和违禁品交易是最常见的罪名。

一直以来，没有合法身份的我都只能在黑市里筹钱。偶尔做做委托，偶尔也会变卖些身上的东西。但为了不暴露行踪，我常常是筹集到去下个地方的旅费之后就迅速离开，也因此攒不下多少钱。

至于我原本带出来的旅费，则都花在了用黑市传送逃跑上，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黑市里有长距离传送这件事。

当然，虽然这件事听起来感觉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想好像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各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有着不同数量的被废弃的长距离转移场，其中一些小型场完全可以在修复后继续使用。

不管你信不信，用黑市传送一次的价格竟然要远比正规的传送便宜。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传送的可靠性，引导设施能用就行，数据库用的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如果传送失败了，那就只能算你运气不好，钱一分不退。

不光如此，如果你在当地没有些“渠道”，那么各种的什么“安全费”“税费”“维护费”“建设费”等等等等都会被加到你的票价上，最后算下来的价格和正规的传送不相上下。自然，传送失败后这些钱也不会退。

除此之外，还有的地方会号称传送免费，然后让你自带传送用的魔力结晶。不出意外的，魔力结晶要去他们指定的地方去买。诸如此类的骗钱手段数不胜数。

这群家伙唯一还算有良心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忘记安装传送失败时用的阻断器。不然就凭他们那十分之一的故障率，隔几天就要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死亡事件。

我自认为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至今使用过十几次黑市的传送都没遇到过故障。所以如果骑士长愿意的话，我也不介意带他去“见见世面”。那边有人还欠我一次传送。

顺便，我也想再看看有没有地方卖魔力抑制剂，能忽悠骑士长替我去买就更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被追兵发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些奸商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

可惜了，正义的骑士长在思索片刻之后只告诉了我，未经许可运营长距离转移阵是重罪，如果发现了还请务必上报政府相关部门。

看来黑市在我和骑士长同行的这段时间里是与我无缘了。

不过等到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由利贝尔官方保证过的身份，我也就不用再去黑市把钱送给那些奸商了。

我会不会也能有一段能肆意挥洒钞票，出行全靠传送的奢侈旅行呢？这就全看之后的运气了。不过我相信凭我的本事，成为富翁只是时间问题。

好，就朝着我光明的未来，“咚咚”“锵锵”地快速前进吧！

注 1：普拉果

常青木类，茎干较高，果实呈椭圆形，中等大小，成熟后微甜，汁液中含有微量酒精，普拉果汁是常见的天然酒精饮品之一。

注 2：魔力抑制剂

限制类药物，可遏制人体内的魔力流动，抑制魔力的产生和吸收。常用于抑制魔力失控，或治疗相关魔力疾病。可口服、涂抹于皮肤或直接注射。过量使用可能导致魔力在体内凝结，死亡风险高，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374 年 7 月 22 日】

隔天的我又是活力满满。

啊哈，艳阳高照，空气也很新鲜。应该说不愧是森林之国吗，一出门树木与花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

被雨水冲刷过的这个世界在我的眼中焕然一新，而今天的我也是完美无瑕。

不开心的事就让它随雨水流去吧，我，堂堂登场！！

然而在我背后的骑士长却是深深地皱着眉头，哎呀，总感觉有一朵乌云飘了过来。

“零号，为什么餐厅的服务生会把我当成你的监护人，你昨天晚上都干了什么？”

骑士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从我身后走来。讨厌啦，我才不是什么不听话的小孩子。

“总感觉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不过算了……等等，零号你是不是变小了？！”

“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骑士长怀里正抱着两瓶艾尔酒，就是我昨天晚上想点却被拒绝了的那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是骑士长，GoodJob！

我无比流利自然地从骑士长怀里拿了一瓶到自己手上，又从包裹里找出了我的专用开瓶器，不仅是特别订制的独一无二的粉红色还刻有我当年使用的纹章。

顺带一提艾尔酒的酒精含量只有百分之六，是完全可以在早餐之后喝的（并不能）。

虽然一位抱着酒瓶拿着开瓶器的幼女在世人眼中或许有些堕落，但我实际已经成年了所以完全没问题。

“不，虽然我很想相信这是幻觉，但你真的比昨天小了很多。还有这身衣服也是，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衣服啊，平时没机会穿而已。”

“砰！”真是美妙的声音。

我把还带着软木塞的开瓶器扔回了收纳空间，不得不说这可真是个便利的魔

法，即使要不停地消耗魔力也无法阻挡它的魅力。身为旅人的我已经离开不了收纳魔法了。

昨夜我在餐厅大肆购买的昂贵餐点也是，在保鲜魔法与收纳魔法的双重加持下，无论何时都是热腾腾的可供享用的最完美状态。

啊，感谢魔法，感谢诸神！

我迈着自创的舞步翩翩登上了马车。每一次我都好想要称赞一下这节车厢的设计师，专门设置的冷藏柜真的是我的天堂。

当然了，也要感谢一下这辆马车的主人，骑士长阁下，毕竟这里面的酒都是他的。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就决定是你了——！”

我抱着冰凉凉的酒瓶一跃跳到了座位上，极乐啊极乐～～

“喂，零号，你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有多糟糕吗，无论你用了什么障眼法，赶快给我变回去！”

好吧，想想也是。我本人只是一位芳龄十四，有些成熟但从外表来看却也绝对不可能超过十六岁，体型娇小柔弱无力楚楚可怜身着浅粉可爱软蓬蓬莲叶蕾丝连衣裙礼裙不仅如此还有着富家千金大概如此人设的未成年超绝美丽华丽可爱青春活力美少女，不能喝酒是理所应当的。

一直唠叨个不停的骑士长真是麻烦，果然上了年纪的人就会这样吗，真是同情莉娜小公主。只是看样子，如果我不恢复成昨天的模样，骑士长是不打算走了。

好吧好吧，算你赢了。我白了骑士长一眼后，用手摆出了“请移步”的手势。

结果骑士长却一脸困惑地依旧坐在原位上不动。

“真是迟钝啊——”

骑士长你连手势都看不懂了吗？你好歹也是有家室的人，不至于这么不解风情吧。

“骑士长，您难道想要偷窥淑女的更衣——哦，不好意思，是光明正大地看吗？”

“哎？”

我没有再管骑士长到底有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把他推了出去。就像鸠占鹊巢

一样，现在车厢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认知阻碍发动，无光，暮色]

即使没有人会偷窥，但在更衣时使用认知阻碍依然是淑女的一项必修课。

在马车里更衣即使对我来说也是极为难得的体验。为了安全，我从来在马车上都是和衣而眠，大部分时候也会身着轻甲，这也是军队在行军时普遍的要求，以确保部队可以随时投入作战，防备偷袭。

今天我则必须连内衣也一并更换。否则等我的身体长大之后这些衣服恐怕会被撑坏。

因为没有在衣服上节省的必要，我所有的衣物都是依照当时的体形贴身定制。而且也由于所谓流行元素的原因，几乎没有哪件衣服可以宽松到足够我发育成长。以前从不觉得有什么，但现在我确实感觉到了麻烦。

就这样，在黑暗与噪声包裹住车厢约十分钟之后，我穿着原本的褐色连帽斗篷出来了。

“虽然不知道你心里面都在想些什么，但我的更衣速度已经是女性里最快的了，不要抱怨。”

女性的礼服可比你们男性的服装复杂了不知道多少倍，放在平常都是需要佣人协助的，十分钟已经很好了——如果不是我足够天生丽质不用化妆的话，你们至少还要再等十分钟才行。

呃，不过我其实还是稍~微打扮了一下，应该没问题吧。女孩子果然还是离不开对更美的追求。

在我不断的催促后，一脸难以置信的骑士长也终于命令马车启动。

刚一上车，骑士长就问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零号，你刚刚难道是在换衣服？”

这次轮到我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了。

这种问题是想让我怎么回答，难不成我是在里面吃早餐吗？

我拿出刚刚换下的礼服，只露出一角在他面前晃了晃作为回答。真是的，难道骑士长你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骑士长急忙澄清：“难道说你刚刚的那副模样不是伪装，而是真的缩小了！”

谁知道，说不定这是女神的奇迹呢。

“说起来你的外表确实与年龄不大相符……但是为什么没有维持魔法时的魔力波动……”

骑士长一脸无法理解地就那样坐在对面一个人嘀嘀咕咕自言自语个不停。我突然感觉这个人说不定有点死脑筋，在这样一个魔法昌盛的世界，对于任何无法理解的现象就用“这就是这样的魔法”一笔带过就好了，干嘛非要想清楚原理。每时每刻这个世界上都会有全新的魔法诞生，我们是不可能全部了解的。

再者说，返老还童的魔法又不是不存在，应该不至于这么让人想不通吧。

而且你再想也不可能知道的，骑士长。这可是少女的秘密。

马车继续在盖尔平原宽敞的大道上疾驰，路上的各式交通工具也开始慢慢增加。我们不得不降低速度以防止意外。

终于，在正午钟声响起的同时，“第一防线”高耸入云的城墙出现在了遥远视界的彼端。

在那道左右都看不到尽头的伟大造物之后，就是利贝尔王国的核心地区——奇尔维斯。

真挚的祈祷献予诸神！！！也为繁星之艾丝提娅大人献上感谢！！！

于是时隔多年，我再度造访了这座大陆西南最为繁华的地区。幸运的是，这次的来访终于不再有战火飘摇。

让我来形容一下利贝尔的王都吧。用最为简洁的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是一座与自然共生且坚无可摧的城市。

王都奇尔维斯城坐落于盖尔平原的东北尽头，其背后便是传说中精灵文明的发源地——精灵山脉。长达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的宏伟弧形城墙与山脉共同构成了中央地区坚不可摧的第一防线。

城墙主体宽九百米，海拔三千五百米（盖尔平原平均海拔为二百一十五米），采用星钢为骨架、艾登矿石主要材料建造，以保证其不会因为自重而坍塌，也同时保证了强度与耐久。半圆形棱堡每隔三千米设立一处，半径七百五十米，墙壁厚一百五十米，高度与城墙等同，内部每隔五十米高度设置一层多功能平台，供指挥官进行调度与指挥。

而在第一防线之后，即是由各要塞都市组成的屏卫线。这些都市星落散布于平原的各处，充当战时的交通枢纽与指挥枢纽。

第一防线的设计不仅是军事领域中的模范案例，也是建筑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创造。不使用任何包含魔力的素材，仅依靠其自身的质量与体积便拥有了无比的防御力，这一创造为后世的战争艺术带来了非凡的影响与改变。几乎每一个军事迷都有着要到此一游的愿望，他们是继水之女神的信徒以外前来奇尔维斯的第二大旅行团体。

在一款风靡人类社会的策略类战旗中，利贝尔王国的第一防线被设置为了不可摧毁，只能强行突破或者通过计谋攻略。客观来讲，这也有一定道理，毕竟为了破坏这样一座庞然巨物的“统一体系”防御所要花费的资源是任何一个领军者都无法接受的。

不过考虑到科学技术随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第一防线或许也不再是牢不可破。天灾战争时期，密尔斯学院曾在龙之谷使用过一种威力强大的集束炮。虽然在使用过一次之后就因为其核心过于强大的能量而自我溶解，但那一击却实实在在地穿透了两只陨铁级天灾的护甲与核心。

仅从威力来看，那门集束炮也能轻易穿透被切割出“统一体系”之后第一防线的城墙。“统一体系”的弱点就在于此，除非整体重构，否则城墙被彻底穿透后留下的空洞即使修复后也无法被纳入“统一体系”的防御，也就是永远的损伤。

除此之外，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的大魔法师可以使用，但有效射程五百公里以上的炮击魔法也是存在的。由此，进攻方可以绕过第一防线的阻碍，直接由外部轰炸奇尔维斯地区。

第一防线的守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遗憾的是第一防线的防空能力并不出彩，即使做好准备也无法完全拦截这些由不知何处突然发起的袭击。也因此，如果不考虑飞行器的生还率，也可以派遣大批飞行部队携带燃烧弹对中央地区实施覆盖式轰炸。

尽管普通的燃烧弹无法突破各主要城市的魔力屏障，但这对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七十八的中央地区来说也将是致命的打击。生态系统的崩溃对于崇敬自然的利贝尔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将社会与心理层面对他们造成打击，以确保我方的优势。

啊，可不要说我残忍什么的哦，普通的价值观只能适用于普通的战争，等到连盖尔平原也成为战场的时候，全新的伦理观必然会取代旧有的道德，就像天灾

战争时期那样。而且正因为是在模拟战争中所以才更要全力以赴、不择手段。

就好比皇家学院里的那句名言，“让胆小鬼去做预案，让疯子去执行。”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思考着该如何攻克利贝尔第一防线的时候，我的视野内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我条件反射地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很快我就反应过来，这是进入中央地区前必须的一道安检程序。主要目的是防疫与防止外来生物入侵。不出预料很快就能结束。

果不其然，大约只过了半分钟，我们便穿过了第一防线的城门，回到了阳光下。

骑士长在一旁向我说明：“安检过程中必须施加黑暗结界也是有为了保密的原因在。城门内部的构造往往都是机密。”

这我可以理解。城门是一道城墙最为薄弱的部分，出于日常使用的需要，它不会被包含在城墙铸造的统一体系中，只能依托自身的防御力进行防御。尽管战时在其上施加的防护与屏障往往也是最多的，可一旦魔法阵被破解，攻城方就有了无数的手段突破守城方的防御。

被摧毁的城门将成为进攻方规避干扰的绝佳基点，经由城门建设的转移通路将让城墙上守军的一切防御手段形同虚设。所以城门上的魔法阵才会是重中之重的机密，哪怕是骑士长这样地位的人也无从知晓。

“轰——”

简陋的隔音结界在巨型起重机的轰鸣声面前直接失去了效用。这真是让人忧郁的声音，仿佛五脏六腑都要被震成碎片。不对，应该是一摊浆糊才对。被声波攻击致死的人体大多都是那种状态，想想就让人不舒服。

借由骑士长的特权，我们得以转乘魔导列车前往王都。这种转瞬就能吃掉一箱魔力结晶的怪物基本只有战时才会使用，我们这次是搭上了军备物资的便车，所以才会和一堆箱子一起——当然是没有给人准备的地方了，除非人也能和物资一样装进箱子里。一节车厢至少要负载 50 吨货物在魔力层面上才不算亏本。

于是理所当然的，给人乘坐的专用客梯也就不存在了，只能用这座和城墙同等规格的起重机让它把我们装进眼前的大铁箱子里。一千五百米高的起重机和不到三米的马车厢，这种超现实的景象就这么诞生了。

“为什么列车的车站要设在那么高的地方啊！”

被起重机的噪声折磨得烦躁不堪的我忍不住怒吼起来。

“毕竟从上往下运物资要比从下往上运容易得多！”

为了让对方能听见自己说了什么，我们接下来的对话都是以吼的形式进行的。早知道就多学几个声音系的魔法了，我后悔不迭。

“那我们怎么不从墙内走！”

“那可是军事禁区，你想再进一次监狱吗！？”

切！城墙内部的构造我早就知道的一清二楚了，让我进去也无妨吧——虽然我这么想，但要是说出来感觉会很麻烦，这里就乖乖地闭嘴吧。

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这辆马车也能和我们一起乘坐这辆列车，不然我们之后就只能坐在箱子上聊天了。

我趴在窗户上，看着周围的景色缓缓下落。因为升降的过程过于平稳，我几乎忘记了脚下就是近一千米的高空。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时，即使我并不恐高也不禁忧虑起了吊索的可靠性。

不过这当然是杞人忧天。今天的天气晴朗湿润且无风，是最佳的观景体验时间，千米级的观景电梯体验可不是随时都有的。

于是俯视大地，远方的小镇此时如同孩子们的积木王国般小巧，人和动物则几乎从视野中隐去。我已经分不清哪里的建筑是在哪里了，但刚刚经过的城门我却能很好的分辨出来。

不是由于城门的体积庞大，而是因为一条几百米宽，可供至少五十辆货运马车并排行驶的驰道直连着城门与王都，即使升上一千米的高空也能清楚地分辨出来。

驰道系统的起点是第一防线的各处城门，终点则是王都。途中连接各大都市与要塞，既是第一防线难攻不落的保障，亦是整片中央地区的交通命脉。我们之后要乘坐的魔导列车就是在这些驰道的特化路面上行驶。

有点担心会不会撞到人啊，如果是人被魔导列车撞上的话，恐怕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有就当场毙命了。

所以，或许给列车挖一条专用隧道会比较好。明明是这样一个大物，行驶起来却只比马车的声音大一点，根本就不给人反应的时间嘛。

“骑士长，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开掘一条列车专用的隧道？这样应该更能提高列车运行的效率才对。”

毕竟就如上文所说，一次急停就要多消耗十箱的魔力结晶外加至少三十分钟的重启动时间，那么综合来看果然还是挖隧道更好。

骑士长似乎也很清楚其中的利弊，不过看他的表情我就能猜到他要说什么了。

“魔导列车在非战时并不常用，战时则可以通过军事禁令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如果要开掘隧道成本太高，回收利益的时间又太长。如果算上隧道的维护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但你们本来就在维护那些特化路面吧？把那一块费用移出来做隧道的维护费就好了。”

“即便如此，大臣们也不会同意的。”

唉，魔导列车明明是那么浪漫的一种东西，现实却那么残酷。学者们再加把劲啊，只要列车的能源消耗能降低到现在的十分之一，这就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交通革命了。「文明史册」里也一定会给你们留下一席之地的，加油啊！

那么继续来欣赏吧，这难得的美景。远方，连绵的雪山在光之女神的微笑下显得分外夺目，那就是冰雪女神无数的后花园之一，传说中的雪色千叶花说不定就生长在那里。如果高度再高一些，或许我们还能看到冰雪女神的姊妹，水之女神所孕育的艾希泽尔之源。

艾希泽尔河不仅是水之女神信徒心目中的“圣河”，亦是利贝尔人的母亲河。利贝尔大森林便是经过了艾希泽尔河的滋养才得以繁盛，水之女神又是森林女神的姐姐。可以说艾希泽尔河在利贝尔人心中是与利贝尔大森林同等尊贵的存在。

王都奇尔维斯的选址便是基于“最靠近利贝尔大森林与艾希泽尔之源的地方”这一标准决定的。此后中央地区几乎所有的村庄、小镇、城市都依附于艾希泽尔河建立，第一防线的每一道城门也都代表着艾希泽尔河的一条支流，倒不如说城门本身就是河道之上建立的。

我伸出手来，云彩仿佛触手可及。记得之前赤霞仙曾心血来潮宴请过一次云霞宴，真是很奇妙的滋味，难以用语言形容。不过那是需要将云的概念具现化之后才能品尝的美食，单由水分子组成的普通云估计就只是水的滋味。

唔，云里的水会不会比普通的水更好喝呢？或许之后可以试试。

这样的经历实在是少有，几乎可以使我忘却旁边刺耳的噪音。

“车上似乎还有通讯用的魔导具来着。”

“当——”

“已抵达四十九号魔导列车站，当前海拔为一千二百五十米，魔导列车即将进站，请所有人员注意规避，远离轨道。重复，魔导列车即将进站……”

轰鸣声戛然而止，然后骑士长的小声低语就这么传进了我的耳朵。

“通讯用魔导具应该会有专门的隔音魔法吧？”

我猛地转回头来，“难以置信，你干嘛不早点拿出来！”

难道这将近十分钟的噪音酷刑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吗？！即使是多了一层低级的术式应该也能把噪音的分贝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才对，这是说我白白挨了十分钟的折磨吗！

难以置信，不可原谅！

正当我打算胡乱朝着空气中并不存在的敌人发泄我的怒火时，忽然间，我感觉自己刚刚似乎也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

我翻了翻随身携带的包裹，又在收纳空间里搜查了好一会儿之后，一本《高阶魔法全书》出现在了我的手上。顺带一提，隔音类魔法是在第 487 页到第 495 页。

骑士长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着无语的表情静静地看着我。

嗯，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

我把视线移开，等待着室内的小型机械把我们连同马车一起装进了列车的车厢。负责操作的年轻士兵还贴心地给我们做了多层加固。真的是非常感谢。

魔导列车在运行过程中虽然不会有什么颠簸，但偶尔也会有障碍物阻碍通行迫使列车紧急制动的情况。如果这时不做好加固，惯性定律就会把我们和马车一起以三十米每秒的速度甩到列车壁上，后果可想而知。

然后看着很明显是原装而不是加装的马车安全带，我不禁如此想到：“有钱就是好啊。”

不妙，一不小心说出口了。但这种程度的讽刺骑士长应该不会在意吧——很好，他并没有在意。

重新回到对奇尔维斯城的介绍上来。和奇尔维斯地区或称中央地区辽阔的面

积相比，利贝尔王国的王都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奇尔维斯并不能被归入到大型城市的行列。利贝尔人将王都限制为仅王宫与中央政府的驻地，而将经济、科技与军事等其他职能分散给了中央地区的其他核心城市。这也导致奇尔维斯的城区规模仅有一个中小型城市大小。

从地图上来看，奇尔维斯城位于中央地区的腹地，著名的艾希泽尔大瀑布就位于王都的东北方向。因为任何生物包括人类都无法靠近艾希泽尔之源，于是由艾希泽尔之源形成的艾希泽尔大瀑布就成为了所谓的“水之圣地”。每年前来参拜的信徒与旅客络绎不绝，这也直接导致了奇尔维斯地区的旅游业与服务业的高度发达。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抛去了“水之圣地”这一名号，艾希泽尔大瀑布的非凡与壮丽也是世间难得。黄昏晚霞，穿云而过的“天之水”更是足以成为普通人心目中一生不可磨灭的瑰丽。

——嗯，宣传语就说到这里吧。无论如何，在世人眼中艾希泽尔之源无法接近的传闻似乎已成为了事实。

没错，“传闻”。也就是说，艾希泽尔之源并非不可抵达，只是抵达的方法一直以来只有利贝尔王国的国王与其他少数几人知晓。

具体的方法我自然不能在这里过多透露，就只留下我曾写在日记里的一段经历作为记录。

“……持续多日的冗长会议终于来到了尾声，只等各国政府的最终确认，即可[空白]。午后，我收到了某人的邀请前往观赏云海，不过我明白这只是伪装而已。”

“[空白]”

“……我们沿着河岸前行，周围并无异样。但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在我们周身的魔力由森之魔力转化为水之魔力的同时，我们踏入了一片纯白的世界——那是最为纯净的雾，不容任何杂质的存在。”

“空气中近乎饱和的水汽最初令人稍感不适，但很快便转化为涤净全身的神圣感。无论是虫鸣，还是鸟啼，都通通消失不见，耳畔仅回响着流水的潺潺与我们二人的脚步声。”

“十分不可思议的，我们愈是靠近瀑布，视野就愈是清晰。某人告诉我，这是我们被水之女神接受的证明。即使是在众多的神明中，水之女神也是最为包容与宽容的存在。”

“水为何是生命的摇篮？因为世界由诸神创造而由水之女神孕育。水是女神的化身，是女神意志的体现，因此水会守护世界泱泱万事万物，生命的奇迹就此诞生。”

“瀑布落水之音，即是生命最初的律动。”

.....

我回想着瀑布自云海之间涌现的奇景，又再次陷入到初遇女神的感动之中——但说到这里，我又不禁要吐槽一下，相较于水之女神的大度，光之女神您是不是也太小心眼了一点。就只是一盏星灯而已，至于要专门定一条禁止我进入神域的规则么。还是说，因为水之女神对我很亲切让你嫉妒了？

哎呀呀，这样可不行。在人类的世界里，爱而不得可是很常见的。要是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可是会迎来不幸的。

况且水之女神又不是只对我一个人亲切，她对所有神都很——啊，难道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类所以就把怨气都发在我身上了？！真是心胸狭隘啊，女神大人。

而且明明心胸狭隘，胸部却还那么美型，真是狡猾啊，女神大人。

“你有在听吗，零号！”

然后虽然不知道骑士长从刚刚开始都在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但还是继续华丽地无视下去好了。

“啊呜～～好痛呜——！！！”

再也忍不下去的骑士长选择了直接来掐我的脸颊，力度之大让我不禁怀疑他是不是伪装在谦谦君子表面下的暴力男。

“那么，你能再重复一遍吗，刚刚有些细节我没有听清。”

我优雅地将我耳旁那一缕柔顺的长发撩到了脑后，装出一副“我在听”的样子。基本上九成以上的陌生人都会被我的这一招骗过去，可谓无往不利。

“什么没有听清，你明明从刚才开始就一个字都没在听。”

嗯哼，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招会在已经了解我本性的人面前失效，真是遗憾。

“啊——，你这家伙真的是！！！”

明明骑士长初见时还总是板着脸，现在却变得如此开朗，难道说这都是因为我？——诶嘿嘿，这么夸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听好了，马上就要成为公主的贵宾的你必须要有着与之相称的举止才行。首先是问候语，你先给我说一遍。”

果然还是要有这一套吗，本来想着是私下会面所以就不用了的说。

我清了清嗓子，把已经沉积在脑海深处的那套宫廷礼仪又重新翻找了出来。类比之前见过的富家千金，当下的审美应该依然受到战争时期的影响，喜欢刚柔并济的女性。

我微微颌首：“在光之女神的见证下，幸得与您相见。莉娜公主殿下，久疏问候，我是来自无名之地的一位旅人，感谢您今日的邀请。虽言神意不以人心所移，我仍衷心祝愿森林女神之恩佑与公主殿下常在。”

很好，气势也有，优雅也有，句子也挑不出问题，简直完美。

“咳咳！”

骑士长重重地咳嗽了两声，显然没有预料到我能真的模仿出贵族的姿态。怎么样啊，骑士长，这样就能算我通过了吧？

“嗯，表现的还不错。只是有一点，你和公主殿下应该是初次见面才对，不能用‘久疏问候’。而且等我们抵达王宫时应该已经日落了，要把‘光之女神’改为‘暗之女神’，千万别忘了。”

就像是在教育小孩子一样，骑士长又一一对我的礼仪举止发表了一番点评，总而言之算是合格了。

“说真的，如果不是我提前见过你，说不定还真会把您误以为是哪国的公主殿下。你到底是从哪儿学会的这一套？”

我轻勾起嘴角坏笑了一下：“这就是所谓淑女的秘密。”

“很遗憾，我在您身上看不到丝毫淑女的影子。”

“欸——，这样啊——”

先说好，我可是一点都没有觉得不甘心哦？只是我在想，“淑女”究竟是如何定义的呢？

是要熟习宫廷礼仪，还是拥有高超的美学造诣，是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还是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

要是因为一些古板教条就被随意否定，让那些努力勤奋的少年少女们的梦想破灭了怎么办？比如说我刚刚就被你残忍地直接否决了耶。

你能负得起破坏孩子们梦想的责任吗，骑士长。你听你听，我的少女心都在哭泣了。

还有不要再跟我唠叨那些宫廷礼仪了，真的好无趣啊。

显而易见，骑士长并没有听到我的心声。比起“为什么眼前这个家伙会一脸不爽地看着自己”，“优先让这家伙掌握常识”才是骑士长心目中的重中之重。

果然，君主制的国家就会有如此种种不便。相较王宫，我还是更喜欢没有繁文缛节的平民区，毕竟我可是自由翱翔于天际的狂放不羁美少女！

但即使是美少女也不能就穿着这身旧斗篷去面见公主。于是我们说好会用王宫的经费给我添置一套当下时令的礼服和首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却也并不排斥宫廷礼仪的原因，赚到了！

注 1：艾尔酒

该品牌起源于艾尔地区，最早的工业制酒，首次实现了制酒工业的全机械化、全自动化，凭借优秀的品质与低廉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垄断近半酒类市场。

注 2：“统一体系”

全称“以协调防御为目的的统一魔法铸造体系”，作用于该魔法的所有物体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共享平衡后的特性、防御、耐久。魔法一经生效该物体集合便不可更改。

注 3：星钢

由陨铁纯化锻造而成，大幅提高了魔力传导率与硬度，但延展性略有下降。普遍作为高级武器与防具的材料。

注 4：雪色千叶花

传说中的植物，通体雪白，一说是千叶花受冰雪神力影响而产生的突变种，

一说是由冰雪神创造的花形圣物。文献记载，雪色千叶花可赋予使用者仅限一次的操控冰雪的能力，并大幅提升使用者对冰雪类魔法的适性。此外，取其花瓣融入其他物品即可赋予物体寒冷特性，人体服用后还可减缓衰老（一说可返老还童）。

千叶花：一年生，多生长于常年冰雪覆盖的寒冷地区，茎部约十五至二十厘米长，无叶，花瓣呈针状，野生种颜色多为浅绿色、浅蓝色、浅红色。

注 5：云海、天之水、艾希泽尔之源

水之女神的住所。

注 6：天灾分级

末日级——暗星级/冷月级——守卫级/阳炎级/“暮色”（特殊个体）——陨铁级/暴风级/雾级——精英——普通

思维结构：末日级（主脑）——暗星级/冷月级/“暮色”（思维中枢）——次级中枢——个体

EX. 晚宴

“三年前，为了分散第一防线受到的攻击，也是为了保护聚集在第一防线的大量难民，国王选择将天灾引到森林中心，大陆西南部的决战就是在那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

在王宫举行的晚宴计划会持续到午夜——不要想多了，这不是给我的欢迎会。今天正好有外国使节的来访，我就是打着随行商队的名义才混进来的。看来即使是公主也没有权利随便让人出入王宫——但她又能随意使唤王宫的内务官和护卫——真让人搞不懂。

随便和上来搭讪的贵族子弟们应付几句之后，我发现还是待在骑士长身边才是最安心。主要的原因是我也已经很累了。我们两个正是这里少有的异类。为了让融不入气氛的我们两个不再显得那么突兀，骑士长给我讲起了三年前的利贝尔森林一战。

“我从小就跟在塔鲁克国王身边，所以我能理解他的做法。尽管破坏森林对于利贝尔人是最大的禁忌，但我和塔鲁克依然认为人的生命更为宝贵，因此我不会说塔鲁克所做的一切是错的。”

看起来是民间的一些杂音让宫廷上下有些动荡不安，“是否要让破坏森林的罪人之女继承王位”，现在有着这样的声音。为此一直忧心忡忡的骑士长于是也想要听听我这个外人的看法。

虽然吧，我觉得既然前代国王已经在战争中死掉了，那么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就好了啊，利贝尔人对森林还真是热情啊——但那些反对的人干嘛不在三年前就抗议？

“莫非，有人想要借此篡夺王位。”

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暗夜王国，但推翻公主对艾丝提娅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再怎么讲，利贝尔王国和暗夜王国也是持续了几百年的坚定同盟（在大部分时候，笑）。况且如此拙劣的手段也不像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你猜的不错，这样的舆论在这种时机出现，背后肯定有人在动手脚。零号，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在絮絮念了好几分钟前代国王的好话后，骑士长终于进入了正题。话说骑士

长您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既不是万国新闻的外聘记者，更不是什么地下组织的关系人。去找舆论背后的幕后主使什么的，这我实在不会啊。

不过，一路上骑士长毕竟帮了我不少忙，现在只是打听点情报我还是没问题的。

我环视了宴会厅一圈，现在在这里的都是这个国家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如果说莉娜公主真的失去了继承权，最大的得利者恐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比方说那边那个长的还可以，大脑却小得不可见的贵族公子哥。他只要是个容貌不错的姑娘都要端出架子去骚扰一下，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不是进了发情期或者是被生殖器取代了大脑。

他的父母，据他自己所说是财政部的高层官员。因为与现任财政大臣夺权落败所以一直得不到晋升的机会，大概有十五年了？

这个只会发情的家伙还真是什么情报都往外说，难道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吗？

利贝尔王国虽然也推进过废除贵族世袭制的改革，但由于当年的国王并不愿对皇亲国戚出手，加之对普通贵族的改革也不彻底，所以现在这种纨绔子弟依旧比比皆是。好在他们只是挂了个贵族的名号，具体的官员任命依然采用世界通用的选拔标准。

也是，暗夜王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就在旁边，如果国王不想迎来破灭结局的话就必须一直做出正确的决定。

“现任王国大臣基本都是莉娜公主的支持者，如果王位更迭的话势必会迎来一轮权力的大洗牌。那么这些反对派一定会为此竭尽全力让莉娜公主下台，这是最为危险的情况。”

说着说着，骑士长的表情愈发严肃了起来。虽然无论国王是谁骑士团长都不会受到影响，但公主毕竟是由曾经的好友亲手托付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感情让他无法轻易地舍弃公主殿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国骑士团毕竟是直接效忠于国家的特殊群体，无论在任何场景下都必须保持中立。骑士长即使想要保护莉娜公主也只能在私下从事一些活动。

“让我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吧。”

我接过骑士长递来的长长一张与会名单，随即解除了施加的隐蔽魔法，重新

应付起了源源不绝的舞伴邀约。在那之前骑士长早就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为求清净，我也只能去找一位舞伴。最好是那种比较清爽的帅哥，或者可爱的少年少女，当然也要是能获得情报的高价值目标。

我在大厅一角突然注意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那不是我在驿站里遇到的美丽小姐和她的护卫吗？

为防止你们忘记，我再提醒一下，那名少女就是曾经被我在驿站当作人质的女孩子。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接受了我的道歉。

话说，难道这就是命运的指引？

我悄悄地从背后靠近了正在休息区的两人，随行的护卫就站在一旁，很明显注意到了我。但不知为何他这次却一脸别扭地转过头去装作没看到的样子。

这样正好，既然你不阻止我的话，我就要随意发挥了。

“这位美丽的小姐，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夜之公主的华祭上，为何要在此独自与孤独相伴？”

“不好意思，我的光之神就在这里。”

明明声音很可爱，说起话来还真是毫不客气。

“可是据我所知，小姐您似乎还未曾与人共舞。莫非，你的那位光之神就是我吗？”

她连头也不回，直接挥手让护卫上前。

看样子，玩笑开到这里就好了。随行的那位男性已经在让我收敛一点了。于是我恢复了本音，打算用原本的声音表明身份与来意。

很可惜的，虽然现在才发现，但我注意到了她白皙的后颈，真的非常美丽，好想摸摸看。

然而就是这一瞬的犹豫，让她误以为我还要继续纠缠。

“变态！”

看来我骚扰少女的罪名怕是一时洗不清了。

接下来，只见眼前的少女突然化作一团水雾，然后一击水魔法以肉眼难识的速度朝着我飞来。尽管这并不能给人体带来什么伤害，但要是被打湿了衣服就只能从宴会中灰溜溜地退场了——更何况这还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新礼服。

俗话说化解一个魔法总比无谋地挡住它要好，我计算好时机，逐步向水球内注入魔力，使其在碰到我的礼服之前便消散殆尽。

真是好险，她的动作和技术完全不像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反而像是一个老练的魔法使。如果有着这样一身本事的话，她只带一名护卫出门确实就合情合理了。

“嘿呀！”

我抓住已经消失了的“水球”，那正是少女刚刚挥出的拳头。看来她不止想要骚扰她的人变成落汤鸡，更想要实实在在地打我一拳。

紧接着，一道闪光从她的手中爆发。由于我的掉以轻心，在我注意到闪光出现的时候，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通常是在你死我活的战斗时才会使用的手段，我还以为她不会动用这么大的威力的魔法——虽然罪魁祸首是我就是了。

不过这种做法值得肯定，为了保护自己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只是，在我迟疑的过程中，能够后发制人的手段几乎已经没有了。

“先手者胜”是上策，“后发制人”是下策，没能想到魔力爆发这一招的我现在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用更为强大的魔力淹没对方的魔力。

事后再回想起来，其实我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比如直接接下她的那一招，大不了就是礼服不能穿了而已。只是那时的我或许依旧是本能占据了上风，下意识地选择了不让自己受伤的手段。

在两股强大的魔力交锋之后，整个宴会厅都陷入了寂静。

“魔力音爆”，是常见于魔法使战斗中的一种现象。在双方大量魔力的直接碰撞下，以碰撞点为中心会产生一片短暂微小的真空域，魔力波在其中叠加、共振，并随后于真空域再度爆发。

而如果可作用于空气类型的魔力波过于强大，那么常规意义上的音爆也会随之产生，人们会听到一次或多次的爆炸声，这也是“魔力音爆”一词的来源。

但是无论是“音爆”还是“魔力音爆”，这都不是应该在宴会中出现的東西。

伴随着狂风、巨响与魔力冲击，转眼间休息区便只剩下了一地狼藉。

好吧，看来我又要被卫兵带去问话了，希望骑士长能尽快把我救出来。

“慢着。”

正当我心想着，“幸好这是在休息区还可以再来一发时”，被我骚扰（暂定）

的少女发话了。虽然我起初是想来搭讪的，但这种时候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再去说我们两个认识——等等，我一开始是想来干什么的来着？不是来道歉和打听情报的吗！

我惊觉自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忘记了自己的本意，这实在不像是平时的我。

那个，我平日里其实是一个更正经一点的人哦，真的！只是这位小姐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我才一不小心没忍住……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份解释实在是过于苍白无力。

“这是我们海伦娜商会的内部事务，不需要你们插手。”

但是啊，这位海伦娜商会的小姐，虽然很感谢你的袒护，但别忘了你也是要接受询问的一方，再者说这里还是王宫，肯定不能就这么简单了事。

我、海伦娜商会的小姐还有她的护卫，我们三人就这样被“请”到了外面的庭院。里面的混乱刚刚平息，接下来宴会还要继续。

“希望这一点小插曲不会影响莉娜殿下的心情，你说是吧？”

“在那之前你是不是应该说明一下你是怎么混进王宫的，不知名的‘绑架犯’小姐？”

在骑士和卫兵对我们进行身份查证的时候，我和少女终于搭上了话。

“说起来，之前在驿站的时候真是不好意思啊，那时我也是形势所迫，绝对没有想伤害你的意思哦！”

“你总是这么自说自话的吗，还只是单纯的不听人说话。”

“我觉得这两个说得是同一件事哦。”

“看来你是只听自己想听的话了。”

“谢谢夸奖。”

我拿出自己无往不利的必杀微笑，用着十二万分的温柔再次诉说着我的歉意。虽然这招在以前总是百试百灵，但对她好像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油嘴滑舌的家伙。”

这就是她在听完之后对我的评价，看来至少她是听进去了一点。

正当我准备继续再接再厉的时候，她却冷不丁地打断了我的话。

“不说那些，我现在只想问你，为什么你在驿站里选择绑架的是我，我很明

显要比周围的人要强吧？”

“嗯……”我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在当时的情况下，驿站里最强的两人确实是她和她的护卫没错，但绑架仅需要控制住对方就可以了。我不觉得以她的实力能挣脱我的束缚。即使她很强，仅凭一个人也是没有办法的——当然要是两个人一起那就说不定了。所以这么做依旧是有风险的。

那么为什么我在当时下意识地选择了她呢？除了她离我比较近这一点以外，果然最重要的还是所谓的“感觉”。

“当然是因为，你是所有人当中最可爱的那一个啊。”我不假思索的得到了答案。

啊，她脸红了！

原来比起那些花哨的套路，直接出击对她才更有效。情报到手！

“真的么？”

“真的真的！”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但她整个人的感觉好像都软下来了，没有了之前的锐气——这个变化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总感觉现在的她和之前与我战斗的时候好像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说魔力——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也在哪里有点不一样了。

“你没有骗我？”

“真的，你就是最可爱的那一个！”

再怎么说我也不想去绑架一位大叔，要选人质的话果然还是可爱的女孩子最好，就是这样。而至于是不是最可爱的那个，反正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人的脸，我的良心肯定不会痛。

恰好此时，前去确认身份的文官回来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临时通行证好像被换成了金闪闪的永久通行证。我看了一眼身旁的少女，她却佯装不知。

好吧，看来这次我欠了个大人情。

在传达了我们可以回到宴会的消息后，文官便离场了。虽然不知道海伦娜商会的小姐之后打算怎么办，今天我就还是先回去为好。

我刚要起身，右手却被拉住。拉住我的是一只软软糯糯的女性的手。

我回过头去，然后想起了于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至理名言——少女的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破坏力的武器。

“今夜，你愿意成为我的光之神吗？”

完全无法拒绝。更何况，我对她还有所亏欠。于是我顺从地沦陷在了她的微笑之中。

“遵命，我亲爱的水之女神。”

她重新握上了我的手。

今夜的舞会将是我们的主场。

注 1：海伦娜商会

纺织业的最大垄断者，以魔力传导率极高的海伦娜布料（顶级魔法素材）而闻名于世。

EX. 第二位“海伦娜”

贝莉·海因里希·海伦娜，正如这个辉煌的姓氏所显示的那样，少女正是现任海伦娜商会当家艾西尔·海伦娜的长女。

此刻，她正扮作另一个人的模样旁观这场激烈的交锋。眼看着事态愈发不可控制，趁着魔力音爆后的混乱，贝莉匆忙上前换下自己的替身。

“切！”

恢复了本来面貌的另一名少女名叫露卡，目前的假身份是贝莉的妹妹，当家艾西尔·海伦娜在外的私生女。虽然很是对不起母亲大人，但这样的身份是最不会令人起疑的。

“贝莉，你刚才看到了没有！你——”

眼看着旅者就要注意到这里，贝莉急忙把露卡推进人群。

不论如何，贝莉首先要想办法解决当下的骚乱，旅者也不能就这么轻易被带走。

好在，即使是在宫廷里，金钱依旧能发挥出它神秘的魔力。

不多时，刚刚的骚乱便被彻底平息，并且也不会有任何目击者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午夜，贝莉扶着已经酩酊大醉的旅者回到了房间。

“大小姐。”

听到埃伦斯的声音，贝莉转过身去，发现露卡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显然是有话想和自己说。

“埃伦斯，你先去休息吧，有露卡在这里陪我。”

“那么我三小时后来换班。”

埃伦斯知晓露卡的实力，即使他并不信任这个突然出现在海伦娜家的女孩，但至少现在她还是可靠的同伴。

“来这边坐吧，露卡，你看起来有很多话想说呢。”

“没错。”露卡冷冷地看向醉倒在床上的旅者，“真是不知道这种家伙是怎么被人称作英雄的。”

“好啦好啦。”

贝莉尽力安抚着露卡的情绪，但究竟是为什么呢？露卡如此敌视旅者的理由。

“贝莉，你听我说，你可千万别对这个花心的负心女动心，这个女人就只是甜言蜜语的本事特别高超而已，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妨碍她的旅行吗。”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目的啦，贝莉悄悄地在心底里说。在遇到露卡之前，贝莉还从未想过有人会不喜欢英雄大人，直到现在她也觉得像露卡这样的人是少数。

毕竟，那可是英雄大人啊。这个世界上最正直、强大、善良的人，为消灭天灾而牺牲自己，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贝莉。

贝莉悄悄望向旅者的睡脸，一夜之间，她就又实现了两个愿望。

“露卡，英雄大人她应该醒不过来吧？”

“没问题，在精神类魔法的领域，我有绝对的自信，更不用说在这个人最衰弱的时候，简直是轻而易举——啊，这里你可以多夸夸我哦。”

（摸头摸头）

要是露卡的存在被发现可就不好了，虽然有点趁人之危，但贝莉还是支持用些特殊手段保证安全。

“接下来呢，露卡，既然已经找到她了，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吗？”

“唔……”

贝莉叹了一口气。虽然露卡总是说着要去妨碍旅者，但似乎从来没有过具体的计划。

“我本来是想要引发骚乱让她再被困在这里一段时间的。”

“真傻，她现在已经有了骑士长和公主做担保，卫兵又不可能为难我，这件事最后只能被当作普通纠纷处理。相反，你要是太过张扬被她发觉到异样怎么办。”

贝莉与露卡同岁，但就像贝莉并不精通战斗一样，露卡对于阴谋诡计的认识显然也还停留在童话故事里。

“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她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贝莉的话提醒了露卡，她匆忙拿出自己凭记忆绘制的路线图。

“离开奇尔维斯后，她应该会一路向南前往精灵森林，之后重新北上前往暗夜王国。”

“但为什么要这么走？她应该知道在南方还有纹章吧？”

“不清楚，但她离开暗夜王国后又重新南下了。”

贝莉和露卡对着地图想了半天也想不到旅者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不像可以随时使用传送的两人，资金并不富裕的旅者应该会选择路程最短、速度最快的路线才对，也就是环大陆一圈行进。

“露卡，真的不是你记错了吗？”

“时间太久了，我也无法否定。”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去暗夜王国。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艾丝提娅大人或许也愿意帮助我们。”

离开房间之前，露卡仔细地清除了自己留下的所有痕迹，又趁着贝莉不注意，偷偷在房间里留下了些恶作剧陷阱。

“一定要让你吃些苦头才行，哼！”

放下狠话后，露卡便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外。

看到露卡的这副模样，贝莉也只好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

【1374 年 7 月 23 日】

当倦意袭来，我便沉沉地浸入了梦海。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些你拼命想要忘却的记忆，不管你怎么努力最后都会化作永夜的梦魇，每夜每夜纠缠着你不放。你愈是害怕回想起它，它就会愈加频繁地造访你的生活。

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实，因为这就是你本人的记忆。有时你甚至会误以为自己回到了过去，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只是一场梦。然后，即使你已经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即使你与曾经的自己感受着相同的痛楚，你也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永远都只能是梦境的一个过客。

所以，这次我又回到了哪里？

我环视四周，脚下是由艾登矿石垒造的炮台，面前是辽阔的森林与连绵的山峦——然而所见之处尽是焦土，没有一丝绿色。

原本应该安置在此的两千五百毫米双联炮在一个月前被熔成了一堆废铁，修复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被摧毁的速度，这堆残骸就一直留在了这里。

这是时隔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走出那个狭小封闭的房间，部下们都为我而感到高兴。但是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同行的请求，一个人走上了城墙的最高处。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遵循着自己的直觉来到了这里。在我的命令下，周围所有的士兵都转移到了我看不到的地方。现在这里确实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坐在城墙的边缘，感受着微风的轻抚，听着远方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鸟鸣声，就和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一样，我们一起在等待着。

等待着什么？我马上就会知晓了。

一段经过调制的魔力波自前线发送到了利贝尔，它将首先抵达各地的信号塔，再经其放大后传递给千家万户。

你可以用一个结构非常简单的小装置读取这段信息，它往往是一段文字或者声音，有时也会包含一些图像内容。

我调大了接收器的输出音量，想要听的更清楚一些，但它却突然发出了一阵杂声，然后彻底熄灭了。

“没魔力了？”

我尝试换了一颗魔力结晶，结果接收器依旧没有亮起。

突然间，空间中响起了全域广播的启动提示音。这意味着所有常规广播都已经中断，信号塔将直接作为终端广播消息。

这种只有在重要事件发生时才会使用的全域广播验证了我的直觉。还记得利贝尔上一次使用全域广播还是因为国王逝世，而再之前是战争的总动员命令。

所有人都知道全域广播意味着什么，人们都纷纷走出家门，涌上了街头。

“人类联合防卫最高指挥部授权播报。”

“致全体人民，1371年9月15日，最后一只「末日」被消灭于世界尽头。经由星辰的大占卜师确认，星象稳定。人类对天灾进行的伟大防卫战争，于今日胜利结束！”

“我向你们祝贺人类伟大防卫战争的胜利，并以人类联合防卫最高指挥部的名义，向所有取得此光辉胜利的英勇的战士们致敬，在保卫人类文明存续的战斗中牺牲的英雄们将永垂不朽！”

在全域广播发出了“嘟——”的一声后，一段活泼的女声插入了进来。

“以下为联合指挥部艾丝提娅大人最高命令： ”

“紧急状态解除，开启全部城门，全域净空！”

“再重复一遍：紧急状态解除，开启全部城门，全域净空！”

“同胞们，为英雄们的归来而欢呼吧，这是属于我们的胜利！！！”

广播被喧天的欢呼声淹没。看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如今，希望重新降临到了这个世界，那么我最后存在于此的理由也就没有了。

我想向所有我所辜负的人们说一句：“对不起。”

然后，“我现在就来陪你。”

耳边风声呼啸，我正从第一防线的顶端飞速坠落。

在生命最后几秒钟里，我将这个世界的美丽深深刻入眼眸。我相信，她肯定也能看到。

“真的，很美啊——”

绚烂的霞光将整个世界染成了一片火红，太阳升起来了……

就在无止境的坠落之中，我回到了现实。

宿醉的恶心感一阵一阵冲击着我的大脑和胃，在我理清现状之前恐怕会先吐

出来。所以拜托有谁能给我治疗一下吗？

我挣扎着从收纳空间里找出解酒药，向眼睛里滴了几滴又向舌尖点了一下。还好，这次我记得带药了。

我张开有些僵硬的手指又重新握拳，虽然魔力流动正常但我却发现自己手上握着一条陌生的缎带。粗略分析这应该是属于某个魔力强大且家境富裕的女性，而且总感觉我好像认识这样的人。

头好痛，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宿醉，但我不太想去回忆昨晚发生了什么。在和海伦娜商会的代表一起跳完舞之后，我就去了酒柜拿酒。最名贵的酒我挨个都拿了一瓶。再然后就是——不行，再之后我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过看到满床凌乱的衣物，还有靠得极近的两个人的魔力残留，说实话我还是不要想起来为好。

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确认一下。我紧张地伸出双手，慎重地探查起了床单与被子上的魔力残留。在经过反反复复重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我终于确认了自己并没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昨晚做了什么呢——”

“所以你以为发生了什么，零号？”

“啊啊啊啊啊！！！！！！！！！！”

突然从我背后出现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什么啊，原来是骑士长大人。您不知道进入淑女的房间之前要先敲门吗？”

“这里可是王宫最顶级的客房，在敲门的问题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回答一下你问什么会在这里。”

我摇了摇头又耸了耸肩，表示我也不清楚。

“那你刚才说的，你是以为昨晚发生了什么？”

“啊～～我要换衣服了！这身礼服实在是够麻烦，所以骑士长大人请你先出去一下。”

“不要岔开话题！我现在就是要问你，你到底是怎么和海伦娜大人的爱女搭上关系的？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的？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信物之类的？还有你是怎么看待贝莉小姐的？别耍花招给我好好回答！”

骑士长咄咄逼人的问题连发把我刚刚睡醒的大脑给彻底弄懵了。我绞尽脑汁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还认识一位“海伦娜大人的爱女”。

“海伦娜”，这个名字总感觉十分耳熟。如果不是利贝尔本国的贵族，那世界上最知名的就是以海伦娜布料为代表的最顶级商会的当家——艾西尔·海伦娜。

——说起来艾西尔的长女好像就是叫贝莉。

既然如此，我就更不可能认识她了。我又没有途径去认识那么尊贵的千金大小姐，总不能是在昨晚的舞会上遇到的吧？那倒说不定有可能。

但我记得自己一直是跟着海伦娜商会的代表一起的啊，如果当家的长女在的话，那她肯定……

嗯？嗯嗯？？嗯嗯嗯？？？！！！！！！

等等，对不对，让我整理一下思路，她确实有说过自己是海伦娜商会的人，但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就是贝莉·海因里希·海伦娜本人啊！

难道难道难道难道难道难道！！

“——不会吧？”

我扶住额头，发出了一声苦闷的低吟。

看到了我的这副模样，骑士长大概也能猜到答案。

“零号，你不会一直不知道她是谁吧？”

我瞥向一边，有点心虚地承认了。

“只是不知道她的身份，还是说连名字也不知道？”

不愧是骑士长，非常清楚要把我往最坏的方向想。我点了点头，算是对他的肯定。

现在轮到骑士长扶额叹息了，我应该也能猜到是因为什么。

“一夜情吗——这可真是最差的情况了。”

骑士长沉重的叹息让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父亲”，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的吧。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父母堵在旅店房间的叛逆女儿，虽然这种感觉也很有可能是错的。

事到如今，我也想纠正一下骑士长的一点错误：“我和贝莉小姐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哦，比起初遇，这更应该称之为重逢。”

我想强调一下自己并不是心怀邪念，因此把我在驿站里的犯罪经过又重新交

代了一遍，顺便又把昨晚的事情简述了一下。现在骑士长看我的眼神已经慢慢地从“理解不能”变成了“无可救药”——啊嘞？

“啊嘞？”我决定诚实地表达出我的想法。

“所以明明半个月前她告诉过你名字，但你却完全不记得了？”

“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在意嘛！再者我一下子就被击晕了过去，也没听清她说了什么。”

“所以你连名字都不知道就去请她跳舞了？”

“我说过啦，我一开始只是想去收集些情报再重新道个歉，最后跳舞的邀约也是她先提出来的，我只是扮演成了她最理想的模样罢了！”

“那你至少也该知道一下对方的名字吧？”

“在那种气氛下，谁能问的出口啊！——骑士长大人你才是，你们都不对人质做身份调查的吗？”

虽然很无耻，但这种时候最好把尽可能多的人都拖下水。

“这件事我们之后会核查，但现在麻烦最大的人是你。海伦娜商会的当家可是爱女如命，希望你昨晚没有做出什么冒犯的举动。”

这是什么可怕的死亡预告，真希望我没有听过这句话。

“不过在贵族社会里，这样的事情也很常见。总而言之，你在王宫里大可以放心，没有人会在意你蒙骗了多少无知少女的。”

总感觉骑士长一直在暗戳戳地嘲讽我，真行啊你，阿尔萨斯骑士长。

我把脸埋进被子，想要暂时逃避一会儿现实，但连被子里也有过度浓郁的魔力残留，不停地想要把我的记忆拉回过去。不，仔细闻一闻好像还有花香，难道是森林系列的香水？

“……诅咒……我要诅咒你……”

而且可能是因为宿醉的原因，我的脑袋里好像总有一群人在吵吵嚷嚷。啊，好不舒服，讨厌啦！为什么我会和海伦娜家的女儿扯上关系啊，虽说我本人的魅力无可否认。

可是，话说回来，贝莉和她的护卫现在在哪儿呢？

“不好意思，骑士长您能先回避一下吗？我现在要更衣了。”

“好吧，我就在门外等你。但别忘了，与公主的会面预定在午宴之后。需要

我叫侍女来帮你吗？”

我轻轻摇头，骑士长便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后，陈旧的褐色斗篷就又回到了我的身上。这只是为了保险起见，礼服终究无法作为战斗装备使用。

这间房间里，有着绝对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我唤出佩剑中的一柄，谨慎地靠近陈设在房间另一边的大型衣柜。一般，这里面会有王宫提前准备的提供给客人使用的礼服，但利用魔力探查后，我却发现衣柜里的礼服有些不对劲。

对于来访王宫的重要客人，侍女会依据客房使用者的体型对每一件礼服进行具体的修改。以礼裙为例，裙摆的长度可分为膝盖以下、脚踝以上、脚踝以下、触地四种，而如何修礼服在利贝尔王宫内是有一套具体的规则的。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一件礼服得知使用者的身材、地位、年龄等等。通过汇总不同礼服的信息，我可以确信，这些礼服的使用者应该比昨晚我所遇到的贝莉·海伦娜要矮五厘米左右，三围也有些许的差别，身体经过了更多的锻炼，且有随身佩戴武器的习惯。

也就是说，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不只有贝莉。

“喝啊！”

我飞身向视野右侧的屏风刺去，这是由无上法则给予祝佑的魔剑，结界在其面前如若无物。但随着一阵明显的阻滞感，我的刺击被挡住了。

“铛！”

屏风后传来了金属掉落的声音。我转过去一看，一只空洞的白色眼球就在我眼前的地面上慢慢地慢慢地转动，原本应该是瞳孔的位置生出了异形的触手，每只触手上面又有着无数的眼球。

这是何等恶趣味的诅咒饰品，有它在旁边一整天都会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房间里不难发现还有不少类似的陷阱，尽管一一解除它们很麻烦，但这毕竟是难得的高级品。我用力捏下刚刚捡起的白色眼球，首先是面糊的触感，然后是触手，然后再是浆液，然后再是被烧灼的残肢剥落下的皮肤与肉的感觉。

如果不是被我而是被之后前来收拾房间的侍女发现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骚动。

“啊，找到了找到了！”

我注意到刚刚从屏风收回来的剑锋上只有我一个人的魔力，所以就猜测这个诅咒饰品里应该有用驱动魔力结晶。果不其然，被我捏碎后的饰品残骸里露出了一颗小小的高压缩魔力结晶。

魔力结晶作为全世界通行的硬通货，基本上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代替货币使用。而压缩魔力结晶更是由于制造困难，价格能卖到同等魔力量的普通魔力结晶的至少两倍以上，压缩度越高越昂贵。

虽然不知道是谁设下的这些陷阱，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

我贪婪地搜索着房间里的魔力结晶，直到一群侍女冲进来把我团团围住。

“王后陛下有令，请您移步至五楼客房休憩。”

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被十余名侍女簇拥着到了五楼。顺便，她们还为我准备好了热腾腾的牛奶与煎蛋起司面包作为早餐。甚至不需要我自己特意说明，开胃酒与饭后必备的甜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观察着新房间的环境，隔墙是藤蔓，脚下有年轮。在这间房间里没有昂贵的贵金属与宝石装饰，也没有各类稀世的珍品供客人欣赏。有的只是来自于森林的最自然的气息。四季不败的各色花朵点缀在屋内的各处。明明是在王宫里，却总会令人误以为自己是住在森林里的一间小树屋，令人放松、沁人心脾。

显然，这里是利贝尔人提供给最高贵客人的一类客房。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属实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王后陛下的用意为何实属令人费解。

“唔唔唔唔，唔唔唔唔……”

“但我看你吃得不是很开心么？”

骑士长，这个无处不在的男人又一次守在了我的房间门口，就好像我离开他的视线一会儿就会惹来一身麻烦一样。

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这里是专供得到王后陛下接见的客人的房间，你还真是好运气，竟然能在晚宴上得到王后陛下的青睐。”

真的假的，我昨晚有那么显眼吗？

“贝莉小姐的舞伴，能将海伦娜商会的继承人拥入怀中的假面少女，你可是

在各种意义上都相当令人瞩目。”

“请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深刻反省过了。”

“难得的机会，就让侍女们对你进行一次宫廷礼仪的‘再训练’。你就在此地待着，不许乱跑。”

眼看着劳碌命的骑士长又要埋头公务，我叫住了他。

“贝莉小姐的房间里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人？”

骑士长显然有些顾忌，没办法我只好把一个可以隔音的通讯魔导具扔给了他。

骑士长把通讯器靠近嘴边，说道：“虽然并不是什么秘密，但住在那间房间里的确实还有贝莉小姐的妹妹。”

原来如此，是私生女吗，这还真是个好用的借口。

“谢啦，骑士长，下次请你吃饭。”

说罢，通讯器就自己飞了回来。骑士长怀疑地看了我几眼，不过最后还是离开了。

用餐完毕后，侍女们迫不及待地剥下了我的斗篷和内衣，又毫不留情地把我推进了浴池。看来我浑身的酒气已经到了让她们难以忍受的地步。

接下来是将长达一小时的妆容护理和我难得的休闲时光，所以我打算趁今天上午整理一下刚刚到手的情报，更准确来说是它们突然“凭空”出现在了餐桌上。

至于情报的来源，这些自然不需要我去关心。

就如同我所预料的那样，贝莉大小姐与她的随从，以及那位“贝莉小姐的妹妹”，在离开王宫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的目击者说他们登上了前往暗夜王国的转移阵，真是巧合啊，那不就是我下一个要去的国家吗。

“露卡，这是真名还是假名？你真有趣，但我似乎并不是你的朋友。”

我又翻看了一下之后的几份报告，是关于反对派的。王宫里似乎确实有人在密谋推翻现任王室，骑士长的担心是对的。

比起上层的问题，我反而有些担心底层的动摇。

“小姐请不要乱动。”

“唔！我的脖子——脖子……”

“接下来请伸出双手。”

“那刚才干嘛要把我的头扳正！”

我享受着四位略显青涩的侍女小姐为我保养皮肤，心中感到无比的惬意。尤其是被别人以如此细腻的手法护理双手这还是三年来的第一次。

俗话说手是心之扉，是了解一个人最初的途径，但在旅途中哪怕不说是请人护理，甚至是连自己进行护理的机会都没有。

得益于我本人的天生丽质，如同同时受到了时之神、暗之神、水之神的祝福一般，我的皮肤即使不经保养也依旧柔顺光滑——怎么样，羡慕吗，可惜这样的奇迹需要大量的魔力来维持。没有魔力，就没有魔法，这个世界的规则真是简单至极。

我合上双眼，懒洋洋地趴在按摩床上，任由侍女们把我当作刚刚发酵完成的面团一样肆意揉捏。

“照着你们想做的去做就好了，我说过了，我不想参与政治。”

一直在此待命的黑发侍女向我行礼之后就退出了房间。

不久之后，反对派密谋政变和里通外国的证据就会被呈交给骑士长，到时无论是公开肃清还是秘密处刑，这个国家会如何解决迫在眼前的危机，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继续闭上眼睛，换上了干净舒适的浴袍，安心躺倒在躺椅上，享受着旅途中难得的休闲时光。在这个万事万物离不开魔法的世界里，魔法虽然便利，却也并不是面对问题事事万能的完美答案。

魔法的应用，取决于术式、工具、魔力以及施法者本人的水平等诸多要素，这就导致了在许多领域的工作中，魔法只能暂居辅助地位。

比如魔导马车，是因为造价贵，魔力消耗过大；比如按摩，是因为按摩水平直接与个人能力相关，培训魔法师的成本太高。

并且，被人服侍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这也是人性的一种。

“咚咚咚！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骑士长问都不问地就开门闯入了我的思绪。侍女小姐们的阻拦并未有多少成效，我又只能起身去换衣服会客。话说类似的情景是不是发生过太多次了？最后，客厅里就又~~只剩下了我和骑士长两个人。

“零号——！”

“在那之前，骑士长大人。请你解释一下你这喜欢私闯美少女闺房的习惯是怎么回事，你是什么犯罪分子预备军吗？”

骑士长维持着两手叉腰的姿势，很不在意地说了句：

“反正你也穿好衣服了，有什么关系。”

“这可是关乎少女心的大事啊！要是我现在还是裸着的怎么办！你能负责吗！”

骑士长很是认真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用着十分不屑的语气回答我：

“一件衣服上刻着几十个防御术式的人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呢？别打岔，你拿到新礼服的时候我可是亲眼看着你一个个刻上去的。你其他的衣服上估计只会多不会少。这样的人你觉得会毫无防备地出现在别人面前吗？”

“那我要是还在沐浴过程中怎么办？”

“我还没有无知到会冲进浴池找人。”

“那我要是喜欢在客厅裸睡呢！”

“你在毫不犹豫地说出‘在客厅裸睡’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少女心就已经离你而去了。”

可恶，无法反驳！

我和骑士长就这么互相瞪着眼睛，谁也不服谁。

“零号，侍女说你想借阅高密级的资料来寻找反对派可能的蛛丝马迹，这是真的吗？”

啊——是那群家伙。因为我保证了不会对她们出手所以她们就肆无忌惮地借用了我的名义。密谋政变的证据就在她们手中，哪里还需要调查什么高密级的资料。真是狡猾且贪心。

但，我能戳破这一点吗？不能。我不想和政治扯上关系是因为我单纯地嫌麻烦吗？当然也不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能说什么呢？

“有用的情报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高密级的情报也可能没有高价值的信息。而且即使我想借阅，以我的身份恐怕也只会拒绝，所以骑士长您也不必太在意，也不必为此单独前来确认，直接拒绝申请就好了。”

“哼，哪里有那么简单，那个侍女可是拿出了你是公主殿下和王后陛下特别邀请的贵客的名义，强行施压要求内政部许可。内政部的联络请求都快把我的通

讯链路挤爆了，你赶快去把你派出去的侍女叫回来！”

“我——”

有苦说不出，这难道是诸神对我惹了这么多麻烦的惩罚吗，现在也要我去为别人引发的麻烦善后。

之后，一脸黑线的我冲出别馆，直奔内政部大楼跑去，也顾不得骑士长在我背后的呼喊，一路丝毫没有手软地把熟悉的黑发侍女拖回客房，然后紧闭房门，开始发泄我的怒火。

然而，我失败了。黑发侍女继续用着不服输的眼神望着我，丝毫没有改正的意思。毫无疑问，只要我还在王宫，就一定会被她再次利用。

“既然如此，你给我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我向你要点补偿应该没问题吧。”

黑发侍女一惊，随即提高了戒备。按照约定，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应该尽力满足我，所以我也算是抓住了他们的一个弱点。

“这是我需要的物品清单，请在我离开利贝尔之前准备好——顺便一提，我明天就会离开。”

我从收纳中拿出了早先计划好的购物清单，包括能买到的和不能用常规手段买到的商品名密密麻麻填满了一整本笔记本。

我展示了其中的几页之后就把本子扔给了眼前的黑发侍女，现在轮到她脸色变得难看了。

“那个，请问这上面写的魔力结晶数量是不是太多了，能不能稍微减少一部分？”

“不行，在荒芜之地旅行魔力结晶是必要的补给品，而且很多地方的黑市也只收魔力结晶。”

“这边这个黑石实在是太稀有了，能不能——”

“不行。”

“那这些魔法素材——”

“我都要。”

“高级酒应该不是必需品吧……”

我微笑着看着她，“艾丝提娅大人说过，你们会竭尽全力帮我对吧？”

黑发侍女不甘心地咬着下嘴唇，起身说了句“失礼了”，就急忙跑出了房间。

这样直到我离开之前，她和她的同伴们就都没时间再给我找麻烦了。

智慧与美貌并存，天下怎会有我这样完美的人。

“唔呵呵……”

房间里回荡着诡异的笑声。

注 1：“当两人的生命（魔力）完美交融之时，新的生命便会诞生。”

EX. 间谍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点。

入夜，旅者一行终于乘坐魔导列车抵达了王宫，此时晚宴已经开始，骑士长于是派侍女前来协助旅者更衣。

“零号，说好的礼服已经给你送过去了，千万别忘记只要你在王宫里就一定要身着正装，然后把你的那件斗篷收起来，注意礼仪，注意用语……”

旅者不耐烦地应付着通讯器另一头的骑士长的唠叨，直到一名黑发侍女走进了客房，她便立刻切断了通讯。

“小姐您好，我是前来协助您更衣的侍女，您的妆容也将由我负责，请多多指教。”

黑发侍女很有礼貌，也很有气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甚至比旅者见过的大多数贵族都更像贵族。即使是在王宫里，她也应该属于最为瞩目的一类人。

“你叫什么名字。”

旅者用魔力浅浅扫描了一遍眼前的侍女，但侍女并没有露出不快。

“琴，我的名字是琴。小姐您没有必要记住一个侍女的名字。”

“你看起来不像是利贝尔人。”

“我的祖先是东大陆人，也有精灵与暗夜眷属的血脉。”

“但为什么是黑发。”

“您…抱歉我不理解。”

侍女困惑地垂下眼眸，像是在思索着旅者的问题。

“东大陆人、精灵和暗夜眷属的后代，应该是紫色头发才对。”

“……我并不是很清楚。”

没有破绽的回答，但旅者依旧没有停止怀疑。

“小姐，热水已经准备好了，请您先入浴。”

侍女依旧在一丝不苟地完成她的工作，一时间旅者也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但晚宴已经开始了，旅者决定暂时放弃对侍女的追问，不过她也一直保持着对琴的戒心。

拒绝了琴的同行后，旅者孤身一人进入了浴室。她褪去衣物，然后慢慢将身体浸入浴池。水很温暖，而且富有魔力，足以使疲惫的旅人卸下防御。

不知何时，黑发侍女违反命令出现在了旅人的背后。

“小姐，您现在的感觉如何，需要我来帮你吗？”

侍女缓缓伸出右手，想要靠近旅者，但在那之前她就被旅者狠狠抓住了手腕。

旅者一言不发，两人就一直这样僵持着，谁也没有动作。

几分钟过去了，黑发侍女露出了微笑。她已经注意到了旅者无法再反抗的事实，用着最温暖的笑容说出了真相。

“利贝尔王国的传统药浴中一直有着添加魔力活性剂的习惯，在您到来之前三日，我们便已建议将别馆浴池改为药浴。当然，别馆的侍从们会提前告知所有的访客，除了突然来访的您。”

“魔力活性剂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剂良药，可唯独对您却是毒药，我说得应该没错吧，英雄大人？”

旅者死死咬住嘴唇以保持清醒，在她封印即将暴走的魔力的同时，她的身体也在逐渐失去力量。最后，黑发侍女轻轻抽出右手，让旅者彻底瘫倒在了浴池边缘。

“我想您早就发现我们的小花招了吧，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秘密，您还是选择了继续待在浴池里。在我看来，这并不明智。”

旅者没有回应，琴反而感到了一丝不安。她的计划是完美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理应不会再有任何意外。但旅者是这么脆弱的一个人吗，还是说在她们不知道的这段时间里，诅咒又有了变化。

她走向前一步，却紧接着一阵脱力感涌上身体。常年战斗训练出的本能促使她拿出了武器，但转瞬间旅者的一记飞踢就击中了她的惯用手，匕首闪着寒光落在了浴室的另一个角落。

随着“咣”的一声落下，依旧还想反抗的琴被旅者扼住喉咙死死压制在了地上。

“怎么可能——”

琴很快就知道了答案，她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力与魔力正在被旅者肆意掠夺，然后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旅者的力量，这样的能力就好像是——没错，就像是曾经

的天灾一样。

“传导的介质…优先是身体、地面、水…然后是空气吗……”

琴没有犹豫地咬碎了藏在牙齿中的扩散性毒药，这种剧毒以魔力为载体，可迅速侵染周围的一切无机物与有机物。没有抗性的旅者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远离自己，琴也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咕——”

不出所料，旅者一脚把琴踢到了浴室的另一头，所有被琴接触过的地方，此时都已经沾染上了致命的剧毒，并依然在不停扩散。

察觉到情况不对，琴的几名同伴破门而入，她们无一不是身着侍女服却全副武装到了牙齿。

此时，旅者已唤出了自己的盔甲、圣盾、魔剑，它们依然还服从旅者的命令，英雄即使日薄西山也不是光靠房间里的这几个人就可以抗衡的。而且旅者明白，这些繁星的眷属不会危害自己的生命。她所要做的就是等待。

不多时，一个形状特殊的通讯器被扔了过来，里面传来的正是暗夜王国的女王艾丝提娅的声音。

“放过她们吧，命令是我下的，你想要什么补偿随意开口。”

旅者的脸上闪过一丝恼怒，她刚想开口，通讯器里却又传来了另一句话。

“别忘了，天骑卫队还在找你，你应该不希望自己的旅程就此结束吧。”

“……”

“很好，在利贝尔的这段时间里，你无论需要什么都可以直接去找谍报部队，她们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另外，暗夜王国随时欢迎旅人到访。”

一直待在角落里的琴此时已在同伴的帮助下恢复了伤势，她从收纳中取出一个褐色的小盒子，抛给了旅者。旅者打开之后，发现是六支魔力抑制剂。

“那是谍报部队特制的产品，效果比黑市里的强，单次注射超过两支有生命危险。”

即使处在虚弱状态，黑发少女也不忘露出一个无畏的微笑，只是在旅者看来，那个笑容更像是挑衅。

注 1：魔力活性剂

加速体内魔力流动，消除魔力凝结，过度使用可能导致魔力暴走或引发魔力病。

注 2：暗夜眷属/繁星眷属

“繁星的艾丝提娅”用神力为自己创造的眷属。纯血的神明眷属相当于神明本体的一部分，因而在理论上拥有永恒的生命，艾丝提娅的眷属也不例外。

EX. 飧宴

阿尔萨斯收到了来自旅者的午餐邀约。

基本上，阿尔萨斯对自己信任的人是不设防的。虽然旅者是他见过的最古怪的人之一，但她也还算是个好人。因此阿尔萨斯并未有过多戒备，只身一人就前往了别馆。

等他来到别馆之后，就看见旅者正在指挥侍从们干杂务，至于具体是在干什么，阿尔萨斯只觉得他们是在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人的喜好各不相同，阿尔萨斯只能这样理解。

旅者，此时俨然已成为了一个挑剔的住客，誓要把客房翻天覆地地改造一遍。被分配给她的侍从们也只能听从她的要求，一遍遍地把家具陈设移动到旅者满意的地方。

直到旅者注意到阿尔萨斯的来访，侍从们这才得以从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中逃脱。

清脆的手铃响起，负责服侍用餐的侍从们便从正门鱼贯而入，迅速为两人准备好了就餐的一切。

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侍从教育的确很优秀，旅者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但是为什么给我的份量和骑士长一样呢？我看起来很能吃吗？”

旅者小声嘟囔着，阿尔萨斯也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其实一趟旅程下来，阿尔萨斯已经发现了旅者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所以他也没有太在意。如果旅者真的想要表达什么，她会用正常的音量再说一遍。

“阿尔萨斯大人，你想让宴请你的主人等到什么时候？”

“真是的，一到用餐时间你就动作这么快。”

“呵呵～～这句对于淑女的污蔑我就当做没听到了。”

第一道菜是利贝尔人常见的主食——蒸煮后经过调味的面粉果实，搭配新鲜的蔬果蜂蜜色拉。第二道菜是烟熏火腿吐司搭配小番茄。第三道菜是普拉果煮酒烩菜，未成年人不宜食用。接下来还有烤鱼丸、三味烧、赤色卤煮、慢炖山珍菌汤、金丝蜜饯。

——旅者皱起了眉头，饮食习惯上的差异让她不能接受三味烧、卤煮，还有

烤鱼丸作为正餐，而且火腿吐司在她眼里一直算作干粮。

“零号，你是东大陆人吗？”

“何以见得？”

阿尔萨斯看向了旅者摆放在餐具旁的罗泽艾塔叶，这是只有在东大陆的餐桌上才会出现的调味品。

“事实上，罗泽艾塔叶并非是东大陆的专属。它已经在许多与东大陆交往密切的地区普及开来。而且，即使在东大陆也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能够接受罗泽艾塔的味道。我之前在那边待过几年，姑且对它有着不错的印象。”

很多时候，旅者看似在回答问题，但那仿佛游离于世外的声音让阿尔萨斯总会怀疑她是不是依然在自言自语。

旅者的人格在某个难以察觉的地方被扭曲了。

她极端地漠视周围的人与物，情绪多变，且常常沉浸在一个人的思绪中，或喜或悲，都与这个世界无关。她忠于自己的欲望，却又对责任和义务抱有非常的执着，但在听到某些词句时，又会毫无征兆地变得像是另一个人。

在旅者精心维护的外表之下，是一道布满荆棘的心之高墙，让任何人都无法靠近。

对此，阿尔萨斯无能为力。但他隐约感觉到，旅者似乎在执着地追求着某项事物，那或许就是导致扭曲的症结所在。

他担忧着旅者会最终走向一条不可避免的破灭之路。但如果能知晓她的过去，未来或许会有一线转机。他最后将希望寄托在了他最信任的「公主」身上，也许只有她才能帮助旅者，这位隐藏着众多秘密的少女。

……飨宴在沉默中结束了。

注 1：罗泽艾塔叶

香料。原生于东大陆，味酸苦且带有一丝清香。常被用于食物的辅料，也可直接食用。

注 2：地理名称古语对照表

东大陆：“赞比西斯”，意为“梦幻而受神恩赐的土地”；
西大陆：“塔什米克”，意为“富饶而满足的土地”；
内海：“普米修斯”，意为“海之神的圣域”；
外海：“普鲁提凡”，意为“衰渎者的监牢”。

注 3：利贝尔王宫侍从等级

侍从等级由缎带、配饰的颜色区分。

水蓝色：初级侍从；

橘红色：中级侍从；

翠绿色：高级侍从；

黑色、白色：特殊职务。

ECP. 名为“英雄”的道路

(Emblems containing purification power)

(The Road Named 'Hero')

自我有记忆以来，义姐就一直被人们称为英雄。

小时候的我并不清楚什么是英雄，只知道英雄代表着强大和正义，以及每到一处都会收到有如小山一般来自爱戴义姐的人们的礼物。顺便连带着作为妹妹的我，也能收获来自同龄人的羡慕和大人们赞许的目光。

终于，在身边人乐此不疲地向我讲述义姐的英雄故事之后，我也萌发了想要成为英雄的愿望。在一个只有义姐和我的晚上，我鼓起勇气，问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姐姐，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和你一样的英雄呢？”

义姐反问我：“你为什么想要成为英雄呢？”

“因为我想要成为英雄保护大家，也想要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然后像姐姐一样受所有人爱戴！”

义姐并没有否认我的愿望，只是继续询问我：“如果成为英雄意味着你要放弃掉你的所有愿望，那么你还愿意成为英雄吗？”

“愿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那时的我是经过了怎样的思考才做出这样的回答，大概率什么也没有想过。但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义姐变成了我的师傅。

日月如梭，七岁那年，我不负众望地考入了皇家学院，十岁，我步入了最负盛名的皇家军事指挥学院的大门。此时的我依然想要成为英雄，但面对着师傅在那个夜晚的问题，我却越发迷惘。

十六岁的成年礼，师傅第一次没有在我的生日这一天赶回来看我，这是她第一次违背承诺，我不知道做何是好，只能一个人守在外面等啊等，直到日升又日落。一个月后，我就收到了远征军在世界尽头全军覆没的悲报。

英雄再也没有归来，那一日的街头巷尾寂静无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自发地走向教堂与神像，为逝去的英灵们哀悼，祈祷他们魂归故土。那一年的我早已忘记了成为英雄的愿望，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没有遗体安葬的墓碑前失声痛哭。

在那一刻，我似乎终于明白了师傅在那一晚想要告诉我的，成为英雄的代价。

有能者为众生而生，为众生而死。这是英雄永恒不变的宿命。

在师傅留给我的信中，她说：“我遵循着我的信念走到至今，不曾有过任何后悔。但在成为你的姐姐之后，我却不只有一次想过放弃英雄的身份，和你一直在一起。这份私心似乎也证明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我并不希望你走上这条与我相同的道路，即使那是你的梦想。作为师傅，作为姐姐，我希望你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听从了师傅的建议，不再对英雄怀有憧憬，只为守护我最亲爱的人们步入了仕途。

……

“零号，听好了。接下来你要见到的不只有莉娜「公主」一人。进入这扇门，你将同时受到来自诸神与全部「公主」的检视。换句话说，这扇门之后就是天灾战争以来人类世界无可辩驳的权力中心。”

我跟随着骑士长的脚步走过漫无止境的走廊，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都是同样的漫无止境。原木、贵金属、贵金属、宝石、宝石、原木、原木、原木、原木……所见之处还有喷泉与室内花园。花卉是精心选育的品种，寿命长且四季不败。人造河联通着各处的喷泉，直接引艾希泽尔河之水进入离宫。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建造一座这样的宫殿或城堡。这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过的梦想。但是一想到我可能要去为了梦想而挣钱，梦想就不再是那么吸引人了。

我拿出相机，将眼前的花园、河流与喷泉一起印写到了纸上，加入我的收藏。在我们重逢之后，我要第一时间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着无数有趣的故事，有着无数有趣的人。我已经代替你看过了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它正是你所期盼的模样。在那之前，我绝对不会死。

没错，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

……

……

……

天灾战争，那是英雄故事的开端，也是无数不幸的起源。

《联合防卫条约》签署的那一夜，星辰的大占卜师找到了我。

“人民需要一个英雄。”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也是「公主」们对我说过的话。但我还远远没有资格继承师傅的名号，我既没有为天下而死的决心，也还有想要守护的人。

大占卜师没有多说什么，用手指向星空。

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然后我就看到了一颗在夜空中从未存在过的明星。

“高天之上，永星已然亮起。”

“为什么——”

神以星辰昭示命运，永星，即是神明对立下永垂不朽功绩之人的嘉奖。过去数百年间，星空只曾因一人而变化过，那个人就是我的师傅。

“二十年前，我曾向你的师傅预言，未来能够继承她的意志的人已经诞生了。我们跋山涉水，终于在预言中那个已经被毁灭的村庄里，你的师傅找到了唯一幸存下来的你。”

“我建议她，必须尽快对你施行教育，否则在她死后将无人能够继承她的志向。那是她第一次对心中‘正确的事情’感到了动摇，她犹豫着，抱着你徘徊了许久。最后她告诉我，她不想让这个孩子为了自己的理想牺牲，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选择自己的幸福。”

“她爱你，但是命运依然无法改变。你最终还是选择了追逐师傅的身影成为英雄，并且走上了一条与你的师傅完全不同的英雄之路。”

“我……我不知道……”

“你注视着那团闪耀的光辉已经太久了，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光芒。请看一看那些由你所改变的命运吧，这不是很美好的未来吗？”

在时之神的魔法中，我看到了师傅曾经向我诉说过的她所期盼的未来，那真的是一个无比美丽、无比幸福的世界。

“真是狡猾啊……”

我怎么可能拒绝师傅的理想，拒绝所有人的幸福。

“现在，我在这里代表即将组建完成的人类联合防卫最高指挥部，再次向你发出邀请——你是否愿意担任‘新联合远征军’的统帅一职，为守护人类而战。这是最后一次邀请，如果你拒绝了，我们也不再打扰。”

我，是为了“守护”而一直走到了现在，守护家人，守护朋友，守护人民，现在也要去守护这个世界。无论我是不是英雄，这都是我必须去做的事。

有能者为众生而生，为众生而死。身负万民之命，我已无法后退。

.....

“我宣誓——”

“将时刻准备为文明延续与人类福祉献出我的一切。”

“我将就任新联合远征军统帅一职！”

.....

.....

.....

我本以为这就是我毋庸置疑的、不可否认的内心的答案，但，真的是这样吗？或许，这些都只不过是我用来逃避的借口。

虚伪、无能又胆怯，我明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却还是拿着她当借口，逃避着本该属于自己的结局。

我打破了那天在所有人见证下的誓言，理应被我守护的人们因为我的错误死去，而我却活了下来。甚至，我连“英雄”这一名字也玷污了，神罪的诅咒现在就刻印在我的身上。

我应当死去，但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偿还我的罪，我永远无法得到救赎。

刺耳的杂音充斥着我的大脑，愈发明亮，愈发清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无视它的存在了。我必须要去面对它，或者反抗，或者屈服。

时间以永恒不变的速度流逝着.....

.....我和骑士长抵达了离宫的最深处。

一道沉重光滑的大门将这里与离宫的其他区域隔开，鲜有人知的是，这座看似平平无奇的大门实则隐藏着前往圣域的道路。

“骑士长。”

我停下了脚步。

“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想要实现的愿望，你可以为了它而付出一切。但即使你穷尽了自己的一生，最后也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的话，如果是骑士长你，会选择放弃仅存的一点点希望，放弃自己的愿望吗？”

“我想应该不会，因为‘放弃它’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如果在努力之后却最终迎来失败，到那时再放弃也不迟。至少人生不会留下遗憾。”

“这样啊，我知道了……虽然我明白…我能明白。”

“零号，我知道你一定是背负着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才走到了今天。尽管我可能无法与你感同身受，但你要知道，‘神会给予正直之人勇气，给予宽容之人仁爱，给予不屈之人希望’。”

“战争的时候这句话我都听了几百万次了。”

骑士长用他那宽厚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哈哈大笑起来，他难道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但事实是我们都活了下来，那么你的愿望也一定能实现的，放心吧。”

“你的意志正如明星般闪耀。”

曾经，也有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真令人怀念。

我忍不住也笑出了声。

我已经累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会回想起往昔，那些一切都还未曾改变的时光。那是如此的幸福，如此的令人留恋，但却被我亲手埋葬。

[你的意志正如明星般闪耀]

[我为你感到骄傲]

[你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姐姐]

我已经像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一般浪费了三年，悔恨与绝望一直充斥着我的内心，每日俱增。但幸运的是，我不会再白白浪费下一个三年。

我恢复了笑容，然后一如既往地装出了一副轻松的模样。周围的侍从和骑士长也因此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随后，侍从们依次退下。在通往「圣洁之所」的大门前就只剩下了我和骑士长两人。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么，无名的旅人小姐，我将为你开启觐见「公主」的门扉。”

“阿尔萨斯，这并不是客套话——”

我深吸一口气。

“愿时之神引领我们抵达那遍布圣泽光辉之未来。”

““神与我们同在。””

[门・通往圣洁之所]

[相位锁定]

[建立连结]

[通路已开启]

[许可]

[限制解除]

[予你纯粹圣洁之力]

[赐福降予世间]

.....

旅者踏入了光的圣所，女神的轻语萦绕在每一个人的耳旁。一切污浊在此都将被净化，心存邪念之人将无法睁开她的眼睛，而罪人将被灼烧为灰烬。

人类迈过了虚空神设下的屏障，通过了时之神的检视，祂们许可人类继续前行。光之眷属为她指引方向，暗之眷属为其治愈伤痛。

她感受着来自远方的令人怀念的温暖的气息。

在道路的尽头，无名之人遇到了一座庄严的高塔。高塔巍然耸立，圣洁之光化作天河蜿蜒流下。这里是「破碎尖塔」，「公主」们的议事厅，天灾战争中人类唯一的希望。但无名之人随之注意到，虚空中四散着大大小小的尖塔碎块，并且有更多的碎块在从尖塔被剥落。

「尖塔」的破损意味着「公主」之间的分歧，自天灾战争结束以来，过去因战争而被隐藏的诸多问题都逐渐被摆上了台面。只是由于战后恢复的需要，现在世界上的各个势力之间才没有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不久之后，一位「公主」从塔中走出，流动的时间为她纺织成衣，刻有纹章的王座徐徐降临在了“她”与“我”的面前。

「公主」轻轻一跃，单脚落在了自己的王座上。王座倾斜着漂浮在空中，于是她也以一个奇异的角度观察着我的模样。

“你就是奥尔斯特薇大人说的那名旅者？”

“我想是的，莉娜殿下。”

“你的魔力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但我似乎从未见过你。”

「公主」好奇地绕着我转了几圈，像是要确认自己的感觉没有出错。

“我曾经参与过天灾战争，或许您是在那时记住我的。”

“果然是这样！”「公主」开心地用手握拳敲向另一只手的手心：“虽然奥尔斯特薇大人嘱咐过我了，让我不要多问。但这次是我自己猜出来的答案。”

“在下为得到您的认可而来。请赐予我试炼与考验，以验证我的真心。”

“不必拘束，在这里没有那些繁文缛节。既然奥尔斯特薇大人已经出面为你担保，那我也就不会为难你。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是什么驱使着你来到这里，名望？力量？还是权力？”

“都不是，殿下。”

“那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爱情？”

“或许是这样吧。”

「公主」点点头：“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是我失礼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追求的事物，但纹章的力量并不包括在其中。”

“我明白，但我有必须如此的理由。”

我放下兜帽，注视着「公主」的眼睛，在那双翠绿色眼眸所映照出的世界中，我看到了一个身着陈旧斗篷的奇怪女性。她明明已经失去了一切，明明可以自暴自弃继续堕落地生活下去，即使这样也不会有任何人指责。但她还是站到了这里，决心对抗那不可更改的命运。

过去，她是为了“守护”而成为英雄，即使现在她已经玷污了英雄的名字，她的愿望也未曾改变。

真不错啊，勉强，还有点英雄的样子。

「公主」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不多时，尖塔内部便传来了“隆隆”的响声。

“既然如此，如果你真的已经下定决心，那么就去挑战来自「尖塔」的试炼吧。「公主」们会给予你公正的评价。”

我向前迈出一小步。

“吾等已听闻汝之请求。”

一个我未曾见过的奇妙漂浮体突然开口，其中夹杂着几十甚至数百人的声音，无一例外皆是女性。

须臾之间，天地颠覆。当我再次看清周围时，我发现自己正在朝着尖塔坠落。

“汝之意志几何，亦由吾等论断。”

漂浮体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随即我便坠入了尖塔的幻象。

霎那间，无数股暴烈无序的魔力激流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冲刷着我的身体，将我牢牢挤压在中心无法动弹。这正好是与我的体质完全相斥的力量，我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的助力，它只有疯狂的在我的体内冲撞，而我对此束手无策。

刚刚发出声音的漂浮体现在正安静地待在我的面前，几乎触手可及。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努力地伸出手去，却怎么样也触碰不到它。

我的血液几乎快要沸腾，无休止的魔力激流剥夺了我的所有力量。我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这副原始的人类身体。我再度迈出了脚步。每走一步，魔力的激流就会愈强一分。我感觉仿佛有千钧之力正在拖住我的身体，内脏仿佛正在烧灼，血与泪混杂着从我的眼眶中不断涌出。

这是意志的试炼，无有决心者将永远无法触及终点，我再次迈出了一步。

来自「破碎尖塔」的新的力量注入了我的身体。异样首先从我的后背出现，被刻于其上的神罪诅咒显露出了其完全的姿态。腐败的猩红与衰亡的白灰在我赤裸的肌肤上交织，恐怖、绚丽，并从指尖逐渐蔓延至全身，直至心脏与大脑。

「尖塔」幻象倒悬于穹顶之上，犹如传说中普鲁提凡的牢狱，被囚于其中的罪人没有枷锁，但只要他们移动一丝一毫，始终悬于罪人头顶的巨石便会坠落。

我的身体正在发出悲鸣，尚存的理智不断地警告着：你已经不能再向前走了，否则迎接你的将是彻底的崩坏。

我驱使着我的双腿，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最后的一步有如天际一般遥远。我想，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抵达那个地方了。我的视野逐渐由血红转为灰白，再由灰白浸入彻底的黑暗。我仅存的一点意识也在消逝，双腿因过量的疼痛而失去知觉，我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

.....

.....

天灾对于人类的威胁不仅在于它们会不加区别地杀死人类，更在于它们能源不断地吸取土地的魔力，所过之处都会化作魔力枯竭的荒芜之地。如果天灾的诅咒不除，那么这片土地将永远无法恢复。即使有朝一日天灾被驱除，人类的生

存空间也将大幅减少。

自联合远征军开赴世界尽头的那一日开始，人类针对天灾的研究就一直在秘密进行着。但在远征军覆灭之后，研究一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在人类可见的世界中，天灾已经被彻底消灭。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对这种可怕的怪物一无所知，不知道它们来自于何处，又是否会再次出现。

就在这时，圣子带来了神的礼物——能够破除一切诅咒的净化之力。人类由此才有了继续与天灾抗争的信心。

最初的净化之力由八位原初的「公主」取得，她们也因此肩负着团结人类，时刻奋战在最前线的责任。但并非每位「公主」都擅长战斗，因此「骑士」应运而生。「公主」通过纹章赐予「骑士」包含净化之力的祝福，而「骑士」必须誓死保护「公主」。

没能保护好「公主」的「骑士」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有罪的，即使众人已经原谅了「骑士」，但「骑士」不会原谅她自己。

无法与「公主」再次相见，这是「骑士」生命中最后的遗憾。

裁决下达，故事即将迎来结局。

.....

.....

.....

不知过了多久，在黑暗之中，我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你已经通过试炼了。”

周身的激流在一瞬间停滞，随后逆流化作了温暖的治愈之光。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公主」已经离开了她的王座，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的身边。

“我知道你现在的疑问，你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通过「尖塔」的试炼，对吗？”公主微微地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这段距离看似很近，实则永远也无法抵达终点。被试炼之人只能不断地在阻碍之中前进，直至极限或者放弃。你没有放弃，所以你通过了试炼，”

她用她那和煦如风一般温暖的双手捧住了我的脸颊，在一阵眩晕之后，我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白色空间。倒垂尖塔的幻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真正的「破

碎尖塔」也已从这片空间之中消失，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仿佛它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破碎尖塔」的记录里，你是走得最远的人。因此我不会再去询问你的理由，无论那是什么，我都相信你已经做好了觉悟。”

“谢谢您。”现在的我无比虚弱，只能用眨眼来表示感谢。

「公主」握住我的手沉默了许久。她的手细腻柔软，我能感受到净化之力就流淌在她的体内，仅仅是触碰到她的身体，就足以令人感到治愈。

公主垂眸轻笑：“你或许已经知道了一些有关「尖塔」或者「公主」的内情——不，既然你已经存在于「天之卷」的记录之中，那么你一定知晓。”

莉娜公主的声音很轻，但我能清楚地听到她说的每一个字。

“和八位原初的「公主」不同，我的力量还很弱小。与你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我能给予你的祝福有限。但我会努力，努力地给予你更多的祝福，希望能对你未来的旅途有所助益。”

我和她就这样静静地感受着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的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在我大概能够起身之后，莉娜公主唤来了自己的王座。

“是时候来给勇士‘授勋’了，需要我告诉你接受祝福的祷文吗？”

我摇了摇头，然后由我重新握住了她的手。

“请开始吧，公主殿下。”

“真遗憾我们没能早些相遇。”

王座之下，我将额头轻轻贴在她的手背之上，感受着净化之力缓缓流淌进入我的身体。我跟随着「公主」一起吟诵着祝福的祷文，心脏不知为何剧烈地跳动着，像是期待，像是不安。

“我以真挚之心，宣召守护者的出现。”

“我以赤诚之心，回应您的期待。”

““蒙至高神艾诗缇席珞尔利维塔宠召，吾等领受崇高无瑕之意志，于永恒王座的光辉下，缔结真诚与守护的契约。””

““司掌时与命运的至高神啊，请为我们见证，并允许我们呼唤你的真名——普兰缇琼纳斯维茵娜！””

多彩的光芒在我们的周身汇聚，崭新的纹章正在我的手背上显现。而在纹章

完全显现之际，一道炽烈的耀眼光芒自其中迸发而出，瞬间填满了整片空间。待我能再次看清眼前时，纹章内已涌动着水蓝与青翠色的流光——那正是象征着守护莉娜公主的女神之贵色。

[四方天地，万般生灵，其中最为灵动之姿]

[四方因幡纹章——带来水与森林的庇佑]

[请接受这份小小的幸运吧]

注 1：「尖塔」的试炼

「放逐」

「惩罚之矢」

「感知剥夺」

「彷徨灵魂的熔炉」

「裁决」

尾声

利贝尔王国的先王后伊菲诺陛下邀请我共度晚宴，没有其他任何人，只有她和我。

赴宴之前，我认真整理着着装，熟悉的黑发侍女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佯装殷勤地帮我打扮造型。我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客房，有理由相信她是不愿意去筹备物资才偷跑出来的。

我真诚地祈祷直到明天上午我离开王宫之前，她都不要再去给我找麻烦了。

至于我所在意的另一个人，“露卡”，不管她用的是不是真名，都不妨碍我我把她标记为“需要注意的人物”。在没有打探到她的底细前，我决定先避开她们，如果她们前往了暗夜王国，那么我就去相反方向的精灵之森。

“行了，英雄大人，赶快穿好你的衣服去约会吧，我们尊贵的女王陛下已经派人去调查她们两个了，不用您去操心。”

这才几个小时不见，黑发侍女就已经学会了讽刺的艺术，在她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哪怕一丝对我的尊敬。暗夜的眷属就是这样，心里想着的永远只有她们的女王。但好歹你也是间谍，在我面前多伪装一会儿也行啊。

“嘶——”黑发侍女趁着给我绑头发的机会实施了报复。

“这根头发就留给我做纪念品吧，你要是同意了的话我就收下喽。”

“你这不是已经把头发收起来了吗！还说什么要我同意。”

黑发侍女冷笑几声，丝毫不掩饰她的邪恶企图。过了一会儿，她又坏笑着凑近我说道。

“英雄大人您知道吗，在黑市上您的一根头发能卖到多少钱？那可是一个让所有犯罪者都忍不住趋之若鹜的价格。”她用手比作剪刀，做了一个“咔嚓”的手势。

诶，那是什么，好可怕。我的头发什么时候成了稀世珍宝，我怎么不知道。

“当然，也不止是头发，包括您的指甲、您的体液、甚至是您呼吸过的空气，只要是跟您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有人愿意开出高价购买。所以，您可一定要小心哦。”

“哇，好可怕。这个故事还真吓人。”

因为她说得越来越离谱，所以我反而察觉到她在编故事吓我。这个世界上哪会有人为了毫无价值还无法辨别真伪的东西出高价，要真是这样，市场上早就充斥着我的假货了。

“啧啧，英雄大人您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面了解得还是不够深。有些人就是喜欢从这些方面来接近自己喜欢的偶像，您能确信自己的粉丝里没有这种爱好的人么，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就是这个道理。”

看着黑发侍女得意洋洋的样子，我的心里十分不爽。

我转过椅子，问道：

“哦？那么琴小姐如此博闻，是不是也知道这些交易是在哪里进行的呢？”

黑发侍女听到后突然涨红了脸，大声反驳道：“我才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当然也没有那种爱好！”

“嗯？是这样吗？”

经过我几番挑逗，黑发侍女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陷阱，对于这种自讨苦吃的行动，她后悔不迭。不过，琴还留有一招杀手锏。

“哎呀，真是奇怪啊，我今天好像捡到了一张天骑卫队的悬赏通告，也不知道照片上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即使不看镜子，我也知道我嘴角的笑容扭曲了。

“……让我来看看，天哪，好高的悬赏金呐！要是有人知道英雄大人现在在的话，这个人不就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吗！”

浮夸的表演过后，黑发侍女得意地笑着向我挥了挥手上的悬赏通告，真没想到她竟然会拿这件事来胁迫我。

“好吧，你赢了。”趁着她得意之际，我一把抢过悬赏通告，然后把它撕成了碎片。

“真是的，看你那着急的样子，还以为把通告撕了悬赏就会消失一样。”

完成了工作的黑发侍女惬意地躺倒在了沙发上，就像是在她自己的房间。

“我说啊——”

“又有什么事？”

黑发侍女侧过脸，八卦地问道：“当年不是传闻你有个爱你爱到疯狂的美女部下嘛，这事儿是真的假的？”

我一把把靠枕扔到她的脸上，听到了“咕哎”的一声。

“我要去赴宴了，别再跟着我。”

“一路走好～～”

真是随性的少女啊，换做其他人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竟然是暗夜王国的精英间谍。

.....

离开别馆后，我按照记忆中的路线一路穿过堪比迷宫的庭院，虽然中途迷路了两次，不过还是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抵达了望海崖。此时已是深夜，望海崖上只有一座凉亭还亮着灯。

伊菲诺陛下显然已经到了，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望海崖边只有我们两个人。

“感谢您今日的邀请，伊菲诺陛下。”

“我记得你以前从不喝酒，所以今晚我就只准备了无酒精的饮品。”

“抱歉，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王后微微地笑了一下：“没事，可能是我把你误认成了另一个人吧。”

月色之下，我们推杯换盏，交谈甚欢。

“旅者，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旧识。”

“我很荣幸，只是不知道陛下您的旧识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后笑呵呵地说道：“她啊，很强大也很勇敢，人们都说她战无不胜，连我也都败在过她的手下。”

伊菲诺陛下年轻时曾是利贝尔王国的悍将，继承了父母双方两位边境领主血脉的她可以说好战至极。还记得天灾战争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塔鲁克国王拼命阻拦，伊菲诺大人绝对会第一个冲上前线。也只是因为舍不得尚且年幼的莉娜公主，否则即使是塔鲁克也拦不住。

“那个人真是不会读空气，您与她比试，她竟然敢让您受伤。”我抿了一口茶说道。

“嗯，虽然我觉得她直到现在也没有改进就是了。不过比试就是比试，决斗场上无尊卑，必须拿出全力才能尽兴。”

真是很有伊菲诺陛下风格的发言。当年受邀去学院观礼结果非要拉着刚入学的小丫头决斗这件事，也只有她能做出来了。而且年年观礼年年比，对面的小丫

头就赢了她一次还记了这么多年。

“后来呢，您和您的那位旧识怎么样了。”

“我当然是想把这么优秀的人才给挖到利贝尔来呀。可惜某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捷足先登了，利用和她师傅的关系和自己女儿的美人计把她骗到了自己家里。真是可惜啊，如果她能来利贝尔的话我这些年就不会这么无聊了。”

“我相信您的旧识也一定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伊菲诺大人的活力真是不减当年，我私下里默默认为那位少女当初真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真的是这么想？”

“我相信没有人会对伊菲诺陛下的邀请不动心。”

可能是因为心虚，我急忙转变了话题。

“这么说来，您和她一定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吧。”

伊菲诺陛下思考了片刻，然后对我说道。

“虽然我们两个的年龄差异比较大，非要说我也算是半个长辈。但我一直是把她当作朋友来看待的，就是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这真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一个人哪怕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在意，心底里也可能对此十分看重。识破他人的伪装不仅是战场上的必修课，更是社交场上的保命技。

那么伊菲诺陛下是希望我怎么回答呢？

“如果未来我能有幸见到伊菲诺陛下的友人时，我会替您问问她的。”

“是吗，那还真是麻烦你了。”伊菲诺陛下随即笑逐颜开。

“那么您的那位友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很遗憾，天灾战争以后她就失踪了，至今杳无音信。不过我一直觉得那么强的一个人总不会无声无息地就消失了。现在看来，她过得果然还不错。”

王后陛下静静地看向了星空中的一点，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

“但，如果有朝一日我能重新见到她，我想对她说，我很抱歉。”

“当年，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不能将责任全部放在那个孩子的肩上，可是天灾的威胁就在眼前，我们说服自己那是必要的牺牲，劝说大占卜师为她编造了永星的谎言。新远征军组建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将一个孩子放上了祭坛。”

“自那之后，那个孩子开始日复一日地把各种责任都强行揽在自己身上。在

此期间，人类节节胜利，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她所背负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
一个正常人类可以承受的范畴。而那些注意到的人，包括我，也没有选择去做她
的依靠，反而让她离自己的港湾越来越远。”

“她开始变得偏执，变得对自己越来越苛刻。胜利接踵而至，但对她来说却
是剥夺了允许自己失败的理由。最后在一次惨烈的失败后，她崩溃了。等我再次
见到她时，她的身上已经布满了神罪的烙印。”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我说。

“所以，如果你能见到她，请帮我传一句话。”

“就说，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回来。”

旅者没有回答。

未完待续

后记

在第一卷的故事里，旅者通过「尖塔」的试炼得到了至少大部分「公主」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旅程中的第一枚纹章——「四方因幡」。于是，利贝尔王国的故事也随之迎来了终点。不过这只是旅者故事的起始，未来，她还将遇到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故事。

利贝尔王国内务官迪尔克后来终于回到了王宫，但莉娜公主经过这件事认为他有做外交官的潜质，于是又把他调到了外交部实习，看来他离自己想要的出人头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审讯官塔拉图斯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育有三儿一女。旅者在多年之后又重新见到了他，并给塔拉图斯新出生的第三个儿子起了名字。

骑士长阿尔萨斯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也依旧担任着利贝尔王国的骑士长，直到他认为自己力有不逮后就主动辞去了工作，转而当了骑士团的教官。不过，他依然担任着莉娜公主的「骑士」和老师。

莉娜公主如期在十六岁成为了利贝尔王国的女王，成年后的她一直致力于推动利贝尔王国的去贵族化与民主化进程，并积极促成了多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条约，不仅深受民众爱戴，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威望。

先王后伊菲诺陛下在莉娜公主成长到能够独当一面之后就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她很少露面，即使露面也往往是为了处理一些公务。她很欣慰自己曾经看着的孩子成长为了名副其实的英雄，也很开心和她成为了朋友，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最后。

至于其他在本卷登场过的人物，琴、贝莉与露卡，她们与旅者的故事将在下一卷继续。

只是在这狭小的一方时空中，就诞生了如此多精彩的故事，这不正是宇宙的浪漫吗？